

紅樓復夢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紅樓復夢

五

〔清〕小和山樵編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紅樓復夢卷六十七

重甥女託理家務

拜經懺薦慰

真靈

話說夢玉道探姐姐不說我到忘了忙叫金鳳趨林姑娘  
小照同拜匣取來九如道咱們喫飯說話別耽擱了正事  
姑娘嫂子們趕忙端飯衆人剛纔坐下金鳳已將小照取  
來惜春接在手內展開細看十分感嘆珍珠探春巧姑娘  
擠在一堆彼此爭看探春道這林姑娘小照怎麼又到你  
手裏珍珠道多年不見宛然是瀟湘館竹邊形狀可憐只  
落了一堆荒土寶釵坐在一邊對珍珠道你喫完了飯瞧

那拜匣裏有幾樣東西還要傷心呢探春道真個這些東西怎麼到得黛玉手裏海珠笑道這故事長着呢且喫過飯慢慢對你說這緣故姐妹們坐了兩席你遜我讓不多一會俱已用畢各人姑娘伺候嗽口淨手撤開桌椅換上新茶探春忙將拜匣打開同着惜春看一樣歎一樣珍珠取起半截綉子同一個未曾做完的扇絡不勝傷感說道寶姐姐你可記得這兩樣的景緻想起來真是何苦寶釵道看着原是可憐又誰知還歸在你們一處可見一飲一酌都有數定就是我寶釵一人想起來實在可笑無味珍

珠低頭不語。惜春對小照細看，只見松府吳嫂子抱着探春，探春走進來，笑道：「姑娘要我抱着各處逛了一會，忽然想着要奶奶，怎麼騙他？總是不依，抓着花兒亂撕亂扯。」侍姑娘同哥兒喫飯呢，我只得抱他來找奶奶探春笑着起身，纔要來接，被秋瑞接手抱了過去。夢玉們圍着親香吳嫂子脫身，走至惜春面前，問道：「姑娘瞧的是什麼畫兒？」說着低頭去，驚道：「這是我家小姐行樂圖，是誰拿到這裡來的？」衆人聽說回頭，問道：「怎麼知道是你小姐的行樂呢？」吳家的道：「去年西湖上有個女道士專替人家畫。」



小影兒我家老爺太太壽大爺小姐每人畫了一幅連水仙姑娘也畫了一張沒有一個畫的不像老爺太太壽大爺這三位的都裱好掛在屋裏小姐同水仙姑娘說不便叫人瞧見留着慢慢再裱常高起興來鋪在桌上對面細看我也不知瞧過多少麼兒這樣東西是出房門的怎麼到得這裡寶釵笑道小姐寄來請咱們題詩等你起身爰交給你帶回家去吳嫂子道原來如此我趕大老爺出殯後就要起身各位奶奶將詩寫好交給我收拾寶釵點頭道一半天我交給你去收拾吳嫂子答應轉身見閨姑

娘在探春樓裏喫過奶正在頑笑他接抱在手又往各處  
閒逛汝湘道探姐姐身邊只有侍姑娘一人如何照應得  
哥兒姑娘兩個必得再派兩個服侍總得呢寶釵道這一  
程子都是咱們帶來的人帮着領抱我也想過到底要雇  
兩個人纔是秋瑞道這點事兒不必探姐姐費心我還可  
以料理隨叫人知會垂花門趕着雇兩個乾淨後生媽兒  
今日就要只帶領來見我聽差嫂子答應連忙出去傳  
寶釵道咱們過這幾天將林姑娘小照除黛玉已經題  
外各人俱題一首不限體韻寫好交吳嫂子帶與彩芝

系才不... 三二一  
是一段佳話叫他再想不出這個道理將來見面時再說  
衆人大喜都說甚是寶釵又道剛纔老太太吩咐珍姑娘  
同借姑娘都在蔭玉堂照應不必管事要我同探姑娘總  
理兩處事務我再三推托老太太只是不依咱們家的太  
太到說你去議個章程我們瞧瞧再說這可不是一件難  
事海珠等大喜秋瑞道這差使你兩個是辭不掉的也不  
用謙讓這會兒且到芳芷堂凝秀堂兩處探望探望順便  
給芍藥姐姐道個喜再到集瑞堂棗桂堂兩處知會一聲  
將他四處應辦之事大概領教領教回到這院裡來咱們



公議章程衆人都說甚是一齊出了院門剛來甬道上遇着垂花門的聽事娘子領着兩個後生媽兒過來寶釵們跣住看見一個三十來歲一個二十左右都還長的文雅腳手也乾淨秋瑞問他們姓什麼那年大些的答應姓錢那一個說姓宋秋瑞指着探春道咱們家的姑奶奶要找兩個人把哥兒姑娘月問一樣給發工食只要小心勤謹不許鬧事還不興混出垂花門去你們願意呢就在這裡如不願意咱們再雇錢宋兩人都一齊答應願意在這裡海珠道既是願意就叫聽事娘子領去垂花門上檔子並

知會各堂照例給發工食飯菜錢未兩媽候吩咐完畢先  
給探春磕頭又給衆位奶奶姑娘磕頭寶釵吩咐榮貴同  
他們到垂花門上過檔子就領着去找侍書將哥兒姑娘  
交給他兩個好生領抱榮貴答應同了出去秋瑞們先往  
凝秀堂來寶釵笑道關了半天我這會兒總回過味兒來  
怎麼咱們家雇人到去垂花門上檔子別叫這裡的老骨  
家婆心裡思胡汝湘道姐姐你怎麼說出這樣話來又要  
惹黛玉一場好哭你在咱們家裡還要分出彼此嗎別叫  
老太太們聽見寒心衆人點頭寶釵歎道我也知道往往

忘其所以忽分疆界將來自然解脫自會忘情九如笑道  
寶姐姐真是和尚的奶奶開口就講禪理海珠抿着嘴兒  
好笑一大叢花枝嫋嫋東轉西走先到凝秀堂又到芳芷  
堂同姑娘姨娘們叙談半日又到棗桂堂坐了一會一齊  
都到海棠院來彼此公議正在商量有安和堂的姑娘過  
來知會說太太回過老太太請探姑娘暫管安和堂事  
務蓉姑娘請探姑娘去交代接辦寶釵笑道雖是五日京  
兆那交盤接到要清楚咱們也要帮着出結紫蕭道少不  
了帶着咱們喫杯交盤酒兒夢玉大樂說道咱們且同探



姐姐去交代了再說別的衆人同探春來到安和堂先到芙蓉屋裡彼此坐下芙蓉道蒙太太恩典命我養病調理請探姑娘暫管家務已回明老太太今日代交我已將一切銀錢總賬內外冊檔俱檢點明白請探姑娘來同上去見老太太交代探春笑道太太到家未久頭緒紛繁正須整頓姐姐是老成歷練才守兼優素欽人望衆皆悅服如我是草茅愚拙何敢當此重任芳芸們止不住吃吃大笑秋瑞道咱們要喫交盤酒呢快些上去見太太交代別儘着在這兒說瞎話芙蓉笑着同探春們上去柏夫人看見

歡喜之至對探春道你是我的外甥女兒就是我的女兒一樣芙蓉有病調理請你替我代勞暫管家務我再命珍珠幫着照應俟喪事辦完芙蓉病好纔放你家去探春道蒙姨媽待若親生託以重任甥女不敢推托盡心圖報只是愚拙無才求姨媽時加教訓柏夫人命芙蓉取過內外冊檔及一切出入銀錢總簿親自遍與探春道以此奉託探春雙手接住交與侍書捧着赶忙向柏夫人拜謝接事任事實欽笑道他們今日交代媽媽到不派我去盤庫也等我去喫他們點兒什麼柏夫人笑道等着我明兒代他

們請你衆人免了盤庫罷衆人在上房說笑一會同着探  
春芙蓉下來見老管家婆徐大奶奶張大奶奶率領垂花  
門以內姑娘媳婦了頭老媽們來給探姑娘道喜伺候點  
名探春大概問了幾句說話吩咐各司其事勤謹供職衆  
人答應散去抱琴來對寶釵道咱們家三爺同蘭哥兒來  
了聽說璉二奶奶十一月十三日生了一個姑娘三舅太  
太在家照應不能就來太太很歡喜叫二奶奶探姑娘領  
着三爺們去見老太太惜春道咱們都去衆人一齊出了  
安和堂往怡安堂來此時茗烟跟着賈環賈蘭叔姪兩個



在意園見祝筠梅白鞠冷齋彼此叙談十分相得鞠冷齋叙了多少世誼梅白道老世臺與張家表兄聯姻我們又多一重親戚賈環唯唯荅應書房中正在暢談門上通報江老爺來了祝筠笑道來的正巧連忙就請不多一會江芷香走了進來彼此相見祝筠指着芷香對賈蘭道這位就是令岳賈環聽說赶忙親家見禮賈蘭亦忙拜見岳丈江芷香瞧見女婿歡喜之至應酬了賈環幾句轉身又拉着賈蘭問問中舉的老師同大座師是誰又問些同年故舊立談一會彼此讓坐祝筠笑道芷香得此佳婿令人欣

羨冷齋道真不愧爲坦腹東床江芷香又謙讚一番賈環對祝筠道姪兒們要進去見老太太祝筠聽說命茗烟伺候進去茗烟答應跟着到垂花門回過查大奶奶請爺們在景福堂坐下趕着去回賈太太並知會夢玉大爺出來接待夢玉同着寶釵們都到景福堂來其餘海珠們都在怡安堂捲棚下坐着閒話夢玉同賈環們相見到像是他鄉遇故知探春惜春珍珠更是手足相逢悲喜交集姐弟相見說不盡的萬千親愛賈蘭拜見三位姑姑彼此問了多少說話賈環將家中近來大概訴說一遍並說聽二嫂

子生女之事探春姐妹珍珠不勝歡喜又說了一會因問道你看夢玉兄弟有些像誰賈環道活像我家寶二哥怨不得茗烟要認錯主人賈蘭道不但望之儼然近亦逼肖情春笑道不惟夢玉像咱們家寶二哥這裡有好一半人都像我們昔日閨中伴侶見面就像認得真是古今奇事夢玉笑道剛纔同三哥大姪子見面彼此發歎到像那裡見過細想起來真是一件奇事探春們正在笑談見一個了頭過來說道老太太們等着要看正姑娘的姑爺梅姑太太們又要看張姑娘的姑爺探春笑道咱們家這兩個

姑爺還怕誰瞧不上嗎說着領賈環們走進景福堂剛上  
怡安堂甬道寶釵見海珠們都在捲棚下就領他往介壽  
堂來賈環見祝府裡自大門起一直到垂花門以內一切  
氣概光景比當年榮府時數倍的開展熱鬧怡安堂面前  
十分體面兩廊下來往是人轉到介壽堂院門口一望去  
更爲熱鬧此時柏夫人石夫人也都在這邊那捲棚下跔  
倆的都是些姑娘嫂子見探春們走到臺階都兩旁跔着  
打起簾子黛玉在前探春領着賈環叔姪惜春珍珠在後  
六人一齊進去賈環見屋子內擺着十幾個大磁盆的素

心鵬梅芳遠大條桌上，一個五六尺長二尺寬的白玉石花盆裡，面堆着瓊龐山子種着文竹梅花松樹水仙靈芝等物，十分雅緻。探姑娘領着進了套房，見老太太像一位白髮觀音坐在一張自然椅上，兩旁站着體面姑娘各位太太們，四處坐開。探春走上去，說道：「環兄弟來見姪姪，買環隨在膝前跪下，祝母喜極，總要跣起，被探春扶住道：『該磕頭的。』」老太太仔嗎還要跣起來，賈環拜完跣起來，又抱腿請安。賈蘭接着磕頭，探春道：「這是蘭哥兒祝母喜的。」不住口叫着兒子孩子，快些起來。賈蘭請安之後，祝母將

他叔姪拉住瞧了叔叔又瞧姪兒極口的讚道好兒子不愧爲大家子弟這是張家的姑爺這是江姑娘的姑爺真是些好姑爺同咱們黛玉都狠見得過人兒探春道且見過姨媽們再同姦姦說話賈環們先到柏夫人面前請友問好又說了幾句想念的說話挨次拜見桂夫人石夫人梅秋琴竺鞠兩位太太並自家母親秋琴對賈環笑道你是我的表姪女婿又是我的乾女婿我那張家桂生姑娘很好的一個人兒又聰明性兒又好兩句詩兒也還做得上來祝母笑道你讚張姑娘咱們的江姑娘也狠不錯着

問給我的那柄扇兒畫的燕子桃花又題了幾句詩兒誰不說好人人都要他的詩畫就是捨不到手况又長的像個美人兒似的真是江姑太太的一個活寶貝也不委屈咱們的蘭哥兒年少登科又得了個美貌的奶奶兒桂夫人笑道將來再同咱們的夢玉魁兒都做個進士同年更爲有趣王夫人道多謝妹妹的期望柏夫人道也像甄寶玉點個小翰林兒你大哥哥最得意這個門生桂夫人道那天進來見太師母很親熱坐着說了好一會子的話我瞧着同咱們夢玉到像同胞弟兄面貌光景竟不差什麼

祝母點頭道實在好個孩子我聽他說奶奶又不在了去  
下一個奶抱兒女我心中狠過不去想着要做個媒人一  
時又想起誰家的姑娘兒合式秋琴笑道若是老太太  
有這意見等着大哥們出殯後我做個媒人橫豎叫老太  
太願意叫他先做咱們家的門生後做咱們家的親戚祝  
母聽說四圍看了一遍笑道我知道你的心事真個狠好  
探春會意說道兄弟同蘭哥兒還要到別處去拜客明日  
再進來請安祝母點頭道去會子就來咱們還要說說話  
呢賈環叔姪苔應黛玉一同出來探春同出介壽堂院門



來到怡安堂前道上說道你們去拜客早些回來這兒同  
家裡一樣狠可不用客氣我給大姨媽代管家務兩處都  
呼應得靈自有照應賈環們答應同夢玉出去賈府的湯  
順們伺候往各處拜客探春接手辦事有則有條連日料  
理內外悅服相夫人得意之至在老太太面前極口稱讚  
祝母歡喜道真是賈大姐姐的福氣女兒媳婦才品俱優  
王夫人道採了頭的光景還像有點福氣的怎麼又弄的  
這樣零落真是令人不解祝母道將來守子成名自有後  
福太太們正說着話周大奶奶上來對王夫人道多謝姨

太太恩典給婉了頭念經，奴才夫妻實在感激上來磕頭謝賞。王夫人連忙拉住道：「婉姑娘千古流芳，神人共敬一天經，懺聊表愛敬之心，何足望齒。祝母道姨太太說了好一程子，要去給婉了頭念一天經，總也沒有工夫。我想着明日到閒偷個空兒了，這伴心事罷你去吩咐接引庵的姑子們好好的收拾一點兒素面伺候。太太們去逛一天，廚家的答應自去料理。一宿晚景無事，次日清晨王夫人吩咐請各家太太們到接引庵相會寶釵，知會賈環、姪姪、同黛玉。一早先往接引庵中等候，宅裡除了老太太同相

夫人石夫人三位不去其餘俱同王夫人往接引庵來此時各家太太小姐們都已到齊庵中姑子接待不及還虧寶釵探春早已派人照應那大雄殿上是二十四衆尼僧拜蓮經寶懺十分開熟早齋已畢各家太太們在殿上聽姑子念經夢玉同賈環們往左近庄子上閒逛探春領着衆小姐姑娘在庵裡各處隨意王夫人同寶釵在禪房裡說話見茗烟進來回道原先伺候寶二爺的進祿自離府之後一向在外跟官新近回來做親昨日滿了月今兒帶着他媳婦來見太太道喜磕頭請太太示下王夫人聽說

叫他進來茗烟答應出去不多一會領着進祿夫妻進來  
走進大殿王夫人見他夫妻兩個打扮的狠體面進祿領  
着媳婦走到太太面前一齊跪下磕頭王夫人問道你在  
那裡娶了這個花枝兒的媳婦進祿跪着回道奴才蒙太  
太恩典賞假在外跟了幾年外官新近回家做親知道太  
太同寶二奶奶們已回金陵現在這兒昨日滿了月今兒  
纔領着媳婦來給太太磕頭道喜要求太太恩典准奴才  
夫妻兩個仍回府裡當差王夫人道你們起來說話進祿  
夫妻站起過去給寶二奶奶磕頭寶釵道瞧你這媳婦狠

不像個窮人家的姑娘規矩禮數都狠像個樣兒進祿道他原在汪五太太跟前從小伺候多年因奴才回來做親七月間纔在江府裡出來寶釵尙要再問見汝湘九如跟着鄭太太們一陣過來進祿忙退出門外顧太太一眼瞧見問道你不是彩鳳姑娘嗎彩鳳趕忙過來請安磕頭各位太太奶奶們問了來意都歡喜給他道喜王夫人吩咐進祿給太太們磕頭顧太太對王夫人道這彩姑娘是汪五姐姐得用之人若是他要跟着姐姐到是一個能幹靠得住的人王夫人點頭道進祿是我寶玉的舊人因那幾

年在府裡白閒着無事命他們各去找頭路他跟了幾年  
官新近回家做親昨日過了滿月今日領着媳婦來磕頭  
求着進來當差寶釵道看他夫妻們十分情切太太施個  
恩准了他罷王夫人點頭道且挈個忙兒再說進祿彩鳳  
連忙跪下磕頭謝太太恩典又謝了寶二奶奶王夫人吩  
咐去見探姑娘惜姑娘珍姑娘巧姑娘就派進祿同着湯  
順們伺候爺們進祿連聲答應同茗烟出去外面照應各  
位太太用過晚齋才散一宵無話次日一早周大奶奶進  
來叩謝寶太太正遇着寶釵請安下來笑道你來的正好

我正要向你要人名清冊送到海棠院去咱們要酌定章程恰安堂太太已催過幾麼兒不能再遲周太太奶道我就送到海棠院去寶釵點頭往恰安堂來見海珠們一堆兒都在捲棚下等着一同上去請安桂夫人知道他們多添了安和堂一處請安不能耽擱寶釵們上去各人回了幾句說話趕着下來走如是園往安和堂請早安一面各差姑娘們往承琪堂稟安探春趕着將事務畧爲料理隨同衆人跟着柏夫人往介壽堂來此時王夫人石夫人梅姑太太剛總上去柏夫人趕忙進去衆人俱在捲棚下相

敘談心等着人齊一同上去焚玉正說的高興見廖大奶  
奶同着賣環們進來不知海珠怎生迴避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復夢卷六十八

賈探春祝府總喪事

王熙鳳夢裡說前因

話說夢玉們正說的高興見廖大奶奶同着賈環賈蘭進來請早安海珠們瞧見趕忙要去迴避探春笑道都是自己手足就見個面兒這又何妨呢夢玉道真個的儘着躲來躲去也不是個事賈環等已到面前探春指着衆人命賈環叔姪見禮寶釵道你兩個先上去請安就下來讓咱們去請安回話賈環點頭進去請安祝母同夫人們讓坐待茶問了些閒話叔姪散了下來寶釵探春惜春珍珠修

雲巧姑娘、夢玉、梅春、海珠、掌珠、秋瑞、汝湘、九如、芳芸、紫簫，  
一同上去請過早安。分班侍立左右，祝母東瞧西看，喜上  
眉梢。對柏夫人道：「咱們將賈大姐姐長遠留在這兒，總別  
讓他回去探姑娘們一個也走不了，真是人世上再沒有  
咱們家這樣熱鬧。」王夫人答道：「姪媳也願意常在這兒，因  
到家未久，尚須整頓。等看明年再來，就長遠住下，祇好點  
頭笑道：「且忙過這幾天，再說。」桂夫人道：「剛纔垂花門來回  
後日請周太守、甄主請翰林甄寶玉員外、李球珩兩個，  
生執筆勳事。明日先設席奉請，並請陪祭勳事之人，咱們

內堂兩處勸事陪祭各位太太們也是明日奉請罷請老  
太太示下祝母點頭道狠好交給寶姑娘探姑娘們趕着  
去辦寶釵連聲答應梅秋琴道咱們都在這兒請老太太  
點將祝母笑道少不得賈大姐姐是個將軍王夫人道姪  
媳不知道什麼聽老太太吩咐差派祝母笑道後日除我  
不算外你大妹妹三妹妹領着秋瑞芳芸紫簫三個媳婦  
珍珠惜春兩個女兒在孝堂內回禮不啻賓客二妹妹領  
着女兒修雲媳婦海珠掌珠汝湘九如娘兒們專司迎送  
不啻外事請賈大姐姐鄭姑太太汪姨太太顧姑太太周

姨太太薛五嬌子江二姐姐柏舅太太在姑奶奶曉亭大  
太太江秋九太太明卓二奶奶五姑奶奶七姑奶奶九姑  
奶奶這幾個都在安和堂接待賓客薛三奶奶陸四嫂  
子林舅太太董七太太金三太太陶姑太太莫姑太太汪  
顯趙張朱幾家奶奶同本族的太太奶奶們在怡安堂接  
待來客留下莫老太太空鞠兩親家在介壽堂咱們老姐  
妹們看個牌兒關上院子門任什麼人兒也不見其餘應  
派執事的了頭媳婦是怎麼派法你們去辦我全不啻秋  
琴笑道老太太真公道不拘是誰都派差使就將我一個棄

出度外並不提到那一天我只好架起雲坐在半空裡別攬着人家的道兒怪不好的祝母們都一齊好笑王夫人道我知道老太太派你總理喪事你不等說話先自着急祝母笑道真個要你掣着探姑娘同寶姑娘相兼料理方不悞事秋琴道我兩處照應陪客到還使得若說相兼辦事那到牽着不便雖是兩邊熱鬧但辦事總須畫一依我說自垂花門以內一切大小事務盡托付探姑娘寶姑娘姐妹兩個經理執事各人亦讓他們去派不必分那邊這邊凡是我家男女大小家人俱聽其指使四個姨娘都

因身子不便不必管事今日就可交代等喪事完畢之後再照常辦事祝母笑道你說的狠有道理就去垂花門吩咐趕着兩處知會有不聽兩位姑娘約束的不拘是誰立刻打了就攆柏夫人桂夫人石夫人都連聲答應着人去垂花門傳話探春寶釵給老太太拜謝同着衆人下來去商議章程祝府的太太奶奶們到落了個清閒自在一概不管探春寶釵兩人商議在瓶花閣作賬房另立喪儀簿並各項賬簿集瑞堂送過三千兩銀子又錢二千兩辦理喪事垂花門送上姑娘嫂子各冊寶釵們擬了執事名單

謄寫兩張一張交垂花門貼着知會各處一張貼在甄花閣俾各人遵辦衆人見那單上寫着擬派

如意

婉春

秋雲

金鳳

以上四人專管銀錢發放

芍藥

采菱

宜春

翠翹

賓來

書帶

形 以上六人專管陳設鋪墊燭酒茶葉點心菓盒燈

春燕

蘭生

鴈書



江蘋

仙鳳

杏貴

以上六人專管兩邊上下筵席

長生

三多

侍書

人畫

以上四人專收各樣祭品食物

白晉媳婦

黃開媳婦

洪觀媳婦

蔣應媳婦

以上四人專晉靈前上香奠酒

余芳媳婦

蔡定媳婦

以上二人專司啟幔

趙升王貴張彬馮裕等二十五家媳婦專司值筵王

瑞杜成謝銘劉貴趙太董升錢柱來順孟陞邵成等  
十二家媳婦專管各家跟隨姑娘嫂子賞封茶飯並  
各堂添香換燭

海棠翠鳳荷露玉笛等三十六個閒散姑娘專司盪  
茶

以上派定各人自開弔之日起以及到塋安葬均各  
司其事一切領取物件俱用對牌驗發

衆人看了名單無不稱讚派的週到只聽見背後一人笑  
道尚有一件緊要差使到不派人衆人回頭見是彩鳳笑

嘻嘻說道這樣熱鬧事到不派一個專管樞桶的衆人都  
覺好笑人盡道諸位嫂子姐姐們都散去歇歇明日五更  
俱到這裡伺候見過面各司其事衆人點頭散去外面是  
請甄寶玉總理喪務所有賬房裡及一切執事家人小子  
都是祝筠派定真是內外肅清次日內外請客忙了一天  
到了二十七請本府周太守題主一切禮文儀注極其恭  
敬這是祝府開喪第一天熱鬧到二十八日五更天氣兩  
宅內外一齊點上燈燭衆家人小子都到甄大爺辦事房  
外伺候甄寶玉挨次查點吩咐各執事辦事不許雜亂衆

人齊聲答應各去料理伺候。祗面的寶釵探春坐在甄花閣捲棚下，將單上派出的嫂子姑娘也都按名點過吩咐一番各處辦事。其時天已黎明，內外趕着喫過點心不多一會，男女弔喪者陸續而來。此刻甄花閣前發對牌領東西者紛紛不一。竺鞠兩位太太同莫老太太陪祝母在介壽堂閒話。梅秋琴東西兩宅照應，正是男親女眷十分熱鬧。那些各堂的姑娘嫂子們都因上回老太太生日失去東西，此番更外加意小心。照應寶釵探春聽說內眷已來的不少，吩咐給發麵牌伺候。早麵長生侍書們看收祭品。

堆滿一院三多人畫領着媽兒了頭將那祭品物件各歸其類寶釵見諸事都還應手心中十分歡喜午間是芍藥采菱這一起料理點心果盒下晚有春燕蘭生們打發上下筵席都是井井有條一絲不亂上燈已後甄寶玉主祭請鞠冷齋作司罇所給老師做祭就在尚書的東宅裡做祭請張鳴漢作大贊吳可卿是陪贊李爾賓爲引贊王又新作陪引請林柳橋宣祝文其餘進饌進豆等項都是各位親友請鞠冷齋作了祝文諸事停當清吹班俱已伺候請大贊們至靈前就位兩宅內眷都在孝幔內看祭此時

內外肅靜張鳴漢高聲贊道

啟幔

左台家人將靈  
桌前袖幔捲起

司事者升堂行禮

司事人至靈前排  
班行禮東升西下

序立

司事者各司其事

上祭者就位

盥洗

主祭者臨  
盥洗所

省祭器

主祭者至司  
樽所省祭器

行降神禮

設裳衣

瘞毛血

奠祝帛

行初獻禮

主祭者至  
靈前跪拜

進匙箸

進芹韭

進饌

侑食

吹唱

進豆

三人  
同上



合樂

犬吹

行亞獻禮

主祭如前

進茶點

二人同上

進椒醬

進饌

侑食

進豆

合樂

行終獻禮

主祭如前

進醯醢

進蔬食

進饌

侑食

進豆  
三人  
如前

合樂

進燎

主祭者退

司事者亦退

掩幔

家人將靈桌前紉幔放下

祭作一半衆人暫爲歇息花廳上擺設點心茶菓祝筠邀請親友安坐家人小子們也分班歇息裡面蔭玉堂後軒及寶書堂都也擺設點心桂夫人同本家太太奶奶邀着諸親各春分席用茶彩鳳專料理琴玉一人飲食事務其餘秋瑞諸人跟着石夫人都是寶釵探春着人伺候照應柏夫人對王夫人道剛纔悲悼之際見甄門生主祭哀慟之情見于顏色怨不得你妹夫在日于門生中最得意的是他我今見他如此由不得五中皆碎說着掩面嗚咽石

夫人同秋瑞芳芸們這些媳婦俱流流滿面不勝悲戚王  
 夫人拭淚勸道連日辛苦正有幾天勞頓身子要緊兩位  
 妹妹尚須節哀以慰先靈之望柏夫人們又掩面涕零一  
 會王夫人道甄郎品行人才甚為鄉譽鵬程雲路遠大可  
 期那天秋琴妹妹對老太太說作媒的話我也想到這層  
 且過這幾天咱們再說柏夫人點頭聽見外面老爺們又  
 要上堂作祭裡邊太太奶奶也俱散席出來看祭見張鳴  
 漢吳可卿至靈前作揖仍向南分東西而立聽着內外寂  
 靜無聲又高聲贊道

啟幔照前

司事者升堂行禮仍排班上堂行禮

司事者仍各司其事

主祭者仍就位

上香

進爵

進時食

進時菓

點茶

禮記卷之九十一 祭義第十一 祭統第十一 祭義第十一 祭統第十一

進時花

進玩好

大侑食

升堂合樂

進飯羹

宣祝文

林柳橋捧着祝文由東而上至靈前照剪手衫疑步而在  
轉到中間朝上面跪下揖起精神朗聲念道

維

聖人之年歲次丁丑十一月甲子之望越二十有八日辛酉門人甄寶玉謹以清酌庶饒致祭於

大宗伯文端公先夫子之靈曰嗚呼惟我祝氏裔系瀟湘英姿代出世守琳琅黃岡洪水嘉譽流芳質體結實降生鸞鳳嗟我夫子奕世松篁虛心智慧風雅慈祥生來節介美澤清揚修容勁直器宇軒昂青衿解籜黃甲騰驤擁書萬卷國瑞凝香秩居宗伯儀表龍章使宣藩服爲國之光正期執芴綸贊廟廊天何不眷遠返帝鄉典型在望山高水長追思道貌涕泗

茫洋果蔬致祭來格來享默佑後昆奕世榮昌嗚呼

哀哉伏維尙嚮

念畢跼起照前走法由西而下

舉哀

主祭者與孝眷皆哭

哀止

徹匙箸

徹芹韭

徹椒醬

徹醯醢

徹蔬食



徹饌

徹茶點

徹時食

徹時菓

徹時花

徹玩好

徹豆

徹飯羹

徹裳衣

丁巳年

卷之三

七

徹爵

徹祝帛

徹燎

辭神主祭者  
行禮

燔燎

主祭者退

司事者亦退

掩幔

禮畢

張鳴漢贊完甄寶玉趕忙拜謝司事諸公祝筠領着夢玉  
俱磕頭拜謝又謝過甄寶玉衆家人趕着各處換上第三  
次燈燭花廳上擺設席面祝筠梅白邀諸親友去消乏飲  
酒此時已三更天氣西宅裡崇善堂的焰口也將次放完  
芳芸紫簫跟着石夫人先辭了過來了頭媳婦們點着幾  
對素玻璃手照並素紗提燈由如是園慢慢過來走到瓶  
花閣門口見出進的人尙然不絕石夫人吩咐進去歇歇  
來到裡面見探春寶釵正在飲酒石夫人道我來給你們  
道乏寶釵探春們趕忙跣起讓石夫人婆媳坐下說道照

料不週求嬖子怨罪石夫人道我只聽見來的太太們都說辦的妥當有井有條不像老太太做生日處處是人間成一團糟今日兩宅裡這些人甚覺安靜全是你兩個的調度咱們家裡也找不出一個像你們的來探春笑道怨不得剛纔同寶姐姐到介壽堂老太太說要請我兩個做內管事的不放回家去了說是今日靜悄悄一天也不聽見一個人言語寶姐姐說那是夏天人人都在院子說話像這樣怪冷的誰不躲在屋裡去坐着自然聽不見個聲音紫簫道咱們在這裡到耽擱了探姑娘們喫飯石夫人

道真個辛苦一天半夜也該歇歇明日又要辦事咱們還要介壽堂去坐會子呢寶釵道我同探姑娘伺候老太太睡了覺纔過來喫飯介壽堂院子早已關門不叫進去嬖子身上不便今日過於辛苦家去歇歇罷石夫人點頭領着芳芸紫簫回承璫堂去寶釵探春趕着喫點子酒飯剛纔收拾完結接着是桂夫人梅秋琴同海珠姐妹們陸續都來道乏去了又來一起王夫人着人來說太太已安寢叫寶二奶奶同探姑娘不用過去怕夫人又羞楚王秋瑞珍珠芙蓉東宅裡這些人過來慰勞惟有惜春同修

雲伺候柏夫人安寢不能過來寶釵們又坐談一會聽寒  
鷄三唱矣再三催着黛玉去睡他坐着不動身寶釵道好  
兄弟這樣大冷天氣衆人辛苦一天你不去睡他們都要  
伺候着明日一早又要辦事你快些過去換了修姑娘過  
來我要關院子門黛玉聽說只得同着珍珠們回東宅去  
不一會修雲過來彼此安歇次早起來各執事人照着點  
名辦事一點不錯這天是賈王薛鞠各家公祭賈蘭代王  
宰行禮薛姑太太有寶釵相代衆太太請王夫人主祭一  
切祭筵菜供屏軸扁對豬羊都是寶釵探春辦理極其豐

盛華麗體面鄭顧諸位太太陪祭諸執事姑娘嫂子伺候  
妥協王夫人上香獻爵舉哀行禮十分恭敬內外人等無  
不讚歎夜間請鞠冷齋主祭這邊西宅仍舊日間念經夜  
間煇口初一是各家公祭晚間總鎮姜大人主祭初二日  
鹽行各位太爺公祭初三日鄭汪江顧各至親作公祭一  
連五晝夜開的人困馬乏請莫老太太同竺鞠兩位太太  
陪着祝母在介壽堂照常起居幸不辛苦石夫人因身子  
不便支持不住勞乏成病舉家着忙連日服藥調理老太  
太吩咐派汝湘九如在承璜堂相伴不許石夫人輕出院

門初四日內外人等暫歇一天晚間孝子主祭熱鬧了一  
夜初五一早發引辰刻起材那執事幡傘香亭誦勅由太  
門口一直擺出城外北菩薩出會還要熱鬧驚動滿城男  
女堆如山積寶釵探春將宅裡事務料理明白五更天領  
着各執事姑娘嫂子們先到坟上已預先搭下內外賬房  
男女親友起坐之所內外廚房寶釵們各處看過一遍正  
待回身聽見有人叫道寶姐姐們來的好早寶釵回頭見  
是甄寶玉隨同着探春彼此見禮甄寶玉道兩位姐姐連  
日辛苦寶釵道向來慣常不覺勞乏兼之執事諸人都還



應手得力到不過心勞身逸不知外面如何甄寶玉道外面之事難於內裡我雖總理喪務惟有錢銀出入既不經手所以責重怨輕數日以來到還妥協聽見寶姐姐們口碑載道讚揚不絕兄弟實覺慚愧寶釵笑道我同探姑娘五日京兆就有這些德政明日卸事定要脫靴甄寶玉不覺大笑探春道天已大亮休說閒話內外各去料理罷甄寶玉笑辭出去辦理正務寶釵探春發放完畢吩咐姑娘看着賬房兩人帶着幾個丫頭到後面要瞧瞧野景無如一帶都是蘆蓆布棚圍住探春道叫個人進來將那邊小

布櫬子解開一邊就可暢觀寶釵點頭差了頭去叫進祿  
來解開布櫬兩人看那疎林衰草冷霧迷離茅舍荒村寒  
烟縷縷寶釵歎道我同你過了些繁華境過看見的無非  
錦綉春光而今轉眼皆空不堪回首今日對此天然圖畫  
真是大塊文章本來面目始覺當日紅樓一場春夢探春  
歎道大觀園自海棠一社之後閨中良友日見彫零我姐  
妹們又皆星散林姑娘一死以後全無佳景矣後來我回  
家那一麼兒由大門一直到上房覺着滿眼淒涼不知是  
個什麼緣故誰知我今日又弄的形單影隻毫無生趣不

如惜姑娘將來到有後福寶釵點頭正要回荅後面有人  
叫道這樣寒冷怎麼兩位姑娘在此擋風寶釵們回頭見  
是周大奶奶忙問道喪事到了嗎周家的搖頭道早着呢  
因王大爺走不動老爺吩咐執事叫走的很慢剛到城門  
口兒聽說朝廷差官致祭又賜什麼御祭御葬這會兒都  
到接官亭去迎接欽差聖旨去了橫豎末了兒那乘轎子  
出城總要上燈時候那街上擠的那有一點空兒我實在  
悶的荒繞着道兒先來照應到了內賬房姑娘嫂子們說  
兩位姑娘在這裡瞧野景兒寶釵道我也想着還早呢同

探姑娘來瞧個寒林落木同那些敗草荒坟周家的不覺  
一陣傷心流下淚來用手指道轉過那松林後面就是婉  
真的坟墓那邊樹林裡有烟起來的是接引庵寶釵不勝  
傷感說道原來婉姑娘坟墓就在此間等過了明日我再  
和他上坟今日先着人去奠杯清酒燒張紙錢周家的趕  
忙致謝寶釵叫進祿來先將攏子拴好還有話說進祿答  
應拴上攏子到內賬房前伺候寶釵說道我有幾樣菜你  
叫個人挑着外賬房要幾掛白錢銀錠你同着榮貴周大  
奶奶到他姑娘坟上去代我祭奠一番進祿答應忙到內

廚房要了酒菜叫人挑上外賬房取白錢銀錠掛在担上榮貴同周大奶奶坐上轎子到婉貞坟上供飯奠酒代主人致意拜祭不提且說甄寶玉料理完畢正在盼望見個家人匆匆走進賬房說道老爺叫對大爺說趕着中間辦個奉恩亭供設聖旨要擺香案另備欵差起坐之所都要趕着就辦甄寶玉聽說叫了幾個辦事家人商量立刻傳彩結匠在大棚中間搭一個大八角彩亭有些能幹家人也帮着動手一會兒工夫辦理妥當此時男女親眷跟着喪事出城之後又走過數里到那空闊地方都趕着冒上

前來先到坡上王夫人們也要先來以便接待親友幸虧寶釵們諸事停當將各棚內大小火盆添的大旺到處煖氣騰騰也忘却數九天氣探春同寶釵商量道日子甚短已交午錯喪事還得一會纔來何不請來的大太們先喫早飯可以不必拘于成例寶釵笑道通融辦理很可使得就着聽差的去知會各陪客的太太們一面吩咐廚房裡發對牌領上下席的早飯又着人知會甄大爺外面也一體照辦所有坡上一切工匠人等因天氣寒冷每人都先賞酒飯令其喫飽伺候內外人等無不歡悅男女親眷在

轎裡凍了半日都有些支持不住陸續冒過喪事十有八九先來坟上熱酒熱菜人人歡喜俱極讚管事人辦的妥當裡外喫過酒飯還等了一會日已平西喪事總到一齊都至棚內祝筭們先請聖旨祝文御賜物件俱供在奉恩亭內設了香案磕頭謝恩將尙書們兩口靈柩各在金井前安設擺上祭席內外親戚本家拜祭一番柏夫人領着夢玉惜春秋瑞珍珠芙蓉在尙書坟上回禮祝露那邊是芳芸紫簫兩個媳婦同着修雲汝湘九如三人挈着回謝只有海珠掌珠奉老太太之命在家陪伴石夫人不來送

續且說這送殯的男女親友到坟上拜奠之後看見天色漸晚有些明日有事不來送葬的有些必得回去明早再來的有些可以在城外過宿的彼此紛紛告辭驕馬喧囂去了大半欽差的那位翰林院待詔程大人公館就在城外祝筠差家人們過去伺候又送了極盛酒席預備兩幅全執事都是八抬大轎一處是明早接欽差大人到坟上宣讀聖旨祭文一處是請紫陽書院掌教老師原任光祿寺大堂孫大人明早祭后土諸事料理妥當大棚內外點上燈燭擺設酒席邀諸親友坐席飲酒夢玉因連日辛苦



又兼着今日長走到坎身子疲乏撐持不佳昏昏沉沉只  
想要睡柏夫人們心焦着急質釵趕着煎人參淡羗湯給  
他喫了一茶杯叫他安睡一會衆人席散之後已是初更  
天氣一鈎新月四野凍雲寒鐘斷續松影迷離諸人只覺  
得冷風削面寒氣逼人祝筠叫知會內外賬房說是夜長  
風冷一切伺候玉匠人等夜間多添一頓酒麵多給炭火  
這些男女親友下棋飲酒看牌說話睡覺各隨其便寶釵  
將綉綾緜緞被褥揀三四十副發交外賬房收用內裡太  
太們有不能坐夜的另有綉衾錦褥早已鋪設停當如柏

夫人王夫人梅秋琴桂夫人及諸奶奶們都是各帶自家鋪蓋隨便安歇。夢玉睡了一會，總覺有些昏沉。各位夫人奶奶都有些心焦。柏夫人道：「須得喫服安神葯纔好。」剛纔喫了參湯，還是這樣。怎麼好呢？芳芸忽然想起說道：「寶姐姐身上有件寶貝，上回夢玉昏迷，曾經醫好我。瞧這光景，還是寶姐姐的那件寶貝，比葯還靈。」柏夫人聽說，連忙請寶釵來說知此事。王夫人問道：「你身上有件什麼寶貝？」我到沒有知道。寶釵道：「什麼寶貝？就是那個金鎖說着剛解了下來，衆人聽見鏗然一响，有道白光撲到夢玉身上。」

然不見夢玉霎時清甦衆人十分驚異王夫人想起前情不勝悲感寶釵珍珠更覺傷情探春知道母親悲傷之意說道寶姐姐你方纔給誰上坟也不對太太說寶釵會意對王夫人道誰知周婉貞姑娘的坟就在這裡不遠剛纔差榮貴去給他上坟燒昏王夫人道怎麼周姑娘的坟也就在這裡秋瑞們答應道此間離接引庵不遠婉貞姑娘坟地云庵不過兩箭來路這裡過去不上半里遠近王夫人道既是相近我們今日又與他一宵作伴不可不奠杯清酒以慰幽魂隨着人去叫茗烟進來說道差你取壺好

酒要些紙錢香燭到周姑娘坟上代我奠酒祝讚說我在金陵知道姑娘函信之後至今傷悲不已前日在接引庵念經不知姑娘可曾知道我今日在城外送葬又差你來致祭茗烟答應去燒貞坟上奠酒致祭周惠夫妻知道趕忙兩個進來磕頭叩謝夫人們又坐談一會見夢玉清爽好些彼此放心王夫人們都因連日勞乏支持不住各人暫爲安歇探春寶釵珍珠芳芸這些姐妹俱要照應那不能睡覺的親友這一宵身心俱不能安逸茗烟進來銷過差使時當夜半風冷霜寒伺候的嫂子們各處添上炭火又

換過燈燭各處香爐熟灰裡面添上些沉香餅正是香  
烟裊裊春暖良宵何曾有郊外風寒之苦王夫人因十分  
勞倦剛沾枕褥早已沉沉睡去耳內微聞有人說道鳳二  
奶奶要見太太王夫人急忙坐起果見鳳姐兒滿頭珠翠  
金冠玉鳳十分粧飾身上穿着大紅蟒襖腰繫羊脂玉帶  
錦裙綉履站在床前說道多蒙太太拈記屢次沾恩今日  
又荷一杯致奠九原之下飲骨醉心親自過來拜謝王夫  
人道你在那裡我總找你不見要同你商量回南之事實  
兄弟又不回來怎麼好晚鳳姐道大觀風景已往休題生

前不了的三般罪孽蒙太太同璉二爺都給我解冤釋結  
萬緣金佛功德無窮原本脫離地獄就可回歸本境因與  
賈瑞結下一段惡緣孽果必須了結是以他轉鐘睛我是  
姽婁若非一念堅貞幾乎又入鬼門關裡冥王以我守貞  
死節上達天聽奉玉旨令我生長名門得夫封誥享人間  
富貴我兩世一身均沾太太恩庇今日寶妹妹同太太兩  
回賜奠俱已拜領特意過來謝謝金陵十二釵盡歸了寶  
兄弟又都在太太的眼前巧兒之事我深感平兒將來他  
自有好處王夫人道你常來同我說說話別只躲着不見

鳳姐笑道陰陽間隔如何得能常侍慈顏但轉眼之間太太就可見前王夫人道你在那裡我好我着瞧你鳳姐笑道我閉着眼睛等太太呼着我的名字我纔開眼王夫人點頭又要問他說話只見火光燭天人聲鼎沸金鑼火炮駭人振耳鳳姐大驚道不好往外飛跑王夫人跣起來人叫道鳳姐兒等我同走耳內聽見有人叫道太太我們都在這裡王夫人回頭一望見寶釵探春惜春夢玉珍珠巧姑娘都跣在床前王夫人還含糊問道鳳姐兒在那裡寶釵道請太太喫過參湯定一會再起來王夫人聽說心中

知道剛纔是夢中相會隨接了寶釵的參湯用過正要問  
話忽然火炮喧天鑼聲大振王夫人大驚不知說些什麼  
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復夢卷六十九

弔佳人香茶一盞

託義僕重任千金

話說王夫人用過參湯剛要問話聽見鑼炮之聲振耳驚  
問道天亮了不成寶釵道已交寅刻剛纔是孫大人祭后  
士於炮鼓樂那位欽差大人早已宣過聖旨念畢祭文等  
安葬後陳設御祭各位太太們都已起來梳洗城裡的也  
有幾位剛到等着各官到齊就要安葬了王夫人笑道聽  
說起來我到睡了一夜也該起來收拾纔是惜春道媽媽  
也纔梳洗完結說等太太去同喫素麵王夫人點頭趕着

起來對他姐妹們道昨日給周姑娘奠酒誰知很有應驗  
今日下午無事咱們都到他坟上去奠杯酒見寶釵們答  
應伺候太太梳洗穿衣喫丸藥夢玉修雲各姐妹們進來  
請安還有各家親戚奶奶小姐們也來請安王夫人收拾  
完畢領着他們出來同柏夫人桂夫人梅秋琴彼此問安  
姐妹們坐下喫了點子素麵就去分陪送葬的親眷聽見  
外面鑼聲喝道各官府們先後到齊城裡親友也都趕到  
隨卽內外擺設酒麵此時正交寅正堪輿先生安金掛線  
諸事停當連聲大炮繼之以金鑼鞭炮鼓樂聲應山谷尚

書業已安葬堪輿先生定淮山向安妥纔轉到祝露那邊一樣熱鬧安葬未曾設祭先是柏夫人領着兒女媳婦跪在坟前嚎啕大哭幾番昏暈聲音皆啞桂夫人王夫人梅秋琴同各家太太們都拭淚苦勸柏夫人哀慟迫切之至恨不能以身相殉悲不可解寶釵見這光景忙向黛玉們私相照會寶釵領着夢玉惜春秋瑞珍珠芙蓉抱住柏夫人一齊大哭求看兒女之面暫且釋哀後面又是修雲汝湘九如芳芸紫簫跪了一地祝筠同桂夫人也跪下哭勸柏夫人看見如此含淚點頭請祝筠夫婦起來又將兒女

諸姐妹們吩咐了頭媳婦們都揜扶起來這纔自用麻衣  
兜土給尙書添上然後兒女媳婦都照着添過纔是祝筠  
夫婦領着姪女姪媳合家眷屬挨次添土完畢之後土工  
一齊動手立刻將土堆上夢玉同着芳芸紫簫到祝露城  
前哭拜添土芳芸紫簫十分哀感迫切慟哭失聲柏夫人  
桂夫人領着兒女們也來哭拜添土之後勸往芳芸紫簫  
叫他們跟着過來歇息不多一會尙書坟上擺設御祭那  
邊也擺上祭席各官上香拜奠這些大小親友挨次行禮  
開了好大一會外面完納又是內裡太太們兩邊拜祭將

這幾個本家孝眷勞頓不堪祝筠外面要四下裡接待幸虧梅白父子同鞠鄭兩親家賈環賈蘭叔姪還有本家的幾位帮着力照應所以還不十分喫力也就當不起的勞困偷個空兒歇歇這幾天因梅壽同賈蘭叔姪們狠相投契諸事相得祝筠心中歡喜以此重託王夫人也吩咐過他叔姪不用客氣只管諸事照應就是賈府上跟來的家人小子視筠一樣派差伺候真作了賈祝一家不分彼此且說內外賬房挨擠不開各項人等收發領取寶釵領着如意婉春秋雲金鳳這幾個人手口不定應答不及外

西賬房更多轎馬夫役各官跟役執事營兵及一切雜項  
開發都全虧辦事家人們得力各分行欸各人領辦看去  
擠着一堆並不一毫雜亂甄寶玉聽見人讚寶釵們辦的  
妥當他也更外各處週到諸事盡心竭力這會內外祭奠  
完畢就赶忙擺設酒席水陸並陳極其豐盛下午以後各  
處散席先是男客告辭上轎馬祝筠領着夢玉跪送不了  
接着太太們也相約上轎留下汪周江鄭幾家至親太太  
姑娘同本家奶奶等着柏夫人們初八進城當日客散柏  
夫人勞乏過分甚覺支持不住只得暫時歇息珍珠們伺

候一會見太太熟睡都抽身出來另派幾個姑娘在床前  
陪伴衆姐妹亦脫身來到各坐棚裡聽着王夫人同鄭汪  
各位親家太太們說些閒話王夫人忽然想起一事對珍  
珠道橫豎這會兒閒着無事知會寶釵姐姐咱們到周姑  
娘坟上去燒個帋兒帶着看看野景珍珠答應出去夢玉  
道我也同去逛逛王夫人應允吩咐伺候轎馬周惠夫妻  
知道趕忙進來叩謝再三跪阻不敢勞太太們大駕親奠  
王夫人道我們要到接引庵去閒逛帶着給孩子燒張紙  
也不枉我疼他的一番情義周惠夫妻感激不盡只得出

去伺候轎馬桂夫人派幾個姑娘嫂子們小心照應太太  
太不許擅離左右餘外有職事的各人辦事休要混走吩  
咐已畢同着王夫人各位太太奶奶都往接引庵去進先  
到婉貞坟上衆位太太見坟堆上已長滿青草想起傷心  
親爲奠酒王夫人對着坟堆說道姑娘日前親愛朝夕相  
依正擬貯嬌金屋娛我暮年不意魔障橫臨紅顏夭折青  
山黃土瘞玉埋香昨宵夢裡相逢所言俱悉今日會中人  
都在此間一杯致奠望其欣嚮王夫人拭淚祝讚夢玉寶  
釵秋瑞諸姐妹又皆哭奠一番周惠夫妻磕頭哭謝王夫



人們傷感之至四面看了一會同着各位太太到接引庵來那些姑子們早已有信裡外收拾打掃焚上好香都在山門外伺候迎接太太們下轎先至佛殿拈香各處禮拜已畢姑子們請到客堂去坐致謝日前厚賜並道簡褻太太們也各致謝攪擾小姑子送茶寶釵見茶杯精雅款式亦狠古樸對着太太道這兒有這好茶杯很像那年櫳翠庵的風景王夫人歎道也正是梅花時候只可憐妙玉遭了魔劫杳無音信老姑子法喜道太太們若要問妙玉的下落我狠知道寶釵忙問怎麼你知道他如今現在那兒

法喜道說來話長妙玉原是我的師姪從小兒性情就怪  
每日看經念佛之後閉門靜坐憑你是誰總對不上來惹  
着他就要使氣爲着他我師兄得罪了好些主顧人家真  
真嘔死又不知他俗家是誰他原是平空走來求着出家  
的問他也不肯說正在没法安置遇着賈府裡辦小姑子  
進京伺候元妃娘娘拜經纏將他送出山門後來聽說甚  
好得了權翠庵的方丈咱們同他也從不往來連個字角  
兒也沒有接他一個後來聽說被強盜搶去了誰知五年  
前我在觀音山進香道兒上見他坐在一窠老梅樹下我

問道聽你被人搶去怎麼又在這兒他說我這魔劫壞了  
真元還得再歷塵寰了除情障絕歸幻境我今日要復還  
本原求師叔慈悲收我皮骨埋以淨土數年之後依然見  
面再報你掩埋的大恩指着梅樹說道這是我來生名字  
說畢倒身在地就咽了氣真說也可憐誰知他是個白色  
狐狸我心中不忍趕着叫跟去的老道就在梅樹根下深  
深開了個大坑將他埋上幸而無人瞧見免被人偷去剥  
皮不拘是誰也不知他這樣的下落王夫人驚歎道原來  
妙玉是個狐仙當年相處如何知道珍珠對寶釵道這樣

說起來那天後接上仙姐的話自然有因真是輪迴之道  
其理難明寶釵笑道橫豎將來總有應驗可見就是神仙  
亦難逃劫數何況咱們這些凡人法喜道天已快黑又難  
得諸位太太們約齊了到菴庵來逛隨使用點素齋罷汪  
太太們道且等正月間來燒香再擾你的素齋今日咱們  
都還有事不能多坐鄭太太笑道走罷再坐會子緣簿就  
要出現衆人一齊好笑法喜道阿彌陀佛庵裡那一件兒  
不是太太們施捨的還敢再寫緣簿師徒們喫的白白胖  
胖外人總氣不過咱們也全仗着各位太太的護法秋琴

笑道怨不得聽說有人要拿你門去煉油還不快些槩着  
衆人闐然大笑桂夫人道咱們別儘着開心回去瞧大姐  
姐不知可好些諸人都說甚是辭了那些姑子仍俱回到  
新塋和夫人已睡起一會總覺勞乏見他們回來問些閒  
話晚飯之後俱各早爲安歇次日諸人歇息一天內外賬  
房各項領取歸賬執事人等收拾陳設鋪墊燈彩一切應  
用器皿交代被褥銷算總賬整整忙了一日初八一早復  
山園坟上祭供飯諸事完畢寶釵探春附先發箱子及  
各樣板箱桶篋派家人們押着先進城去其餘交外賬房

一併收拾剩下花菓茶點各處按人分散早飯之後太太們都進城來先到介壽堂請安老太太將各人勞慰一番拉着寶釵探春十分獎讚荆朱兩姨娘也狠爲感謝趙奶子錢宋兩奶子抱着慧哥同探春的定哥兒同姑娘楊家的抱着夢金俱來請安道乏王夫人同各位太太彼此接抱一會夢玉們到承璜堂請安石夫人給寶釵探春道謝慰勞海珠們亦再三稱謝擺過晚飯各位至親太太同本家的奶奶姑娘俱各告辭家去王夫人們亦將息過數日不覺已是十二月半去封印不遠來辭老太太要回金陵

料理年事祝母同柏夫人們初意不肯放去因想着多年  
回家頭一個年下不能不去料理定了十八起身回金陵  
梅秋琴亦揀十八日娘兒夫妻回蘇州過年連日兩宅裡  
設席謝勞餞行採春寶釵交代算賬十分熱鬧今日將王  
夫人領着寶釵探春珍珠巧姑娘們回金陵梅秋琴回姑  
蘇度歲祝府守制閉靈之事暫且不叙再說柳緒自從揚  
州與黛玉分手之後又遇薛姨太太繼女結親一段事務  
母子夫妻一路上受盡風波艱險船中遇盜真是九死一  
生幸得包勇死力保全得還鄉里先趕着辦完葬事這纔

修理房屋買了百畝腴田外有包勇經營內有薛寶書主  
持家務柳主事是個清貧寒士身後多變了個溫飽人家  
真個是

溪水漸生朱舫活

野梅半落綠苔香

柳太太有此佳兒佳婦絲毫不用操心十分安樂常對着  
兒子媳婦道賈府恩情刻銘心骨我家世世子孫不可忘  
本逢祭祀必禱之先靈家廟這柳緒承歡膝下頗稱孝順  
與薛寶書伉儷情深相依形影終朝無事閉戶讀書潛心  
經史正值秋光清爽之時稟過母親帶着包勇亦常到名



山古剎漁舍樵林隨心遊玩這日帶着包勇逛到一個村庄見有好些人圍着說話柳緒同包勇站在後面聽人說道這位新太守不比前任的那位太守你只看他到任不久地方諸事肅清各樣整頓百姓們誰不敬服況且咱們村庄都臨着海口就是新太爺不吩咐咱們也得出力何況親加面諭必得要商量出一個善法總是包勇忍不住上前問道列位在此說些什麼內中有個年老的說道新任太守桂太爺到任後因聞海盜屢劫商船甚不安靜昨日親到臨海各庄當面吩咐庄中挑選精勇會水的後生

系本卷之... 二一  
十人一船幫着兵役巡河捕盜看庄之大小定船之多寡  
來往換班巡環不絕海面上自能安靜因桂太守吩咐咱  
們在這裡商議怎樣一個辦法包勇笑道這件事不是站  
着三言兩語就說得完的尋個地方坐着再從長計議衆  
人都說甚是柳緒也要同去聽他們議論衆人來到村外  
社公廟裡問和尚借些板椽讓有年紀的幾位鄉長坐下  
那些壯年後生站的站蹲的蹲各隨其便柳緒在窠大槐  
樹下籍花而坐聽那爲首的是個候選縣左老楊說道這  
件事必得知會合村有情愿不避艱險要去捕盜的後生

約個日子齊集至社公廟商量妥當擇日上船分頭去捕  
不知諸位意見何如有個錢老者說道也不用上船去我  
只要聽說那裡有盜賊趕着駕船追去還怕他跑到那裡  
去不成臺階上坐的老孫笑道等着咱們追去那強盜早  
沒有了影兒有個姓李的說道自然到海裡去等着的爲  
是衆人議論半日毫無主意那聽的人也都慢慢散去包  
勇甚覺好笑忍不住對他們說道我到有個主意必得如  
此辦法衆人道你說了我們聽聽是個什麼主意包勇道  
咱們這村裡有一千多烟戶其間有一大半都是財主人

家誰肯去街風冒險那肯去的人自然都是些無產無業窮苦之人況且那強盜幾次上岸打劫的都是富戶與窮人毫不相干他們喫了自家的飯給那些富戶人家去拿強盜情理上也說不過去如今既是新太爺吩咐臨海各村派人隨同兵役捕盜必得先同富戶們商量捐出銀兩議出一位至公無私村中素來敬信之人總司其事然後選擇願去的後生共是多少分作兩起雇定漁船衙門裡去具呈請領船上應用軍器自上船起每人每日是多少柴米小菜俱要寬為預備定以五日為期回來換下一班

去還有一切風雨寒暑衣履俱得備辦每月至期給他們工價以便養各人父母妻子必得如此辦理不但諸人踴躍亦且可以久遠咱們村庄裡免海盜之患我的主意如此不知諸位以爲何如那些老丈們都點頭讚道包大爺議論的狠是我們都想不到有這些爲難之處既是這樣說明日就得請合村富戶們公議趕着湊齊銀兩以便請人料理自然你們柳府上也是少不了的包舅道咱們大爺年輕諸樣都是太太作主況且柳府上並非富戶明日不便去議事老錢道不是這麼說你主人雖非富戶到底

是個紳衿咱們村裡除掉村南的張舉人小紅廟的蕭舉人陳翰林東頭兒徐通政同你們柳家這幾家書香世族外其餘都是有錢並不做官這樣公議豈可沒有一個鄉紳子弟們在坐就不出錢也得回來商議包勇問道大爺意下如何柳緒應道是咱們村中有益之事理應去聽諸位鄉長公議衆人大樂各去分頭邀請富戶柳緒帶着包勇離了社公廟繞着樹林由溪邊沿堤慢走看那農夫們收割晚稻包勇指道那橋邊一帶光景很像趙二爺造的萬緣橋一樣就是少個碑亭柳緒點頭歎道不知買太木

們安否相隔萬里信息難通還有鎮江祝大爺那天分手之後不知作何光景我提起他們只是要哭都不知是幾年上纔能見面說着止不住紛紛流淚信脚剛到橋邊見有四五個人騎着馬過了橋來柳緒拭着淚將身閃開讓過牲口慢慢踱上橋去聽見背後有人招呼柳緒們站住回望見那些人勒馬站住有一個像跟班的拉着馬走上橋來口裡問道這位可是柳大爺包勇答道是柳大爺咱們是那兒來的那人道新任太守的大爺說着趕忙下橋走到馬前回話原來那馬上是桂堂領着家人小子聽說

甚喜忙下牲口走上橋來柳緒也搶着迎下橋去桂堂雙手拉住叫道柳哥咱們雖未見面久欽風采剛纔到府拜見伯母暨尊嫂夫人送上賈祝兩家書信坐談良久知柳哥郊外閑遊弟不能久待正擬另日專誠奉訪剛纔馬上瞧見尊範同從人光景很像包勇是以問詢幾乎當面錯過柳緒道原來是桂公祖的少君有失迎候負罪之至但不知怎麼認得賈祝兩家有煩寄信桂堂道此間難以立談那邊是個廟宇咱們且去坐談一會柳緒應允領着衆人一同走到廟前見扁上寫着鍍佛寺柳緒們走進山門



老和尚領了徒弟們趕着出來迎接桂少爺進方丈獻茶  
桂堂將賈祝兩家之事大概說了一遍柳緒聽說璉二哥  
出家去了不勝悲感掩面飲泣幸而賈太太們業已回南  
又與夢玉朝夕相聚聽說珍珠姐姐失足落江不覺放聲  
大哭真是悲恨交集又感又歎說道若非公子光臨何以  
知其詳細桂堂道柳哥再休要這樣稱呼寶釵珍珠兩姐  
同夢玉哥再三諄囑叫我與柳哥訂為昆季以領教益咱  
們就在此神前一拜省了多少客氣柳緒見桂堂和藹可  
親情詞真切只得應允吩咐包勇點了香燭與桂堂拈香

拜爲昆季柳緒年長爲兄兩人親愛異常問些夢玉的近况桂堂因天色已暮趕忙辭別進城柳緒再三相訂彼此分手不言桂堂進城之事柳緒同着包勇急忙回到家中柳太太婆媳正在盼望見他回來報怨幾句隨將賈祝薛三家書信叫他細看柳緒先將與桂堂相遇到廟裡拜盟之事稟過母親婆媳們聽說十分歡喜也將剛絕桂公子來家相會叙談之事說了一遍柳緒忙將寶釵珍珠之信念了一番又將薛家岳母同夢玉之信開看真是情理于紙夢玉信尾上還有一詩因高聲念道

送君何限意

一別竟無詞

但去不復問

我心君自知

柳緒念完不勝悲感柳太太道剛纔桂公子來定要請見一會兒又我你不着只得同媳婦見他誰知也同夢玉一樣十分親熱並無一點賈公子的習氣我聽說璉二哥出家珍姐姐掉下江去由不得同媳婦哭起來他也出了好些眼淚賈太太們回南之後他們在金陵同你丈母們住了幾天纔起身來的這書子物件都是這三處寄來的令人見物思人更深寄念他說了半天桂太守的夫人小姐

都要到咱們家裡拜會既是璉二哥的親家同咱們也是親眷一樣薛書道又是夢玉的丈人自然玉兄弟一定再三囑託照應咱們明日就去回拜給桂太守請安纔是個道理柳緒道論理明日進城纔是道理偏生村裡又有公議必須要到柳太太問是什麼公議柳緒將剛纔衆人所議之事說了一遍寶書道既是鄉長們相訂不去到使不得只好後日一早進城柳太太道我們既知道珍姑娘落江身故想他待咱們那番情義令人可憐要報也是不能我打諒在錢佛寺給他做三天道場盡點窮心柳緒夫

妻忙應道太太說的甚是母子們商量已定次日早飯後  
柳絳仍帶着包勇到社公廟來村裡的父老富戶鄉長們  
俱早已到齊商量已定各量田地多寡家富厚薄捐銀多  
少諸人就在公議簿上寫明數目共湊了三千七百幾十  
兩就少那總辦之人尙未議定你推我讓都不肯經手有  
那願意的衆人又不託心議論雖多總難其選內中有位  
年高有德合村最爲敬服的孔老人家名叫孔紹洙是個  
講禮君子他見彼此推讓不了因說諸位旣不肯耽此重  
任我到有個主意不知可還使得衆人齊聲答道孔老丈

吩咐自然不錯再無不妥之理孔紹洙道這個重任不但  
光收銀兩叫衆人託信得過還要是個在行人生發經營  
用銀得當一切雇募人工製辦物件應用應省咱們全然  
摸不着頭腦村中既捐出這項銀兩也必須一勞而逸從  
此安寧這纔是個道理若是託人不安當將銀花費村中  
毫無益處白費了新太守爲民的苦心衆親友捐資的高  
誼所以這總辦之人也不是可以推遞出來的咱們這柳  
相公的祖老太爺就是我的好友後來有他父親從小兒  
就不多言多語只知道攻苦念書閒暇無事就到我家談

談世務我瞧着他做秀才舉孝廉成進士做官如今又見了他的兒子又是這樣翩翩英俊令人可愛他家是個世代讀書君子自從他們回家這幾個月我瞧着舉止動作全是祖父家風我心中也很歡喜他家的這個包管家也是個忠心義胆的人我見他給主人料理葬事修造房屋經營產業出力出心孫毫不苟還兼着一身本領勇力過人真是個草野丈夫我聽說昨日是他的議論頗有規則可見他胸中自有經濟我的意見竟將這總理重任託包管家去辦最爲妥當因他是柳宅管家不便出名議單上

寫明交與柳家主僕似乎狠可使得不知諸位以爲何如  
柳緒不等衆人開口趕忙說道柳緒年輕包勇又是下人  
如何能毅料理這些事務斷不敢當此重任求老丈另託  
人辦包勇說道我是下人何敢經理求諸位大爺們再從  
長商議衆人一齊說道不用多說孔老丈議論狠是咱們  
竟立了議單各書花押所有捐項各人送到柳宅諸人應  
允也不管柳家主僕依與不依竟是孔紹洙出名立議拉  
着柳緒主僕各書了花押柳緒道旣蒙見委自當令小僕  
竭心盡力但諸事紛繁倘有不週之處還求諸長翁指教



衆人又謙了一會時已下午就在那桂花樹下擺設立議  
公席彼此暢飲直到月上花梢而散柳緒到家帶着包勇  
將孔老夫同各鄉長立議託辦之事稟了母親柳太太道  
既是鄉隣公議自難推託但你年幼無才不過居其名色  
其重任全在包勇很可放心自能料理妥當一切應辦之  
事你不可混出主意柳緒唯唯答應包勇道太太雖是這  
樣吩咐但小的總要同大爺商量總能辦事若光是包勇  
一人到要掣肘太太只管放心不叫大爺落人褒貶柳太  
太太點頭道諸事仗你斷不可靠住大爺包勇答應出去歇

系本在卷之三  
息一宵晚景不提次日早飯之後柳緒辭過母親帶小子  
得祿進城去謁見太守主僕兩個騎着牲口款款慢行正  
是晚稻登場雁聲天際那些庄禾男女都帶着豐收景象像  
不多會進了城門只見巷舞備駭士民樂業來到太守轅  
門下了牲口就命得祿看着鞍馬自家走到號房裡通了  
各姓叙其來歷遞上名帖號禮那位號房先生一面接看  
包兒說道原來是柳老先生的相公失敬了前日府裡的  
少爺要到尊府去拜望要看鄉紳名單因敝同事們不知  
府上住處就不寫住居何處一會裡面查問出來他們對

答不出太爺動氣說道有錢貢監職員開滿一單將一位有名的鄉紳連住處都不知道弄個什麼號房將值日的兩個做同事每人打了三十板聽說還要革役今日尊駕來的正好若是見着太爺可以說個情兒免他們革役真是莫大的德行咱們上這號缺實在不是容易的柳緒道若是別事斷不敢預聞既爲今問住處受屈弟到可以方求這個情分那人大喜連忙招呼道奚老天你們快來裡間屋內走出兩人問道什麼這值日號房指着柳緒將剛纔彼此的話說了一遍那奚魏兩先生歡喜之至忙邀柳

緒到屋裡坐下到茶致謝說道若能保全還要格外酬謝  
柳緒問那值日先生尊姓那人答道姓佟柳緒道煩佟先  
生將名帖投進去罷老佟應道就去怎麼相公不跟個尊  
官柳緒道有個小子得祿在轅門看着牲口那先生笑道  
原來相公尙不知道桂太爺下車以來政治肅清十分風  
勵真是宵小潛踪可以夜不閉戶路上掉了東西無人肯  
拾何況兩個大牲口拴在那裡就餓死了也沒人去動的  
儘可放心我着人去叫尊官來也好跟着進去柳緒拱手  
稱謝老佟叫人去不多會領着得祿進來伺候相公拿着

名帖一直來到宅門見堂官杜大爺回明來歷杜麻子道  
這是要見的快請進來接了帖兒往裡去回剛到二堂上  
裡邊轉出一人老杜瞧見大喜不知那人是誰且聽下回  
分解

新オノ

紅樓復夢卷七十

桂太守欵賓念舊

柳公子遇虎成親

話說杜麻子來到二堂剛往裡走迎面見桂堂出來老杜道前日去拜的那位柳相公特來回拜桂堂聽說問在那裡快請進來老杜道他要拜見老爺這是他的名帖桂堂看帖上寫著治年姪柳緒桂堂道你上去回老爺我見過柳大爺一會兒同他去見老杜點頭進去桂堂來到宅門見號房領着柳緒主僕剛走進來桂堂上前接住說道正在這裡渴想知柳哥今日必來柳緒道潔誠來謁令尊年

伯公祖大人桂堂同至花廳坐談一會知道父親公事辦完領柳緒來至上房桂恕同金夫人因賈親家再三面托又是夢玉繼母之子前日與桂堂拜爲昆季因此並不吝氣竟以子姪禮相待柳緒走進上屋見桂恕夫妻趕忙跪拜金夫人見他溫文風雅氣概冲融與桂堂不差上下真是一對翩翩公子心中大喜親手扶他起來對老爺說道怨不得賈大姐姐們同夢玉念念不忘再三託託今日見這品兒真令人可想與咱們堂兒很像弟兄桂恕道我與他父親是大考同年長安舊友今日見此佳兒聽說共窓



苦志能讀父書筆下也狠去得又頗孝順將來定是玉堂  
貫客令人歡喜金夫人道咱們坐下慢慢再談姑娘們送  
茶之後桂怨吩咐就在上房擺設晚飯老夫妻兩位領柳  
緒桂堂坐下慢慢飲酒桂怨將這裡風俗人情農桑工賈  
士民利弊以及婚喪禮節之事賢良方正之人一件一宗  
無不悉心細問柳緒條條應對諸務周詳桂怨十分歡喜  
因而歎道膏粱子弟都不過是朝餐夕寢衣架滿囊一切  
世務全然不知柳郎可爲讀書特達之上堂兒雖知上進  
而干世事人情未能通曉金夫人道將來同柳哥常在一

堆講詩論文自然通達世務桂恕點頭道我正有此意且  
消停幾天你帶着蟾珠到柳太太家裡拜望當面對柳太  
太說明將堂兒附在他家同柳郎作伴讀書叫他兩個都  
拜在書院掌教高老師門下看文章柳郎的修金不用柳  
太太費心我因孩子們在衙門裡念書胸襟不能開展徒  
學了些做公子的習氣最爲可恨今難得柳郎這樣好友  
又住在村庄離城甚遠避掉城中市井之氣最爲妥當金  
夫人甚喜說老爺見的甚是一半天我去見柳太太將堂  
兒交給與他再無不肯之理老夫妻們飲酒說話不覺天

色將晚柳緒起身告辭桂恕道也罷出城尚遠不便再留  
無事可以常來走走柳緒答應說道前日號房裡因緒家  
被責面求伯父公祖免他革役桂恕含笑點頭命桂堂送  
緒哥出去金夫人再三囑其常來回家先爲致意柳緒答  
應同桂堂走出外廳跟班的去叫得祿將牲口拉到大堂  
簷下那些值堂的頭役跼立兩旁伺候大爺送客柳緒辭  
別桂堂就在簷前上馬走出頭門見佟先生們都跼在號  
房門口柳緒下馬笑道諸位放心剛纔求過太爺已准了  
這個情面只是以後總要諸事留心奚先生們大喜說道

真是感謝不盡等下班的日子專誠到府拜謝還要盡點  
微意佟先生天已不早現今深秋天氣說黑就黑出城到  
尊府尚有十五里這幾天各處老虎甚不安靜尊駕出了  
城門加鞭快走要緊柳緒聽說卽忙辭了他們上馬走出  
轅門外面得祿上騎牲口主僕兩個催着要快無如街市  
上正是晚集買賣交易挨擠不開只得忍着性兒慢慢出  
了城門關廂裡有那些左近村庄的男女們紛紛擾擾都  
奔着家去柳緒見紅日業已啣山照着楓樹林中霞光遍  
野心中十分開暢隨着牲口沿堤慢走得祿狠爲着急說

道大爺別景緻咱們沿着山脚還有十四五里道兒這一  
向近山各村都防虎患真個不是頑的快些走罷柳緒見  
烟雲四起看看將黑緊催牲口漸次來到山脚見有十來  
個獵戶拿着鎗弩火器望樹林中繞了進去主僕兩個正  
在依林繞山而走迎面一陣西風吹開落葉竟似一陣亂  
蝶撲人逐馬得祿有些胆怯用鞭梢指道大爺瞧那樹跟  
下蹲着個黃的是個什麼柳緒嚇了一跳回頭問在那裡  
定睛細看說道像是落的黃葉心中也覺害怕使勁加上  
兩鞭放開牲口一直跑過山脚出了溪口沿堤慢走得祿

後而笑道剛纒繞着山走將個心跳上了腦袋渾身只是出汗這會兒跑過山脚有三里多路任什麼也不怕牲口跑的發喘咱們到溪河去飲點水再走橫豎到家不上四里來路柳緒道剛纒我也有些害怕跑離了山脚纒放心多時不騎牲口狠覺顛的荒我也要下來歇歇一面說着主僕都下了牲口拉着走了有一箭來路聽着溪水淙淙柳緒將馬交給得祿拉去飲水得祿拉着兩個馬走到溪邊那牲口再也不肯下去在堤上只是撒溺得祿道不好這兩個馬跑破了尿泡儘着溺個不止柳緒道我去拔幾

以菱草給他喫歇會子只怕就好說着走下堤去得祿駢  
有主人大叫道噯呀剛要接問只見一隻大黑虎橫咬差  
柳緒縱身跳過溪去隨着一陣大風飛砂拔木那兩個姓  
口一分大驚往前直奔得祿拉他不住一跤栽倒口裡不  
除身不縮軟含着眼淚往前帶爬帶走奔回家去這且慢  
表且說柳緒被虎咬住自問必死半邊身在虎口痛不可  
忍那隻大虎啣人跳過一座山頭來到懸崖邊一窠大樹  
根下將人放下那虎撲地跳去有一丈來遠在草地上打  
滾柳緒想道他此番跳過來定然來喫斷無生理想道我

何不爬上樹來倘能逃得性命亦未可定急忙跣起不顧  
疼痛往上使勁就爬那樹身上繞着老藤到像是登梯一  
樣上去有一丈多高正在氣喘心跳誰知那密葉裡面伸  
出一隻手來一把拉住柳緒說道我在此間等着救你只  
管放心柳緒出其不意又嚇了一個半死那人使勁一挺  
將柳緒拉了上去給他騎在一個大小杈裡叫他抱樹坐  
穩那人隨即盤樹下來剛到樹根尙未跣穩那隻大虎業  
已轉身跳來迎面一撲那人扭身一躲順手在腰間拔出一  
個大銅錘搶離樹根那虎將前爪在地一伏急縱過來



將那條剛尾就人一剪谷振山鳴葉落如雨那人閃開一步趕着搶進身去照着鼻梁一錘打去那虎負痛大吼往上一植那人將身一折望着虎腰上使勁又一錘跟着在腰跨上用盡氣力踢了一脚不等那虎再跳趕着又是一錘那虎過于受傷動彈不得那人反身跼住按着虎頸接連幾下只見那條虎尾免強一豎接着吼了一聲嗚呼西去了那人還怕他死的不狠舒服又在週身上下給他大錘一頓此是九月半後涼月滿山石縫裡的寒蛩順着西風悲鳴不已那人坐在虎背上喘息了一會依舊將銅錘

插 在腰裡走到樹邊叫道你下來罷却說柳緒自從坐在  
樹上看那人同老虎鬪只覺着汗流夾背胆戰心驚狠  
不得幫着那人一下子將虎打死昏昏沉沉看了半日直  
到此刻心總放下聽見那人叫他急于要下樹來誰知身  
子被虎咬傷一路拖來週身擦壞兼着剛纔爬樹使兩  
猛十指皆破無處不疼這會兒到動彈不得凡掙着免弱  
下來十分喫力那人扶住踏在樹根旁柳緒道不知尊兄  
名姓何以在此救我性命尊府住在那裡明日舉家到好  
拜謝那人道我姓馮名曰馮富就在這山後陶家庄

代都靠打獵爲生我父親是個拳棒教師將生平最得的幾門手脚不傳徒弟只教會了我們兄妹兩人如今父母都不在了只剩我同妹子兩個昨晚上我父親託林

明日有個孝子要被虎傷應該你救他性命他就是你妹夫不可錯過叫我喫過晚飯在這樹上老等我想父親生平從不說謊想是真的叫妹子收拾晚飯喫過到這坐了好一會誰知真個老虎拖了你來但不知你姓什麼住在那裡如今是我的妹夫同我回去成親柳緒道小姓柳住在孝義村家有老母室中已經娶婦蒙兄救命之

恩定當重報令妹之事斷不敢從命馮富聽說勃然大  
說道你這人好沒良心又不講理剛纔老虎咬了你來  
爲什麼不對他說不敢從命這會兒有了命你又曾不  
從命真是野事柳緒道馮兄息怒並非小弟不敢尊命  
老母在堂還有糟糠之妻小弟不敢作主此事只好慢  
相商馮富道老太太那裡自然要去通知若說你有姓  
的做妻難道就不可以再娶我們姓馮的做老婆嗎  
甚覺好笑說道明日同家母到尊府商議馮富道這會  
已將半夜目今各處都有虎患咱們回家去罷柳緒應

馮富過去將老虎背上叫柳緒跟着走過後山下  
就是陶家庄馮富走到自家門首叫妹子開門裡邊  
黑影裡將門開掉馮富道快些點燈還有人同了回  
姑娘答道屋裡有燈馮富領着柳緒走進屋裡將老  
虎在地下讓柳緒坐在炕上柳緒見牆上掛着幾張  
虎邊板壁上都是一溜兒弓箭軍器猛抬頭見那燈  
背人角上掛着一個人頭披散着頭髮燈下見馮富  
生得鱗環眼高顴大鼻坐在一條凳上威風凜凜柳  
緒心中驚想道看他相貌聽他剛纔說話是個爽烈  
漢子如其不

竟有性命之憂脫離一虎又遇一虎白死在這裡也無  
知覺柳緒正在思想爲難馮富叫道二姑娘你關上門  
到屋裡來站在院子裡幹什麼那姑娘答應走進房門  
緒趕忙施禮見這姑娘生得杏眼桃腮十分美艷與他  
兄大人迥平各別同柳緒見過禮就坐在馮富凳上馮  
指道這就是父親夢中所說的妹夫我對你說明緣去  
他回來這老虎就是媒人你們也不用客氣兩個人磕  
頭就筭了說着站起身來左手拉着妹子右手過來拉  
柳緒說你兩人磕頭罷柳緒被他抓住臂痛如折疼不

忍趕忙雙膝跪下馮姑娘亦跪下雙雙對拜馮富心中  
樂不覺呵呵大笑說道好快活完了我一件心事看他去  
妻拜完起來對妹子道我打完老虎肚子餓了半日家  
有的野味溫上酒咱們喫杯喜酒兒馮姑娘收拾酒菜  
在炕桌上移過燈來兄妹夫妻三人飲酒只有柳緒週身  
疼痛呻吟不已馮姑娘知道身被虎傷說咱們家虎傷  
藥爲什麼不敷上些馮富道這是你的事我全不知道  
馮姑娘連忙取藥用水調好叫柳緒解開衣服將被傷處  
都替他敷上又用金瘡藥上了擦傷之處柳緒見他如此

光景由不得動了一段情腸與他十分親愛兩個人相偎相倚到像是久別初歸的那番親熱馮富只管大飲大嚼隨他夫妻們說笑言語全然不知柳緒業已止痛三人暢飲比剛纔大不相同彼此毫無拘忌馮富飲酒得意將生平本領高談闊論正說的高興忽然想起一事說道你們喫會子酒叫妹夫安歇我到他家去通個信兒別叫老太太哭的傷心明天同着他家的人來接你們家去柳緒迎聲應道大哥說的狠是就請去罷馮富又喝了三大碗酒站起身來將腰間銅錘拽了一拽柳緒對他說明門前方



向牌扁外面管事的相貌名姓馮富點頭揚長而去馮姑  
娘跟着出去開上街門走進房來見柳緒坐在炕上將臉  
握任問道你爲什麼柳緒放下手來指道那是誰的腦袋  
怎麼掛在屋裡我很害怕馮姑娘笑道那是個乾的人熊  
腦袋看着很像個人頭柳緒笑道剛纔叫我狠嚇了一跳  
這個老虎就該丟在院子裡還怕誰來偷去不成我瞅着  
他總有些胆怯馮姑娘道這容易等我拿他出去說着  
到那邊左手抓着虎尾右手拿着一個前爪將虎提了出  
去柳緒大驚問道這虎有多重你怎麼拿得動他馮姑

系在石上  
笑道這虎不過二百來斤還不算很大的老虎柳緒  
說道我從此怕聽老虎二字就見個畫的也要心驚馮姑  
娘笑道有我在怕什麼老虎說着話將殘酒撒過收拾三  
結夫妻一個鋪炕安寢說不盡這一宵海誓山盟苦  
愛這且慢表且說得祿帶爬帶走有一箭多路動彈不  
臥在草堆睡了一會只覺着寒露滿身清光遍野咕起  
來一步一顛望着村裡回去報信走下有二里多路望見  
村口見那兩匹馬在路旁喫草得祿過去拉他那馬一  
又忽然渾跑得祿一面吶喝趕着追趕又鬧了好一會

將兩個牲口拉着走進村來到了門口使勁打了半日裡  
面包勇闖出門來見是得祿忙問道怎麼這會回來大爺  
呢得祿哭道大爺被老虎拖去了包勇叫聲啞呀一個頭  
暈栽在地下得祿叫喊一會包勇哭道疼死我了隨將牲  
口拴在院裡將門關上領着得祿進去急打上房院門薛  
寶書聽見叫老媽兒開門想是大爺回來老媽兒摸梭一  
會出來開了院門包勇們往裡飛跑口裡叫道大奶奶快  
去回太太說大爺被老虎拖去了寶書聽見身子一軟不  
覺死了過去柳太太在床上聽見忙問道大爺怎麼包勇

大聲答道被虎拖去了柳太太叫聲啞呀也就暈了過去  
此時內外了頭老媽僱工小子都駭的起來無不放聲大  
哭柳太太婆媳房裡都跼的是人不住日的喊叫好大  
會雨邊甦了過來都只要尋死了頭老媽拌命拉住婆媳  
兩個哭喊不出睜着兩眼就像瘋魔一樣不顧性命包勇  
們往來兩邊房門口勸了太太又勸奶奶一個個無不  
哀歎息正在難解難勸之時有個僱工來找包大爺  
門外有人打的很急包勇聽說飛跑出來同着僱工開了  
大門只見一個大漢子走了進來問道那一個叫做包勇

包勇嚇了一跳應道是我，你是誰找我幹什麼？那人笑道：「你家大爺叫我來通個信兒，說老虎沒有喫他，現在我家成親呢。」包勇忙問道：「真個嗎？」那人道：「若不真，我怎麼知道呢？」包勇不等問個明白，飛跑趕到上房，大聲叫道：「大爺在！」叫人回來通信。太太奶奶快些別哭，柳太太那裡肯信。說道：「你叫那人來，我當面問他。」一面叫大奶奶也來同問。包勇去不一會，領着那人進來，站在上房門口。柳太太問道：「這大爺尊姓是誰？」叫你來的那人答道：「我叫馮富，只有兄妹兩個，住在陶家庄。昨天晚上我父親託夢說：明日有個

後生要遭虎難必須你去救他回來他就是你妹子佩金的妹夫夢中指明了方向我今日晌午錯些就在那裡等着直到太陽下去多時果然一隻大虎將你家大爺拖來我將他藏在樹上轉身打死了老虎領他回去同我妹子成親他說沒有稟過老太太還有姓康的奶奶是不肯應允叫我動了大氣他總依我因想着太太們一定着急故此趕着來通個信兒我在這裡過夜明日同人去接他夫妻回來柳太太道原來是我兒子的救命恩人我婆媳先磕頭拜謝說着都跪了下去急的馮富趕着回拜說道打

死個把老虎有什麼要緊彼此拜完之後柳太太婆媳感激不盡連包勇及一切男女無不喜歡感讚柳太太問起陶家庄離此間有多少遠近馮富道有十三里來路咱們走着不值什麼柳太太對包勇道馮大爺是咱們的恩人如今又是至戚此刻特來通信走了多少路過于辛苦就  
在外間屋裡喫杯酒明日大爺回來專誠再請包勇答應  
赶忙擺設酒菜讓馮富坐下柳太太同媳婦出來親自敬  
酒實書道我無兄妹明日妹子過來我同他如手足一樣  
馮哥如不嫌棄咱們也拜爲兄妹馮富大喜就在堂前對

天結拜又同拜過太太馮富道明日我家二姑娘過來總  
要大妹子你照顧他些寶書道大哥只管放心從此如妹  
總不分彼此馮富大樂也不用他們遜讓一面飲酒又將  
夢中囑付之言說起手舞足蹈細說一遍腰間拔下銅錘  
說道這樣兵器是我父親的遺物在我手內不知打過多  
少驚人的猛獸今日是他救了妹夫柳太太同衆人見那  
銅錘金光閃閃不勝讚歎正在談的高興只聽得雞聲四  
起壺漏將殘柳太太見馮富頗有倦意吩咐包勇陪出外  
廂安寢裡回安媳們又感歎一番各去休息次日早間薛



寶書收拾衣襟首飾吩咐包勇辦理彩轎內外備下兩席  
柳太太吩咐將村裡三四位高年親戚請來說明緣故又  
叫包勇給馮大爺換了衣帽鞋襪此時滿村中都知道柳  
緒遇虎陶家庄馮家招親今日接新人回家那些同柳家  
來往的親友們都趕着出分子送賀禮男女都來要看新  
人薛寶書婆媳商量只好趕辦酒飯另日備席再請柳太  
太太道只好如此辦法不然一會兒那裡備得及這些酒席  
早飯之後內外親眷都已到齊包勇同馮富帶着兩個小  
子騎上牲口跟着鼓樂彩轎望陶家庄來且說柳緒同馮

系本不...  
佩金一宵恩愛直睡到日上三竿起來梳洗真是兩個人  
恨不得擠成一個纔好喫完早飯已是晌午時候兩人正  
在談心遠遠聽見鼓樂之聲佩金道咱們間壁尹家今日  
娶媳婦等花轎過來出去瞧個熱鬧柳緒點頭聽那鼓樂  
之聲業已相近拉着佩金同去開了街門只見老少男女  
都在門前看花轎對門的靳家婆媳亦站在門前見馮佩  
金同個後生並肩而立看那光景十分親熱因止不住問  
道二姑娘這位是誰咱們總沒有見過佩金出其不意被  
人問住隨口應道是他靳大嫂子道咱們正問的他是誰

佩金滿面通紅應道是他他你還沒有聽見新家正要再問只見鼓樂走到馮家門口站着不動柳緒回過頭去見包勇們騎馬跟着花轎忙對佩金道咱們家的花轎只怕是接你的佩金聽說赶忙跑了進去花轎到門派來的了頭老媽兒先下小轎拿着包袱跟了馮富包勇走進門來馮富叫道二姑娘你婆婆叫了花轎接你快些收拾就去了頭老媽進屋見禮忙給佩金裝扮包勇得祿見大爺滿面皆傷衣服破損主僕們悲喜交集忙將帶來衣帽請大爺換上這會兒左右街坊總知道馮二姑娘今日出嫁

剛纔同跼的就是姑爺不一會新人上轎馮富請問壁孟大媽過來照看屋子又叫了兩個壯漢招着老虎同柳緒們騎上牲口跟着花轎往孝義村而去所過的村庄鎮市人人都看熱鬧走了多會已到柳家此時門口跼滿是人柳緒先下牲口跑將進去無暇同諸親說話一直走到上房柳太太正陪親眷坐着柳緒走至面前跪下抱腿大哭婆媳兩個說不出那傷心的道理也哭了個要死衆人極力勸住柳緒嗚嗚咽咽的哭道幾乎母子不能見面真是死裡逃生柳太太將他拉起哭道你是兩世爲人馮哥的

恩義令人難忘報答不盡柳緒站在面前婆媳兩個見他臉上許多傷損更是傷心不了外面新人早已出轎鼓樂吹過幾次衆人請婆婆出去見禮柳太太帶着柳緒夫妻還有那些親眷太太們一同來到正廳看那新人與寶書不差上下心中大喜衆人請太太坐了受兒子新婦行禮夫妻二個一同拜過又見了衆親友柳太太請過馮富來帶着兒子媳婦拜謝馮婦笑道你這位老太太好多禮我只會拿野獸打老虎身子到還活泛若叫我磕頭行禮週身發木到像害病似的男親女眷聽他說話一齊好笑諸

事完畢柳太太邀了諸親眷領着新媳婦剛要進去馮富  
叫道且慢走瞧瞧這個說着飛跑出去將那老虎夾了進  
來丟在中廳地下男女親眷都遠遠站着不敢相近柳太  
太見那死虎尙然威不可犯想昨日緒兒被他咬住那光  
景真是可憐可恨想到這裡由不得兩淚交流遠遠指着  
老虎大罵一頓寶書也恨極了他走將過去彎下柳腰拿  
着那雪白粉嫩的拳頭在老虎身上連打幾下馮富止不  
住呵呵大笑說道大妹妹好胆子公然會打死老虎一句  
話剛纔說完引的一廳內外鬨然大笑寶書亦覺好笑走

了開去馮富叫道：「瞧，羊上別叫老虎毛扎破了，是不當頭的。」佩金忍不住對着哥子笑道：「就說的人家一點本事，沒有只讓你會打老虎。」說畢，走將過去，提着老虎四爪，使勁的往院子裡一搵，只聽見拍拉一响，將踏着瞧虎的人壓倒了六個。衆人又笑又驚，深服他兄妹的本領。柳太太帶着媳婦將諸親邀至上屋安設酒飯。馮佩金與薛寶書一見如故，十分親熱。同他哥子一樣舉止，爽快毫無一點做新媳婦的光景。跟着婆婆姐姐陪客，照應頗爲麻力。柳太太們心中不勝歡喜。晚上客散之後，先服侍婆婆安寢。

又跟着寶書料理收拾完畢夫妻兩個到對面西屋裡新房安歇次早起來收拾到上房請安包勇進來回說馮大爺定要家去歛留不住柳太太對佩金道我想你兄妹兩個相依度日如今你來我家只剩他一人每日飲食起居無人料理狠不是事咱們畫房後面是個大廠院子裡面有幾間房屋並無人住請你大哥到那裡到狠爽快咱們養活他一輩子也是該的你兄妹們又不離開彼此都有照應你去說明我着人給他搬家佩金歡喜之至同柳籍們趕忙出去來見馮富只聽見他在屋裡嚷着定要家去



佩金們進去不知怎麼說法且聽下回分解

續藏卷七十一


紅樓復夢卷七十一

薛寶書一彈服馮富

桂廉夫折獄斬黃牛

話說包勇正在屋裡欸留不住見大爺同兩位奶奶進來  
赶忙站開佩金道哥哥剛纔我婆婆媽吩咐你搬到咱  
們這裡來書房後身有幾間屋子讓給你住院子寬大隨  
你使拳弄棒也狠爽快柳緒道咱們哥兒姐妹都在一處  
彼此有個照應我要跟你學點武藝包勇又與你合式還  
有些事兒要我代我去辦你回去幹什麼寶書道你一個  
人孤孤恹恹的回家去誰給你燒茶煮飯合你說個話兒

說你別三心二意的依着親家媽說快些去搬來馮富被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說的很有理想了一想說道使得我  
依着你們就去搬來折轉身往外就走柳緒命包勇派人  
同去搬家夫妻們進去回過太太各人料理明日請客的  
內外酒席向親戚家借鋪墊桌椅碗盞燈彩幾個人忙了  
一日聽說馮富搬來柳太太命寶書去看着給他收拾房  
屋馮富笑道你們叫了那些人去幹什麼誰有工夫去收  
拾東西我只將祖傳的幾件兵器同這床被窩搬來還有  
幾腿燠獐蹄鹿請親家老太太餘下一切東西都分散左

石街坊叫他們各人去捨省了許多累墜寶書笑道你也  
過于爽快二姑娘的東西該給他帶些回來馮富道誰  
煩拿來都給孟大媽們捨去了只有二姑娘的這對雙  
帶這枝槍大妹妹給帶了進去寶書指道彈弓又是誰的  
馮富道那是我父親使的鈇彈弓我兄妹未曾學這武藝  
是件無用之物寶書笑道既是閒着我到有用處取在手  
內開了一開到還合手心中甚爲歡喜聽見有群大鴈遠  
遠飛來彎身拾起個小圓石子對馮富道瞧我打那第三  
隻大鴈說畢扯滿彈弓後手一撒馮富見那第三隻大鴈

滴溜溜掉了下來心中大喜說道原來大妹妹有這手段還怕什麼寶書笑道這不過是個頑意算不了正經本事等着你明日再教我幾路槍法馮富道交給我只要你肯學寶書命了頭拿着兩件兵器來到上房回過太太將雙刀長槍送到西屋自家得了彈弓心中歡喜之至次日飯後男女親友陸續到齊裡外張羅熱鬧正要坐席有人飛報本府桂太守的夫人親來拜會衆親反聽見赶忙迴避裡面那些怕見人的鄉下奶奶們亦趕着躲藏的影兒不見一個柳太太領着兩個媳婦在中廳等着迎接先着柳

緒往大門外遠接只聽着鳴鑼喝道之聲見柳緒扶轎進  
來後面是蟾珠的一乘大轎一齊抬到中廳歇下轎夫們  
都退了出去跟班家人各將輪簾卸下兩邊姑娘嫂子們  
伺候太太小姐下轎柳緒請安說道母親在此迎接柳太  
太婆媳連忙上前金夫人母女彼此執手相見說幾句初  
見客話柳太太讓進上屋賓主行禮蟾珠拜見已畢寶書  
佩金過來拜見金夫人問道那位是我薛二姐姐的三姑  
娘寶書應道姪女就是寶書指着佩金道這是前日新娶  
的馮氏佩金金夫人問道是誰新娶的柳太太笑道請夫

人坐下再說這緣故蟾珠姐姐拜見完畢挨次讓坐了頭  
老媽端上茶來寶書佩金接着親自遞茶飲畢之後金夫  
人說道同在京中未曾拜見賈太姐姐甚稱太太母儀盛  
德實閨門中師範真是天佑善人得此佳兒佳婦賈府上  
無人不深爲惦記我起身時賈天姐姐薛二姐姐們再三  
諄囑叫我與太太府上常相往來璉親家姊妹與寶姑奶  
奶真是託了又託還有那夢玉女壻更是念切之至他說  
叫我常見柳家就如見他一樣我因老爺到任未久料理  
署中一切事務是以拜遲將來可以不時來往柳太太亦



提起賈府恩德並薛姑太太途中之事絮絮不休聽說璉二哥出家珍姑娘去世婆媳兩個不勝傷感蟾珠亦止不住紛紛落淚兩位太太彼此訴說了一會金夫人又問起這位是誰新娶的媳婦怨不待今日如此熱鬧是有喜事我狠短理柳太太將前日柳藉出城被虎馮哥相救招親今日請客之事詳說一遍金夫人大驚說道駭死我了原來緒哥兒幾遭大難怨不得剛纔見他臉上班兒點兒的好些傷處真是神佛保佑得全性命叫佩金過來拉着手兒說道前日是咱們多留他耽擱出城狠晚幾乎送他性

命幸虧令兄相救不然叫咱們置身無地真是令人感激  
如不棄我你同寶書姐姐咱們認個母女罷柳太太甚喜忙  
叫寶書佩金擺椅磕頭金夫人受禮兩位太太拜親家蟾  
珠們認姐妹叫柳緒進來拜岳母與蟾珠行禮那些親眷  
家奶奶姑娘躲躲藏藏東張西望金夫人等着拜完之後  
說道你請來的太太們都是道喜的客人快請出來咱們  
一堆兒坐坐這會兒我也算是主人柳太太聽說叫老媽  
們去請諸位出來相見那些二奶奶姑娘們你推我讓鬧了  
半日好容易這個剛走出來那個又抽身縮了進去寶書

們心中發煩再三央及衆人無奈挨挨擠擠都到上屋三  
個一攢五個一堆各人手中拿着一柄白紙扇遮着臉金  
夫人從未見過這樣範甚覺好笑站了一會並無人過來  
見禮彼此點頭而已只得讓坐柳太太吩咐內外收拾擺  
席佩金姐妹忙去料理丫頭老媽端桌子擺椅子抬板凳  
七手八脚乒乒乓乓東碰西响鑿珠坐在一邊瞧着十分  
好笑金夫人對面坐着一位太太約有五十來年紀插着  
一頭金花首飾身上穿着豆綠翠藍兩件綢綾綿襖外面  
罩着一件大紅綾子單衫繫着綠緞碎花裙子藍緞花鞋

白木外高底指上帶兩個銀指甲手上兩隻銀响鐲胸前排着一串銀三事滿面得意樣兒金夫人問道這位太太尊姓那胖女人答道我姓黃就住在東沿兒不拘到那裏提起孝義村黃牛家誰也知道狠有個名兒不瞞太太說我家有六十來條牛三十幾條驢就是西沿兒的耿家鮑家謝家他們都不過二三十條牛一家那裏比得上我家的牛多只有我大姑娘婆婆家住南頭兒有名的黑牛金家現今有七八十條牛我二姑娘嫁在高家新莊離咱們這村子有十里道兒也是狠有名的叫做牛張我二姑

爺今年春間花費了好這銀子進了武學城裏那些衙門誰不認得他學裏兩位老師認他做乾兒子那孩子也本來好遇着村裏湯猪的日子他定要稱兩斤肉去請乾爺乾媽前這八月間奈過了兩位老師公分請咱們進城賞桂花逛了一日那天四衙的趙太太也來赴席瞧見咱們真好親熱趕着一口一聲的叫我大姐姐又給孩子們東西荷包定要扯着到衙門裏去住兩天那趙老爺做人狠好也跟着他太太叫我姐姐咱們這會兒當親眷來往差不多有一點半點事兒都是咱們給他去說個話不瞞太

太說不拘到那裏誰也不敢欺負咱們金夫人只是點頭  
答應無話可說柳太太過來讓金夫人坐席金夫人先儘  
客坐柳太太道你今日是新親家上門理應專席金夫人  
那裏肯坐讓了一會說道我同這位黃太太再請兩位過  
來帶着蟾珠就坐在這裏不必再讓柳太太道竟會命罷  
過去邀了吳千總太太汪舉人的奶奶同黃太太陪金夫  
人小姐坐了一卓餘外親眷各按長幼次序而坐佩金本  
無父母今日桂太太相認爲女又頗親愛心申感激時刻  
依依左右如蟾珠母女一樣金夫人亦待之如女並無客

氣裏面坐席之後外廳上儘一邊擺設幾席又在書房內  
亦擺兩桌柳緒往來照應馮富不願陪客在後屋裏一人  
獨飲包勇先料理太守衙門的跟班爺們又開發轎夫衙  
役職事人等酒飯本村鄉保總甲並湯上的老將知道桂  
太太在此汎官派了幾名汎兵前來伺候彈壓閒人色勇  
都叫款待酒飲此時本村及左右村庄都知道柳家同新  
太守是往來的親戚那些人往往來來見柳家門口十分  
熱鬧裏面酒過數巡菜已三上金夫人見日已平西離城  
尚遠知道柳緒前日之事不敢多坐連忙告辭柳太太亦

不便欵留吩咐外面伺候金夫人拉着兩個女兒道一半  
天我來接你們去見父親佩金們俱連聲答應蟾珠對兩  
個姐姐道到家去要多住幾天纔興回來寶書點頭應允  
金夫人向着各位太太奶奶們告辭謝過親家衆人俱送  
夫人上轎桂夫人力止不住一同來到中廳那些家人小  
子都站在轎前伺候姑娘嫂子扶着太太小姐上轎掛上  
門簾轎夫進來招起前後兩乘緩緩出去外面吆喝開鑼  
柳緒送出大門扶着轎夫半箭多路金夫人吩咐轉去  
柳緒答應站在路旁看那執事轎馬跟的衙役擁着兩乘



冉冉而去。柳緒回到家中，將書房酒席移出廳來，陪着親友開懷暢飲。裏面太太們剛纔因太守的夫人在坐，未免拘束。這會兒飲酒說笑，十分歡樂。那位胖子黃太太見兩個奶奶是夫人的姑娘，衙門中可以常相往來，心中甚爲欽敬。言語之間誇讚不已。對着佩金道：「咱們沾大奶奶的光，同桂太守也賴着是親眷，將來也得進去拜望拜望。」纔是等着稻子收完，自然備些兒禮去送送。柳太太答道：「將來慢慢商量，趕着催上酒菜，裏外喫的杯盤狼籍。直到上燈時候，紛紛散去。柳緒送客之後，吩咐開上大門去。到後

院來看馮富見他光着看梁拿着一條鍊棍在院子中間  
正舞的高興看了一會不敢驚動抽身出來命小子們給  
馮太爺點燈自己來到上房給母親請安道乏娘兒們又  
說了一會話彼此安寢次日各處送還物件柳太太們到  
書房後院來看馮富來開剝老虎金夫人差人謝酒送兩  
位小姐物件不言柳家之事且說那胖黃太太回到家裏  
對兒子媳婦們誇說今日陪太守夫人喫酒他狠親熱將  
來還要去拜他同柳家是親家咱們親眷必得給他拉件  
事兒就可走動大兒黃其祖說道不必去我別的就是咱

們家裏一件狠可辦得的事不過難以下手現今放着這  
樣門子錯過不辦甚是可惜胖黃問道咱們家有件什麼  
好事可辦你說出來娘兒們商量黃共祖道二孀子年輕  
輕的不肯嫁人偏要守那兩三歲孩子怕廢將家私叫人  
誑騙眼睜着三十條牛定要賠光而後已去年小紅廟的  
孟思美瞧見二孀子定要娶他想了多少主意央人請馬  
的來說媒他總不依孟思美至今還丟不下同我商量過  
幾麼兒他說你想出法來叫你孀子嫁了我他名下應有  
的家私房糧地土全是你的我一點光兒不要我雖應他

總想不出個主意如今放着這樣門子豈可錯過黃胖點  
頭尚未開口大媳婦賴氏笑道只要門子結實事情到還  
容易湏得如此這般去取照會孟思美休叫一個人知道  
只要辦的乾淨趁他這幾天正病着不走起先給他散個  
謠言叫人動了疑咱們就可引計衙門裏再使上幾個錢  
怕不是個發官賣叫孟思美買了回去又省了他日後起  
調黃胖娘兒門只是點頭想了一會黃其祖道這主意狠  
好只是指不出一個奸夫恐官府不依到說咱們謊告不  
是賴的賴氏道這容易官府問奸夫是誰你只說他娘家

親成姪兒不住的往來鬼鬼崇崇知道誰是他的姦夫橫  
豎官府動起刑來他受不住疼不怕他不混扯一個娘兒  
兩個聽說大喜深讚道這主意直賽過諸葛亮將來得了  
他的家私總叫作穿喫一輩子受用到老賴氏笑道這莫  
得什麼不想這些主意如何保得家財富足子孫久遠胖  
黃點頭道得他的家私過來咱們子孫真是穿喫不了黃  
其祖道事不宜遲我就去散起謠言料理下手明日去找  
孟忠美叫他趕辦那件東西胖黃歡喜各人分頭去辦不  
提原來黃其祖這個親叔子名叫黃秉禮是個飽學秀才

雖是祖上分得一分家私他全不經營只愛念書每日  
同學中幾個名士朝夕講論經史娶妻何氏美而且賢內  
外一切家務都是何氏一人經理黃秉禮深得內助之力  
伉儷之間十分恩愛誰知紅顏薄命夫妻相聚無多黃秉  
禮少年夭折竟赴修文之選丟下嬌妻幼子並一分家私  
何氏苦守孤兒冰心自縠族中人見他青年守志無不欽  
心讚歎就是街坊鄰里平日稱其賢德知道自丈夫死後  
悲勞成病時常臥床不起因節省銀錢又不肯請醫服藥  
近日街坊們忽然聽見些暗昧不明的說話彼此私相議

論疑信之間並無一點痕跡正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誰肯去管間事可憐這何氏那裏想得到有人算計這日晌午昏昏沉沉躺在炕上耳內聽聞有人叫喚急轉身過來見是黃其祖同賴氏站在面前問道嬪子好好的怎麼又害起病來這幾天家裡有事總不得空兒過來今日偷着空兒來瞧嬪子剛纔有了頭嫂子們領着相公都在門口聽說嬪子睡着覺呢來了一會也不敢驚動何氏坐起身來說道我因心裏發煩叫他們都去領着你兄弟閒逛讓我靜睡一會他們瞧見大爺大奶奶來了也該進來通知到

茶賴氏道是咱們叫他別進來的自家人要拘什麼禮何氏讓他夫妻坐下黃其祖道我瞧着二嬸子不像害病不過面皮黃些賴氏道那年我坐月子也像嬸子這樣週身發困只想睡覺後來滿了月身子纔好今日瞧着嬸子這個樣範兒也到像做過月子一樣何氏笑道大奶奶到會說笑話賴氏道我成天在家同你侄兒說嬸子這樣年輕是開不足一朵鮮花這樣天長地久日子如何熬得過去人生一世草生一春稱着這好風光落得尋點快活黃其祖笑道嬸子是個聰明人有什麼不會尋快活還用咱們



來勸何氏聽他夫妻兩個說話甚不入耳坐在炕前低頭不語黃其祖們坐了一會辭別家去說一半天再來瞧嬌子何氏免強酬謝幾句看他夫妻去後不覺悲苦一番連日不能起炕何家弟兄親戚每天往來不絕這天何氏稍好坐在炕上同娘家兩個女親眷說閒話聽着黃其祖夫妻在院子裏高聲說道我們又來瞧嬌子不知好些沒有何氏心中十分厭煩也不答應見他夫妻急急走進房門賴氏說道一股什麼味兒好臭黃其祖道不錯好臭等我瞧瞧說着走到炕前蹲下身子伸手在炕洞裏抓出一個

破布包裹就在炕前當打開一看是個乾孩子黃其胤登時發起喊來說道原來養了私孩子躲着粧病這件醜事斷不能歇手定要經官追出姦夫來治罪給咱們打嘴傷臉那是不依的賴氏冷笑道我說呢年輕輕的要守着不嫁等着蓋貞節牌坊原來是這樣守法我早知道也該在家守着到比明家的舒服這是何苦呢黃其胤道你不用多說瞧着孩子我去投保報官那兩位親戚太太們那裏攔攔得住何二奶奶氣滿腔腔暈了過去黃其胤一路大喊大叫走到門外找着地鄰鄉約告知其事幾個有年紀

斷他不用報官關顏面從長計議他那裏肯依跑到家去騎上牲口一直跑進城來找着縣門口寫呈子戚代音將來意同他商量明白寫下一張呈子黃其祖不識字叫戚代書念與他聽上寫着

具呈人黃其祖年二十八歲係本縣孝義村人爲惡婦敗壞門風懇恩宥治以維風化事竊身胞叔生員黃秉禮娶妻何氏素不循良居心惡毒身叔日受欺凌氣成癆瘵前年病故何氏逞其淫惡大肆姦貪醜聲四著以有闕顏面不信浮言今親在惡婦房中搜

出私孩一個臭惡不堪實有姦情証據傷風敗俗莫此為甚為此義忿上訴伏乞恩准立拘究治實為德

便

黃其祖聽他念完十分得意這日正是放告日期戚代書用了圖記交黃其祖到縣衙門去投遞這位知縣戴太翁看了呈詞立刻委捕廳去驗看孩子一面出差拘犯干各証到案審訊黃其祖見縣裏准究趕着托人上下打點照應了說話連忙出城回家聽信此時村中傳講新文驚動黃家遠合族同那些年老街坊鄰里都知何氏平日賢能

端謹青年守志未必有此醜事其中必有隱情况黃其祖素不安分人所共知又是他出頭首告更難憑信衆人都替何氏深抱不平此刻捕廳驗過死孩仍舊將原物包好貼上封皮交地保收存候結何氏請了父兄過來正在哭訴要尋死上吊適黃家幾位老族長都來追問這件醜事何氏將自丈夫死後大房裏屢次硬要作媒逼他改嫁因立志不從與他母子深有口角彼此不甚往來新近夫妻忽來探望今日又來在炕洞裏找出這死孩子明擺着是他們的奸計污蔑害我求諸位長輩給我洗清這個名節

我死也瞑目何氏哭的死去活來十分悲切衆人聽他說話見此光景都也猜着這個緣故一面勸住何氏彼此商量族中連名遞何氏節孝公呈何家的父兄們情願破產替女兒打這件名節官司彼此分頭去辦那縣太爺也落得做人情將黃其祖申飭一頓呈子不准黃其祖勢難歇手同賴氏商議妥當連夜上府在太守衙門告了一狀這位桂太守辦事最是認真不拘大小事件到他衙門立刻就要親審從不稍延時日因他公正廉潔無不敬畏這天桂太守見黃其祖呈狀是有閱服制名節之事猶其不容

稱緩立刻仰縣拘齊人犯帶地保親族圍着何氏轎子進城可憐將這個青年寡婦身不由己一腔悲苦怨氣冲天胖黃母子夫妻見太守提審十分驚喜連忙商議備下禮物銀兩胖黃帶着親自來見柳太太說何氏姦情敗露難以遮蓋叫兒子到縣裏自告不准現今在府衙門告准即日提審爲此備下禮物請柳大奶奶們送進府去求太守將何氏斬發官賣胖黃未曾說完柳太太婆媳聽了大驚說道何二孀乎平日爲人端謹又且青年守志族中誰不欽敬他不像有這樣醜事你們忒也孟浪不問個青紅皂

白就去告狀。這個桂太守鎖面冰心，豈是亂惹得的。况我  
們家訓不許子孫貴緣，過付預聞公事，斷不敢從命。破我  
柳家規矩，是非自有公論。何必送他這些東西。胖黃聽柳  
太太一番說話，就像掉下冰缸，冷透了五臟。勉強說道：這  
也不算什麼。過付不過給他們送點兒禮去，借你們柳府  
的光兒，又破什麼規矩家法呢。柳太太回過頭去，不言不  
答。薛寶書道：送禮也是個常事，只消自己送去，何必又要  
轉騰。咱們大爺從來不幹這些大嬌子，另拿主意到別處  
攔工夫。胖黃見此光景，只得掃興回去。誰知黃其是原



告賴氏是証只道柳家已去走了門路夫妻兩個揚揚得意同着原差上府聽審去了胖黃無法只得在家聽信且說桂太守知道人証到齊隨即升坐大堂縣尊上前參謁下來閃過一邊伺候書役人等跼定堂規縣裏原差將一千人犯點名過堂程怒點到何氏見他週身上下滿單着一腔悲苦原告見証都帶着得意之樣點名之後且不問原告先叫黃家族長上來細問黃家世居產業已未分居同爨並黃其祖侄婿平日爲人有何口角事故諸族長各將平日情形詳細跪稟桂怒點頭吩咐下去命帶何氏上

來說道你所犯姦情並非死罪從實招來免受刑法何氏  
兩淚交流不勝悲楚就將自丈夫死後黃其祖夫妻屢來  
逼嫁致生口角彼此不甚往來前日病中正在昏沉睡着他  
夫妻支開丫頭奶子忽來房中探病昨日又來搜出死孩  
子不知是何人放在炕洞的只求青天恩斷柱太守細聽  
供詞反覆詳搜出情形何氏從頭哭訴一遍吩咐廳在一  
邊帶黃其祖上來問他是怎樣搜出來的黃其祖將夫妻  
同去探病聞見臭味到他炕洞裏搜出死孩立刻報官究  
治因指不出姦夫是誰縣太爺不准只得來府上控訴

嚴治合族感恩桂怨坐在絞閣內聽他供舉不覺呵呵笑道你剖進房門怎麼知道死孩子一定藏在那裏辣直去拿了出來昨日委官相驗孩子是枯乾已久怎麼只有你夫妻兩個問出臭來這些主意是誰教你的從直招來黃其祖出其不意被太守問着短處一時登答不來張遑失措朝上儘着磕頭桂太守大怒將驚堂一拍罵道該死的狗才你要他產業設計污人名節胆敢上控真情可惡吩咐動大刑兩班皂隸大聲響應將夾棍呈驗往地下一擦驚天動地的合堂一聲吆喝黃其祖駭得魂不附體皂隸

們過來抓着剛將兩脚套上黃其祖就像殺豬一樣喊將  
起來說道不要夾我情願直招皂隸們吆喝道快些直招  
上去黃其祖將如何定計孟思美是怎麼去找死孩那一  
天故意探病藏尸昨日搜出控告前後一樞腦兒都說了  
出來原來孟思美正擠在何黃衆親族中聽發官賣的好  
信誰知黃其祖供了出來正待脫身要跑何黃親族都認  
識的動了公忿將他一把抓住擁上公堂不知孟思美怎  
樣分辨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復夢卷之七十一終

紅樓復夢卷七十二

鳳姐兒轉生嬌女

梅海珠喜產麟兒

話說孟思美正要脫身被眾人擁上公堂族長們上前跪稟這就是通同奸計的孟思美太守大怒吩咐帶上堂來衆人退立兩旁黃其祖見孟思美跪在面前連忙喊道我已直招你也不必混賴了快些供罷桂太守問那孩尸是那裡來的孟思美道小人因黃其祖計已定下趕着去找一時糊塗急切找不出孩尸只得將去年冬間出花兒死的小兄弟埋了一年久已枯乾挖出土來用破衣包好交

給黃其祖今既破案不敢謊供這都是黃其祖指使的只求開恩桂恕道將已埋的兄弟挖出土來已有應得之罪何況聽人指使拿去污人名節強娶節婦更爲可惡飛下籤去先打四十大板另行定罪黃其祖放了夾棍跪在一旁將賴氏帶上問道你同黃其祖可是從小兒花燭夫妻還是再嫁的賴氏供稱是再嫁的桂太守正在問供只見堂下捲起一陣旋風直撲到賴氏身上將他衣羣吹的亂响兩旁站立多人甚爲驚異賴氏向上只是磕頭桂太守問道你前夫是何處人叫何名姓做何生業多少年紀因

什麼病身死家中尙有何人你是誰作主作媒再嫁的賴氏跪在地下抖作一堆顛兢兢的說道前夫叫董三是挑架子賣肥猪肉的就住在村北蔡家庄沒有父母兄弟那年二十七歲七月初三下半晚兒喫了些野葷子到半夜裡就不在了因黃其祖是常到家來買肉素相識認做人和氣就託他辦的棺木發送埋葬都是他料理後來他前妻不在了丟下兒女無人照應就娶我過來已有四年了桂太守點頭問道你前夫這野葷是那裡來的你可與他也同喫賴氏道是黃其祖知他愛喫葷子找來送他的董

三瞧見狼喜趕着叫我給他收拾一大碗他喫了個乾淨  
 我一點兒也沒有嚐着桂太守笑道你同黃其祖串通尋  
 來毒物將他謀害以遂你們心願董三陰魂含冤五載今  
 日現已到堂申訴你還敢花言巧辨吩咐套上樛子兩邊  
 齊聲吆喝神鬼皆驚不必收得繩索賴氏喊叫情願實招  
 桂太守吩咐放下刑具令其細講賴氏將黃其祖與他通  
 姦情密難以分手起意謀死董三以圖久遠知他愛喫野  
 葷囑令黃其祖尋找毒葷將他致死無人知覺自家作主  
 嫁到這邊鄉約地鄰不敢攔阻現因設計害人反破了已



案從頭至尾拱招二遍。校太守命帶上黃其祖。此時亦難抵賴。也只得實招商同謀害當堂各盡供招上了死囚刑。具孟思美亦上了刑具。都發交縣裡收禁。一面飭委縣尊前去將董三尸骨起出。蒸驗是否受毒身死。有無別傷。吩咐用鼓樂轎子送節婦何氏回家。孩尸仍飭孟思美領埋。無干省釋。桂太守審畢退堂。何黃兩家親族高叫青天太守一齊磕頭叩謝。衆人擁着何氏轎子抬出府轅門前面。鼓樂喧天。此時滿城中都知桂太守秦鏡高懸。申冤理枉。驚動四城男女趕着來看。何節婦那些婦人女子見何氏

如此光榮老幼十分欣羨彼此互相激勸凡爲婦女總以名節廉恥爲重神人欽敬越是窮家小戶偏要爭氣守身自愛方爲苦節真是飲藜茹荼臥冰擁篲九死一生千磨百折歷人世萬不能一日可處之境心甘如飴這是咱們婦人中之仙佛衆人點頭都說甚是何節婦坐在轎內聽見紛紛議論出城來所過村庄鎮市人人讚歎到家後隣里親族男女盈門都來問好柳緒亦來探望纔知黃其祖同賴氏污人不成反破了五年前的大案正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自此柳太太頗同何氏往來十分欽敬那縣尊

太爺次日去蒸驗董三尸骨果是中毒身死並無別傷  
搗明尸格詳府定案桂太守提案覆審俱各供認俯首無詞  
案無遁飾按律將賴氏問擬凌遲黃其祖問擬斬決孟思  
美照開棺棄尸之例擬絞監候詳請節度衙門題請部覆  
那胖黃不但大失所望到將兒子媳婦破了大案趕着多  
將銀錢送進監去裡外照應黃其祖寄信出來叫他母親  
拆發些地土到節度衙門去上下打點可以保全性命許  
黃聽說忙同二女婿商量帶上幾千銀子星夜到省各處  
打聽門路誰知這位節度大人更是位鏡面水心的不但

一絲動他不得抑且耳目最長時刻訪拿招謠撞騙與那  
些黃緣鑽刺之人胖黃同一女婿張大勇百計千方找着  
節度衙門有名的老吏再三相懇不惜錢銀只要留得他  
們性命那老吏直絕峻拒不敢舞弊真是吏行冰上人在  
鏡中胖黃們無法可施白住了個數多月空花了好些銀  
兩只得收拾回家儘將銀錢在監中使用黃其祖夫妻兩  
個到落得快活因花了大錢夫妻們仍住在一處黃其祖  
見賴氏比在家時分外標緻兩人不分晝夜極意尋歡取  
樂在監中不覺兩月有餘正是十一月天氣夜長日短兩

日子起來梳洗完畢已是晌午時候剛要喫飯誰知節度衙門行下部文桂太守接着飭委營縣走進監來將黃其祖同賴氏五花大綁騎上木驢兵役劊子圍着驅赴法場分別凌遲處斬那些看的男女人山人海無不失色驚畏那個有年紀約說道爲人總要良善安分不可妄作妄爲若是犯了王法那怕你有錢有勢長的標緻都是無用救不來性命你們時刻想着黃其祖夫妻今日光景王法可畏自然不敢妄爲了衆人點頭稱是彼此勉勵俱爲安分良民胖黃趕到法場業已決過只得慟哭一場將他夫妻

兩個尸首肢體併做一堆裝在一口棺材內抬去埋葬在  
家中做了幾日道場佛事又在各廟念經廣爲超度自此  
以後黃胖家業日漸彫零黃其祖的兒子又不成器所有  
牛驢田地化爲烏有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柳緒自得馮佩  
金閨門中多一知己說不盡夫妻三人的那番恩愛真是  
形影相依婦隨夫唱柳太太又添了個孝順能幹媳婦心  
中分外歡喜一切家務都交給兩個媳婦經管料理自家  
落得宴起早眠焚香念佛閒暇常同黃秉禮的何氏節婦  
往來談講此閨門則訓這柳緒鎮日念書

每益之

事托馮富包勇二人經理他全然不管讀書之暇跟着佩金寶書學些使槍舞劍的工夫馮富見寶書氣力日增心中歡喜教他各樣武藝越學越精過了些日桂太守將桂堂送來柳家同柳緒講求舉業工夫作詩論文之外兩個嫂子傳受他十八般武藝誰知桂堂看他是個美貌書生那裡知道他天生神力不拘什麼武藝一學就會專使一桿銀槍使的甚爲精熟佩金們十分親愛由如同胞手足一樣盡心教道時當草枯獸肥之際柳緒稟明母親十日一次領着寶書姐妹桂堂馮富包勇還有些精壯庄丁小

子架鷹牽犬各執器械弓箭馬步一羣就在左近深山峻谷打獵防緝匪盜每次得的飛禽走獸分送至親好友習以爲常柳緒近來十分胆壯就遇着虎豹也漫不經心那些左近村庄俱無狼虎盜賊之患深感柳家大德柳緒從不輕意去見太守到是柳太太婆媳們不時往還金夫人帶着蟾珠亦常到柳家探望彼此深相契合後由桂太守處接祝府來信知珍珠不死尙書業已安葬種種一切事務從此賈祝薛三家書信往來不絕時通音問雖相隔萬里由如咫尺一樣佩金寶書同賈祝兩家做了個閨門中



的神交知己夢玉聽見桂堂柳緒跟着佩金們學習武藝  
心中十分羨慕自度歲之後過了新正將梅春接了來家  
除讀書作文之外每日與掌珠們這些閨中姐妹盡心習  
學弓箭奶奶姑娘們到也練的得心應手百發百中技藝  
精熟這日正是二月十二百花生日祝筠在意園請客給  
花神祝壽並慶賞牡丹祝母同竺鞠兩親家請了些至親  
太太亦在如是園賞花飲酒又到箭道裡看夢玉夫妻們  
同着各堂姑娘射箭十分歡樂只有石夫人同游珠現已  
臨月各在房中靜坐是日晌午時候石夫人靠在炕上朦

隴睡去見周婉貞鳳冠蟒襖由外面匆匆進來笑道我來  
報答母親說着一跤栽在身上石夫人驚醒業已腹中發  
動幸而紫簫在旁見此光景趕忙知會各堂料理生產此  
時四堂姑娘都可支持管事聽說石夫人發動將要臨盆  
一面去回老太太一面選派老成媳婦們前去伺候照應  
不多一會報說石夫人生了一位姑娘舉家歡喜祝母盼  
咐致遠堂六如隔兩處焚香點燭命九如汝湘分去磕頭  
衆人正在忙亂忽然海棠院來報東大奶奶一時轉身不  
及生了一個哥兒祝母聽說樂的張着嘴半日合不攏來

只是用手亂指祝鈞同桂夫人得了長孫喜出天外正直  
內外賓客滿座歡聲四起栢夫人們無不倍常歡喜夢玉  
聽說生了兒子驚得舉止失措躲來藏去羞見眾人那些  
太太奶奶偏要找他道喜惹得祝母同栢夫人甚是好笑  
今日姑姪同生真是難得桂夫人笑道若是挨到明日十  
三是珍珠生日將來姑嫂娘兒們又好喫麵祝母點頭道  
原來珍珠是明日生日去年咱們家裡做了一年熱鬧生  
日今年都在服中不拘是誰一概不准做生日過了明年  
再照常喫麵現今我得了長曾孫又多添一代乃人生最

大的一件喜事不能不做個滿月桂夫人答應祝筠進來  
給老太太磕頭道喜祝母道恭喜你夫妻得了長孫咱們  
家裡又多添一代只可惜你三妹子偏生個女兒這真是  
美中不足祝筠道兒女總在命中不能相強現今沾母親  
福庇接次添丁從此子孫自然興旺祝母點頭道總要存  
心中厚敬天畏法所作所爲必須和平寬厚廣爲善事培  
養子孫我自得了夢玉時刻留心三不知的做了多少好  
事仰蒙神佛保佑去年又得夢金今日又得曾孫我從此  
更不敢有負天恩祖德願你們學我做人自必仰邀天佑

祝筠夫妻同栢夫人都齊心答應道兒了媳婦們謹遵母親慈訓祝筠道曾孫求老太太賞給名字祝母想了一想說道今日賓客滿座乳名就叫寶哥罷將來寄在你孫友兒寶釵跟前爲子學名就是寄生你三姨子的女兒寄與你大妹妹順着他兩個姐姐取名叫個寶珠罷衆人都讚倫名俱好祝母吩咐趕着寫書子通知松賈王薛桂柳這幾處賈王兩處專人去請並將秋琴夫妻接他回來祝筠連聲答應栢夫人道前日松大哥書子上提起吳家的回去知道三妹子同海珠們俱要臨月他們十分惦记今狠

湊巧就趕着寄回信去桂夫人笑道前日剛發二兄弟同柳家的回書早知道多等一天只消信上添寫一筆又省得別寫祝筠道時常書信往來現成的師爺寫寫也不費事祝母點頭道你去陪客趕着料理發信祝筠答應出去這會見男親女眷紛紛都來道喜栢夫人們東西兩宅分開陪客本宅的姑娘嫂子向有章程各有職事毫無一點荒亂門前轎馬如山裡面安閒如故並無雞鳴狗吠兒啼女哭之聲一連幾天熱鬧過了洗三因夢玉得了長子此番送蛋比夢金又加一倍市上鄉裡蛋都賣絕那賣蛋販

子各路趕緊去收你爭我奪搶着送來祝府裡派了金朕  
專管買辦雞蛋見疑秀堂的圖記片子要取多少就得按  
數點發這回喜蛋直鬧的不知數目那些跟來的男女下  
人喫了不算外誰不拿一二十個回去凝秀芳芷兩堂姑  
娘各顯手段除染五色喜蛋不算外又各描金彩畫不一  
而足五天之後各處送完染好喜蛋尙剩數千無處安插  
那金朕不知還在發狠收買兩日不見疑秀堂來取纏着  
了忙走到垂花門打聽周大奶奶想起道噯喲前日發出  
片子回說不要蛋了我因忙亂忘了知會你快些拿去止

住不必再買金映道罷呀我的老太太你遲發兩天叫我  
多買了幾箇這是怎麼說呢周大奶奶笑道多的爾着同  
你嫂子慢慢去喫金映笑道就喫一輩子也要不了這些  
廖家的笑道你不用着急一會兒我去同姨娘們商量出  
個主意給你安插掉那幾萬蛋着什麼急呢金映再三稱  
謝出去檢點廖嫂子等到下午諸事稍靜偷空兒去找李  
姨娘說話遇着芳芸往怡安堂下來問道廖大奶奶到那  
兒去廖家的答道金映剩了幾萬生蛋難以退還去找李  
姨娘商量怎樣安置芳芸說道不用商量別法三太太生



的寶珠姑娘已過了六七日兩眼緊閉不開只是啼哭醫  
生老爺們想不出一個良方剛纔老太太許下要放一萬  
生靈保佑寶姑娘睜開雙目你叫金映趕着將蛋交行賤  
賣我去回太太明日派他同茗烟專辦放生東西他那些  
雞蛋不敷的賈值就可以開銷在放生賬上這又何難呢  
廖家的點頭趕忙出去知會不提原來石夫人生的寶珠  
品貌甚好只是雙目不開日夜啼哭祝母急的無法可治  
各處求神許愿總無效驗石夫心中氣苦將他交給奶子  
謝媽也懶得瞧他祝母們恐他氣出病來不往的相勸石

夫人見過了十來天總是如此想來是胎裡瞎子醫治不來氣也無益也只好隨他去罷那賓哥兒的奶子原來就是鄒潤的媳婦因養了個頭生孩子不到兩月丟掉了空着身子奶又極好今見王大爺得了哥兒他情願充當奶子老太太們見他人也乾淨去得准他的好意奶了十多天賓哥兒日換一日出脫得十分光彩真是海棠院出了個寶貝不拘是誰忙裡偷閒的要來瞧瞧賓哥兒更有那各堂姑娘們比身上的肉還要心疼睡裡夢裡都是描記那夢金的奶子楊婆子瞧着不覺有點醋意幸而夢金將

及半歲長的像個耍孩兒似的人人歡喜楊家的也還才分揚氣只有承瑛堂生了這瞎子姑娘未免有些冷落並非人心勢利亦情理之所必然這日楊娘子抱着夢金在海棠院逛了一會翠翹接着夢金道咱們到承瑛堂瞧瞧子去罷金鳳道真個我也要去請安隨拉着楊家的三人同去走出院門見五福江蘋宜春芍藥站在甬道上說話看見夢金都走過來聞了一會宜春道你們要到那裡去翠翹道咱們去瞧三太太你四個橫豎聞着也同去走走江蘋們點頭一同說笑進了承瑛堂院門見秋雁匆匆出

來翠翹問道什麼事走的這樣着急秋雁見他抱着夢金十分得意心中有些不樂答道姑娘們都是紅人兒到這院來消遣咱們開個心兒金鳳道仔嗎姐姐今日說這氣話咱們都是一樣的人隨老太太派來派去有什麼紅的曰的也是各人時氣誰還方着誰來不成楊家的道咱們去罷別跼在這裡惹氣白饒不值秋雁道本來快些轉去別沾了咱們這裡的喪氣五福道真個今日秋姑娘不知那裡來的滿氣咱們點子低遇着了你來也不是去又不是這是怎麼說呢秋雁正待回言只見汝湘走來問道姑

娘們紅着臉在這裡動什麼氣嗎。楊家的就將剛纔說話訴說一遍。汝湘笑道：「三太太正在心煩，一會聽見到要多心都別言語，同着我進去。」逛逛楊家的道：「抱着哥兒一同高興來。」瞧嬌子好沒因兒的，惹了一回氣。這會兒跟大奶奶走，橫豎沒有亂兒。汝湘笑着接過夢金，抱在手內。一羣都來給石夫人請安。芳芸紫簫又各爭抱頭，要石夫人瞧着。夢金未免心動，止不住掉下淚來。汝湘將夢金放在石夫人懷內，說道：「快些勸嬌子別發煩，我就是兒子等着抱。」孫子罷石夫人被夢金將兩隻小手兒捧住臉，到來親熱。

甚覺解頤歡喜。姑娘們輪着抱了寶珠一會，汝湘同芳芸、紫簫故意逗着石夫人笑話。正在熱鬧，垂花門聽事娘子送來知會，明日二十六日去掃祖墓，二十七上新坟。二十八日清明，本宅宗祠祭祀。芳芸們看畢各書，知字聽事娘子剛出院去，接着又是一個知會片子送來，紫簫道：「是什麼接來？」一看上面寫着垂花門為知會事，榮府買太太業已船抵馬頭，奉介壽堂傳諭各堂奶奶率領職事姑娘俱齊集崇善堂迎接。母候石夫人聽見十分歡喜，說道：「你們快些去汝湘們折身就走。」剛到怡安堂甬道，見惜春修

雲掌珠秋瑞九如領着些花投兒似的姑娘們一堆兒陪  
着等候彼此相見都往垂花門來走夾道裡到崇善堂等  
候裡而栢夫人桂夫人竺鞠兩太太同姨娘們各家嫂子  
伺候着往景福堂迎接不一會夢玉梅春先下牲口扶着  
王夫人轎子由夾道抬到崇善堂院子裡下轎後面扶着  
平兒寶釵探春珍珠一齊下了轎來惜春修雲先請太太  
安掌珠們跟着請安衆姑娘們一齊跪下王夫人趕忙扶  
住等着寶釵們相見完畢惜春同平兒多年不見姑嫂悲  
喜交集另行拜見彼此說不出當年心照不宣的那些話

來只得同流了幾行多情眼淚侍書入畫免嗔過來給珠  
二奶奶行禮剛跪下去平兒趕忙扶起說道想不道又在  
這裡見面兩位姐姐都好平兒說舉轉身一面走着裏房  
借春偶說了幾句只有寶釵探春珍珠三人忙極一人回  
答一句還答應不及寶釵對王夫人笑道我錯了主意前  
日渡江該去找着龍王爺願他的如意匠給我在兩邊臉  
上臙袋上脊梁上安些眼睛再多開出幾張嘴好到這裡  
說話不然一張嘴那裡來得及呢王夫人們一齊好笑剛  
到垂花門老姐妹又叙寒溫寶釵珍珠探春給母親請安



都到景福堂見禮畧歇了一歇請祝筠進來道喜並致謝  
新年送禮祝筠出去王夫人們竟到介壽堂拜見祝母這  
位老太太到像有十年不見說不盡那番親熱先叙了些  
家常說話這纔說起將寶哥兒給寶釵爲子取名寄生並  
寶珠雙日不開日夜啼哭的話從頭說了一遍王夫人給  
王薛兩家代請安道喜說道姪媳連接兩信原要趕着就  
來因祠堂春祭就接着先上過清明坟探春珍珠初次到  
家到親族家去拜望又等瓊二奶奶料理了家務交給珠  
兒媳婦帶着友梅巧兒在家照應這纔趕着起身若說寶

珠姑娘雙目不開那很容易一治就好不值什麼祝母搖頭道請了多少有名的兒科大夫都說是胎裡瞎子醫不好的王夫人笑道姪媳有個仙方專治胎裡瞎子手到見效祝母笑道一會兒到要請教你的仙方王夫人點頭道我先去看了孫子再去給姪女兒醫病祝母大喜陪王夫人到海棠院見海珠彼此道喜問安鄰家的抱寶兒過來給姪姪繼母大媽姑姑磕頭王夫人同平兒寶釵們見寄生品貌端莊富厚歡喜之至各在胸前解下八寶長壽赤金鎖福壽雙全白玉鎖給寄生帶在頸上娘兒們抱了又

抱王夫人對夢玉笑道你這一生動頭將來比郭子儀的  
兒女只怕還要多幾倍呢寶釵道如今有了兒子要拿出  
做老子的樣範兒來別動不動就哭起來叫兒子女兒們  
瞧着笑話祝母們都一齊大笑王夫人坐了一會叫夢玉  
領着毓哥兒慧哥兒出去致謝剛纔來接的各位老爺師  
爺清客夥計各處都要走到轉來到承璫堂給三婦子道  
喜夢玉答應領了出去王夫人們跟祝母慢慢到承璫堂  
來姑娘嫂子前後康着一大陣走了好一會纔到承璫堂  
老太太們到石夫人屋裡王夫人道我先醫好寶姑娘眼

睛再給妹妹道喜在謝奶子手內將實珠接了抱在懷內  
看他閉着兩眼不住啼哭王夫人瞧着十分感歎將左手  
在頂心上輕輕拍了三下對着他耳朵低聲叫道鳳姐我  
在這裡真說也奇怪寶珠猛然睜開雙目看着王夫人笑  
了一笑平兒寶釵探春珍珠不勝傷感祝母同石夫人相  
夫人桂夫人一齊驚喜幾人衆人大樂趕忙出去通知親  
黨與家聽說無不齊聲念佛歡喜之至石夫人十分感激  
就在炕上拜謝平兒們給三孀道喜夢玉領了毓哥弟兄  
進來道喜磕頭石夫人將這幾天的悲苦化爲一腔歡喜

登時病都好了一半祝母吩咐在介壽堂給賈太太同璉二奶奶接風寶姑奶奶們隨他姐妹到如是園去賞花喫酒罷聽差的答應赶忙知會凝秀堂辦備酒席平兒寶釵探春珍珠順着各堂都走了一遍連職事姑娘屋裡亦去探望末了見到安和堂覺着狠有些勞乏平兒對珍珠笑道尊居實在地廣人多叫我們一日拜完真是來轉不及倘有疎漏之處求姑奶奶轉致容我專誠補拜珍珠笑道本來不敢勞親家太太拜望窪居淺陋有污玉趾寶釵對平兒道你少同珍丫頭說話他的那張嘴是在龍宮裡水

磨過來的什麼人兒也說他不過到不如同惜春妹妹叙  
談離况平兒笑着點頭正待說話只見那邊有人來請不  
知請作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復夢卷七十二終

紅樓復夢卷七十三

如是園賞花詩社

介壽堂應命當家

話說平兒正同珍珠說頑話見聽差嫂子來請說老太太請應二太太去坐席寶姑奶奶探姑奶奶珍姑娘同咱們的姑娘奶奶們在藏春搗賞花兩處都在候着呢平兒對寶釵道咱們去罷別叫人等的着急寶釵點頭同着珍珠探春惜春拉了芙蓉走如是園看那春光明媚鳥語花香正是

雨洗杏花紅欲盡

日烘楊柳綠初深

寶釵來到藏春塢門口命嫂子們跟着璉二太太往介壽堂去他們姐妹幾個走進藏春塢見掌珠修雲秋瑞芳芸紫簫汝湘九如夢玉都在院子裡檢地下落花兜滿衣襟秋瑞見他們進來笑道快些來助助咱們春色探春問道你們檢這落花要他何用芳芸笑道咱們商量將落花鋪地藉花而飲寶釵道你們這些人到還不俗咱們也帮着檢點殘英成此雅集同着珍珠姐妹分頭去檢不多一會衆人將花鋪滿一庭真是萬紫千紅爛若碎錦秋瑞命媳婦們取兩張矮桌擺列花上四圍俱用藤心短杌姐妹序



齒而坐夢玉笑道去年給芳姐姐做生日若是鋪滿落花  
再有寶姐們在坐更是古今的美事寶釵笑道你們去年  
那樣勝會可惜無詩真是缺典珍珠道今日如此雅集再  
無吟咏定爲花神所笑衆人喜極道珍姐姐說的甚是汝  
湘道咱們擬出題目以便分韻夢玉忙吩咐取筆硯寶釵  
道我有個主意不知還可使得九如道寶姐姐必有高論  
咱們再無不遵之理寶釵道依我說不用另尋題目今日  
難得羣賢畢集真是勝會難逢再不可錯過咱們不拘體  
不限韻隨其興致有此良辰對此美景盡一日之長各人

吟就彼此斟酌作爲一集今日是老太太命咱們賞花飲酒等我寫幾句小啓將去年你們那晚相叙諸人都去邀來吟詩者吟詩飲酒者飲酒各隨其便豈不是人世上的  
一件大樂事夢玉不等說完大嚷道好極妙極快些寫起  
來姑娘們研墨拂紙寶釵一揮而就啓曰

春光明媚花影闌珊追勝會以非遙湖良辰其在望  
落英布地步移何藉金蓮細草成茵手授奚勝翠羽  
晴禽百囀窺簾隱欲呼人風篠千竿隔苑齊將掃徑  
春晴春感嗟偶影以何爲妙事妙人况同心其不遠

歌茹慮蓋云室邇詠唐棣豈不爾思盍我簪朋蔚爲  
香國勿等浮生於夢蝶虛擲芳朝欲迴迅景於隙駒  
還尋樂事紉蘭贈芍曳繡帶以同行弄月吟風御鸞  
輪而戾止資賞心於談笑非竹非絲佇飛翰於池亭  
一觴一咏衣飄飄兮至矣佩珊珊兮來耶謹立下風  
敬承芳躅倘若同聲相應重開曲水之遊如其後至  
貽譏定從金谷之罰各携仙侶咸集嘉筵謹啓

秋瑞姐妹極口大讚就着人去各處知會衆姐妹一面飲  
酒賦詩執筆吟哦不已不多一會各堂姑娘陸續而來坐

滿一庭正是花香人影月窟瑤臺蘭生笑道咱們既不作  
靜坐飲酒有個什麼味兒也得想個法兒  
興三多道咱們行令有亂詩壇也得做些雅事纔好  
道既是這樣咱們水嬉賭酒雁書問是怎麼水嬉長生道  
不拘什麼小草枝兒葉兒各人丟在池子裡水面上看他  
的影兒像個什麼不成刑的罰酒五福笑道等我先去試  
試說着向山子石下掐了一瓣指甲花的葉兒丟下池去  
衆人見那影兒被水光晃着很像一個小魚飄來蕩去五  
福道我算贏了誰該喫酒金鳳道長姑娘這是個什麼令

呢衆人的都像了樣兒找着誰去罰酒到不如咱們來投  
壺就在這花地上又有趣又熱鬧又有酒蘭生道金妹妹  
說的是咱們投壺罷命了頭們將壺擺設席前彼此分矢  
分投各顯手法夢玉寶釵秋瑞詩已脫稿也來投壺看如  
些姑娘們輸酒甚多你推我讓夢玉道你們且飲完罰酒  
再來看我投個背插花顯顯手段將一枝箭向背後投了  
過去誰知手勢過猛那枝箭直飛到珍珠懷裡落了下來  
衆人大笑寶釵道這纔真是背插花還虧沒有將花插破  
真是投壺的好手夢玉自覺好笑說道罰我一大杯飲乾

再投姑娘們彼此爭奪笑聲盈耳接着賦詩人陸續脫稿也來投壺真是飲酒樂甚寶釵道今日海妹妹雖不在坐也會拈韻作詩咱們此會不減右軍蘭亭不可無序方成勝會但非老秋大筆不可以傳千古秋瑞笑道寶公大匠在前我何敢弄斧修雲道王子安不辭滕王閣賦千古傳為佳語秋老素有才名何必過謙乃爾寶釵道修妹之言甚是你算代我如何秋瑞笑道卽承寵命敢不搜索枯腸以博諸公一笑芳芸拂紙珍珠研墨寶釵捧硯紫蕭執壺九如笑道老秋今日不亞沉香亭賦清平調的風景秋瑞

笑道你們竟去遊月宮讓我老李在此作序寶釵吩咐了  
頭們在此伺候斟酒各去遊玩一會每人謄出詩稿海珠  
亦將詩稿送來寶釵命對着牡丹臺設一張長香几將各  
人詩稿挨次鋪列几上同探春們一班詩友看第一卷是  
海珠的七律二首

三春齊上鬱金堂  
釵鳳含珠十二行  
拾翠錦茵聯勝  
侶遺鈿香鏡惜餘芳  
臨池小立窺明鏡  
貼地繡腰映  
折楊行樂乘時揮  
藥繪遲遲花影畫方長

其二

曲江天氣幾回新，留得韶光澹蕩春。  
碧草自牽無定夢，流鶯低喚有心人。  
未嫌羅襪塵生步，不惜瓊筵酒入唇。  
芍藥欄邊私語罷，可兒連袂拜花神。

第二卷是掌珠的七絕四首

鏡臺邊點絳脣，莫教春入翠眉顰。  
牡丹花下羣芳會，認取多情夢裡身。

其二

花稍低拂翠雲翹，周昉屏風不待描。  
一入蠟娟誰得似，歌殘一曲帶人嬌。



其三

小樣鸞箋製薛濤  
離離花韻入揮毫  
羲之獨擅蘭亭序  
得自夫人筆法高

其四

名園如錦織鸞梭  
百囀間關好語多  
蘇蕙迴文留逸韻  
編成齊付雪兒歌

第三卷芳芸長歌一首

園林春晚倚春風  
翩翩伯勞飛向東  
襖游回首無多日  
花雨連天一片紅  
行逢落花自歎息  
故園姐姐嫉心

相憶紫蘭拂徑轉風光紅藥當階炫顏色牆東牆西  
無限春相逐相隨有麗人同來金谷張新宴共看蜚  
英舞錦茵碧瓊爲水迴環曲濕翠爲天剪新竹荷葉  
凌波小更圓鳧雛拍岸往還復景物當前樂且康低  
徊儀態盈方塘蕉心已逐春雲展柳線渾如春日長  
長長柳線同心帶綵纈雙雙結芳佩歌聲盡日轉玲  
瓏舞袖臨風紛向背蛾眉草長綠娟娟鬥草奪芳情  
妙年燕剪斜交苔錦畔蝶團飛滿髻雲邊一線韶光  
眼兒媚逡巡酒醉還心醉輕將紈扇撲殘暉呢語凭

肩連袂戲一聲百舌隔花啼子規何用催人歸數盡  
繁星待遲月如弦應照鳳樓西

修雲笑道寶姐姐總念三個人的詩到飲了幾大杯酒等  
着卷子看完定要玉山醉倒花陰矣寶釵笑道我是未向  
松根埋病骨且尋花底醉春風況念此佳句豈可無酒看  
第四卷是紫簫的五律二章

羣芳滿後庭佳勝續蘭亭香閣分姚魏蓉城並尹邢  
日臨花影動春在柳稍青行樂銷長晝迴波漾晚星

其二

春暖送春寒春衫杏子單晴林香簌簌曲徑步珊珊  
分韻齊揜袖揮毫共倚闌不辭今夕醉相並坐團欒

第五卷是九如的七絕八首

海棠春睡正朦朧蝴蝶翩翩入夢中一段韶光憐晚  
晚自裁新句寫天工

其二

三月春光似酒濃教人心醉此相逢鞦韆庭院同芳  
侶多少眉彎列遠峰

其三

蘭亭繭紙已飄零，慧業今來許乞靈。  
小字簪花遺格在，蠟箋重寫女兒青。

其四

冷冷流水韻琴音，花外交飛翡翠禽。  
三徑自饒泉石致，錯將人認是山陰。

其五

縹渺雲端十二樓，彎環池畔百花洲。  
玉人度曲聲聲慢，多恐鶯將巧語偷。

其六

游絲百尺罥垂楊繫住斜暉畫景長  
同伴分吟低唱  
罷背人閒數紫鴛鴦

其七

日落人吹碧玉簫畫屏銀燭夜迢迢  
一痕殘月如新  
月倒影紅樓上紫霄

其八

畫壁題來手八叉舞迴紅袖拂燈花  
蘭臺解賦巫山  
夢空負東隣處子家

芳芸道九如結句頗有深致且看第六卷惜姑娘的這首

五古

透迤人闌林迢遞穿樓閣花鳥自多情春風宛如昨  
重開曲水筵來踐流觴約素腕弄清波芳心贈紅藥  
蝶巧避鶯梢泥新供燕掠感物各徘徊同人恣歡譁  
吹徹玉參差揮餘金鑿落佳會惜良辰月上鞦韆索  
九如們見第七卷是珍珠的一章七言古詩

我從東海飛黃塵幻作人世傷春人當年翻身入海  
藏眼見龍窟羅奇珍驪珠照水大於月珊瑚碧樹相  
交春今日重來春似海麗人携手連紅巾東風宛委

吹綠蘋三春林薄花如新有時飛英拂襟袖隨風飄  
去依華茵鴛鴦七十成行列遊蜂戲蝶皆相親芳園  
覆靛道勝事莫教岑寂孤良辰不用展布分主賓流  
觴曲水臨前津琥珀光濃映絳脣凌波微步同逡巡  
古來情人作情語或是洛女巫山神今日之樂無比  
倫酒酣弄影迷前身公孫劍器渾脫舞不辨當時幻  
與真

寶釵笑道珍丫頭將龍宮的寶貝都搬了出來怨不得咱  
們趕不上你將來再上天去逛逛就是李青蓮黃河之水



天上來也敵不過你的海話衆人大笑珍珠笑道請教你的佳作寶釵道我那狗尾自要續貂且看第八卷王太爺的五律一首

曲水重開宴相將樂未央芳園隨興到春日似情長  
焚尾分梨醞同心訂羽觴幾番風信好吹遍百花香

寶釵點頭道詩以道性情不失爲夢玉之作第九卷是汝  
湘的新樂府十首

按三月上巳前後時景六朝唐宋故事  
分爲十首用梁昭明太子新樂府體

祓禊曲

灣環曲沼青瑤軟春日春風相膩晚流水流光隨步

遠隨水遠逐迴波樂道遙抗清歌

采蘭曲

蘭葉叅差臨水照  
蘭花娟秀迎風笑  
紉得蘭芳作光耀  
作光耀寄所思  
莫相忘  
新相知

鬥草詞

私拜花神花露早  
芍藥辛夷誤顛倒  
百寶欄邊鬥百草  
鬥百草天氣清  
隔花叢聞笑聲

撲蝶詞

西園梨花還杏花  
紅芳素萼相交加  
純豔隨風撲鳳

車逐鳳車憐鳳子送將歸春夢裡

鬥筵樂

生憎啞啞汝甯雞未明枕畔催人啼  
今晨試鬥雙陣齊雙陣齊摧錦翼  
訴衷情破胃臆

打毬樂

白玉堂前舞而旋窄袖短襟交燕剪  
角打圓毬歌宛轉歌宛轉月團團  
願常圓結君歡

流羽觴

子夜歌殘春白紵半醉叅軍戲  
錄語列坐流觴傳素

羽傳素羽縮同心雙鴛鴦並浮沉

分柳圈

細柳圍圈如月滿月暈圓時常不缺繫得青春無斷  
絕無斷絕各追隨怕無言當寄誰

錢龍宴

雲錦齊開步障重連環金錯聲玲瓏紅絲百尺結錢  
龍結錢龍買春日無價春莫相失

祈蠶市

碗著環花向蠶市祈神私語燒銀紙簇簇蠶籠香蠶

子養蠶子暮春時安鸞鏡門蛾眉

寶釵笑道我今兒念完這些詩舌尖上一定要長蓮花芳  
芸道寶姐姐口裡噙着僻穢珠故此聞不出味兒修雲道  
我一會煎梅花香雪給寶姐姐漱口掌珠道我那裡還有  
去年的荷露與梅雪同一樣香潔寶釵點頭道咱們再看  
第十卷探姑娘的短歌

月缺不恒滿春去無重返寄語少年人同心惜春晚  
落日瓊臺急簫管行樂青春莫遲緩莫遲緩來相伴  
君不見傷春人歌自短

夢玉同珍珠們歎道探姐姐不多幾句詞短而味長令人不忍多讀第十一卷秋瑞的五律定有新句

我愛春光好聯翩逐步來尋芳遊共約修禊宴重開  
柳圻黃金縷花明錦繡堆殷勤傾綠蟻曲水泛瑤杯  
我愛春光好芳林似畫圖幾筵鋪玳瑁七尺碎珊瑚  
字織迴文錦歌傳一斛珠當前通燕婉何處覓羅敷  
我愛春光好瑤池小隊仙碧桃花下醉紅杏日中姪  
欣賞何時足韶華不論錢一齊歌白紵垂手可人憐  
我愛春光好樓臺帶晚霞衣香流曲水人影隔重紗

綦打鴛鴦譜階聯姊妹花碧簾檀板外知是莫愁家  
衆人甚爲讚服紫簫道咱們公念寶姐姐的佳作見是五  
絕四章仿樂府清商曲

其一

新荷初出水葉短不盈手寧知舊根莖下有同心藕

其二

當面怨春風背面尋花片落花辭故枝何時復相見

其三

曲池流羽觴似我九迴腸愁心對春水畢竟是誰長

其四

春風年復年春日催嬋娟去歲花自落今歲花還鮮  
衆人歎道咱們說了多少總不如這幾句無限深情真堪  
壓倒元白寶釵笑道且不用謬讚大家喫點兒東西等老  
秋脫稿咱們用完飯漱漱口再請教他的好序衆人都說  
甚是盼附點上風燈此時秋瑞亦已脫稿同着衆人飲酒  
又行了一會雅令彼此用飯漱口淨手珍珠道古人說春  
色惱人咱們今日狠得春光之助芳芸道今日之樂不減  
去年只少了荷盤採露秋瑞笑道橫豎今年多添了寶姐



姐們這些良友將來取採荷露亦當擊鉢賦詩更爲盛典  
汝湘道前日聽見怡安堂太太回老太太要請賈姐姐同  
探姐姐管理怡安堂總務老太太聽說喜歡之至說道這  
一麼兒來了再不放他們回去夢玉大樂說道老太太真  
是一位救命天尊不但今年不放回去從此永遠總不許  
回去探春笑道承老太太的恩典同諸位知己錯愛除珍  
珠姑娘一人外可以終身相守其餘想來總不能遵命夢  
玉聽見忽忽如有所失悵然久之長歎一聲說道我總知  
道咱們姐妹原來不能久遠相聚早知如此何必生我夢

玉寶釵笑道咱們在此說話姑娘們在滿院子裡笑聲盈耳比咱們還樂九知道他們在黑地裡摸花草看名樣多者為勝秋瑞笑道咱們也去熱鬧看誰最為第一大家都說甚是一齊俱向山子前後你爭我搶笑不絕口藏春塢這個花圃處處皆人正在尋花覓草聽見荆姨娘同着璣二奶奶進來問道怎麼你們在黑影子裡攪來跳去幹些什麼探春道咱們在這兒鬥花取勝平兒笑道你們也真會取樂連晚安也不去請真是野事實釵道真個的咱們忘了這件大事快些上去再別耽擱衆人都到花廳各將

花草堆在地下說道咱們去了回來算賬說着一大羣飛跳而去平兒問了頭道姑娘們做的詩在那兒取來我看了頭們趕忙送上平兒同姨娘們接着細細吟哦這且慢表且說寶釵們走出如是園一路說笑已來介壽堂此時各位夫人太太都還未散吉祥上去回請晚安祝母笑道來的正好寶釵們一齊上來祝母吩咐不必請安姐妹們分兩旁侍立祝母對王夫人道你二妹妹管理怡安堂總務十幾年來辛勤勞苦克盡婦道近來勤勞致病難以支持你二兄弟也對我說過幾次因想不出一個有才子兼

優表率有方之人代爲總理事務使他可以靜養我因想着去年寶姑娘探姑娘總理喪事井井有條內外悅服我原要留着他兩個在此因是頭一磨兒回家過年珍姑娘又是兩世重生不可不讓他們回去上殿祭祀會會親戚如今諸事完結再無別的推却我要求大姐姐准我這個情兒我請寶姑娘探姑娘兩個管理怡安堂總務將來就更要回金陵走走一去一留彼此可以更換兩邊俱有益無碍不知大姐姐可肯賞我這個臉兒王夫人連忙站起說道老太太既是這樣吩咐姪媳敢不遵命叫寶釵探春

過來拜祝母大喜柏夫人桂  
喜之至祝母道咱們是明日上坡兩個姑娘就是明日接  
手辦事桂夫人答應道老太太明日要出門辛苦今日請  
早些安寢祝母點頭王夫人同竺鞠兩太太先辭出去柏  
夫人們侍候着老太太喫過參湯丸藥解衣安寢放下炕  
幔值宿姑娘嫂子們俱已齊集吩咐已畢領着夢玉一班  
散了下來王夫人帶着彩鳳同幾個姑娘們住在梅秋琴  
常住的介壽堂西屋內裡面有三間套房兩間廂房王夫  
人住着十分寬綽適意寶釵探春住在修雲的瓶花閣珍

珠同惜春在安和堂平兒住在石夫人處此時柏夫人們散了出來又到王夫人西屋裡畧說了一兩句話相別而去寶釵珍珠夢玉衆姐妹俱請過晚安伺候安寢王夫人知道他們還有兩三處都要走到不便久留說話吩咐他們散罷衆人答應下來趕着先往承瑛堂去那些提燈手照亮如白晝剛到承瑛堂院門口有聽事婆子說道三太太已經安寢吩咐大爺奶奶姑娘們不必上去請安芳芸道既是這樣我同紫了頭也不用上去同你們到安和堂再回來睡覺衆人都說甚是一羣人回身又走剛過介壽

堂院門遇着二人面前一對白紗小圓燈前後又是玻璃  
手照欸欸而來衆人瞧見大喜不知那來的是誰且看下  
回分解

紅樓夢卷七十三終



紅樓復夢卷之七十四

放風箏寄懷好友

補修襖啟訂同心

話說寶釵們纏過介壽堂院門見幾個燈籠照着平兒再  
再而來探春笑道親家太太來了咱們都在這裏拱候平  
兒笑道罷呀姑太太何苦糟塌我呢叫我在藏春塢好等  
姑太太們晒我個老滿兒不虧姨娘們拉着去逛這會還  
坐在那兒等着呢誰知姑太太們得了好差使怨不得晒  
着咱們探春未及回言寶釵笑道咱們是樗櫟庸材謬膺  
重任那裏及親家太太調鼎贊襄中流砥柱剛纔實因公

務羈身不克趨侍巾櫛明日赴轅負荆敬聆訓示衆人俱  
吃吃大笑平兒道我說了兩句被寶姑奶奶說了一車拉  
倒咱們去睡覺明日喫你兩個一杯酒兒使得使不得寶  
釵點頭笑道使得明兒罰我說畢彼此含笑分手平兒自  
去安睡不題寶釵們來到怡安堂此時上房已要安寢吩  
咐免請晚安衆人走如是園往安和堂來剛到半路遇着  
聽差的嫂子來傳柏夫人吩咐不必過去寶釵笑道這是  
怎麼說呢東跑西走都不叫見面鬧的腿酸脚疼咱們到  
那兒去歇歇纒得呢汝湘道將來夜短竟不殺跑道兒怎

麼好呢秋瑞笑道這會兒各人回房睡覺過一半天咱們  
要回兩邊太太道這晚上請安這一條兒除介壽堂是風  
雨無阻照例請安外其餘這三處須要捐免請晚安纏好  
修雲笑道且過了這兩三天再說這會因爲乏的荒到站  
着半天說閒話衆人大笑各人分手各去安歇次日是二  
月二十六日祝府去上清明坟探春寶釵一早上去接辦  
怡安堂總務四堂姨娘各職事姑娘垂花門領着各家媳  
婦們都來給兩位姑奶奶道喜寶釵探春彼此稱謝各人  
散去祝筠同桂夫人商酌將瓶花閣左邊院裡那幾間屋

子收拾與寶釵探春居住作司總之所取名楚寶堂請鞠  
冷齋書楚寶堂匾額再請文師命刻楚寶堂圖記印章自  
此以後一切事務都歸楚寶堂總上商辦竺太太搬在承  
瑛堂到狠安逸桂夫人自在安享歡喜之至祝筠同桂夫  
人交辦完畢到介壽堂請早安回明交代總務寶釵探春  
亦上來請安稟知接辦事務祝母大喜笑道你兩個上了  
我的當以後再別想回去了我連你的太太也留着不放  
同我打夥到老又省得去幾天叫咱們牽腸望肚想的發  
煩祝母正說的熱鬧柏夫人上來請過早安祝筠桂夫人

彼此問好問安。此時夢玉們亦俱到齊。踮滿一屋祝母道。聽說菜花大盛，百花俱放。今日咱們上坟帶着請賈大姐同竺鞠兩親家到城外去看個野景兒。下午在庄子上喫了晚飯回來，拍夫人們答應四堂姨娘趕着下來各去料理祭品鋪墊菓盒點心茶酒賞封一切應帶的物件。並擬派跟去的職事姑娘嫂子都先到各處伺候。寶釵探春珍珠惜春修雲夢玉又都到王夫人屋裡請安。畧談幾句散了下來。各去伺候。上坟王夫人同竺鞠兩位太太俱在介壽堂說了些閒話。垂花門的上來回說外面伺候齊集。

老太太聽說邀着王夫人們離了介壽堂往外面慢慢走去前後擁着大群散花仙女香風撲鼻掌珠們一堆兒擠在後面將寶釵圍在中間寶釵笑道我今日一准要活不到晚上芳芸問道爲什麼寶釵笑道被姑娘奶奶們身上的溫香聞得我骨縫兒裡都酥透了小丫頭身上更香的利害真是要命衆人抵着嘴兒好笑珍珠笑道就說的你身上沒有一點香味寶釵搖頭道我身上只有些兒土氣衆人一路說笑已跟着老太太走出垂花門伺候太太們都上了大轎赶忙各人坐上轎子一溜兒出了城來只見

柳綠桃紅百花齊放楊花飛雪青梅如豆燕剪鶯梭蜂狂蝶  
鬧看不盡那田家的春景衆人各在轎內暢觀景緻聽見  
後面招呼道老太太吩咐請買太太鞠太太竺太太寶姑  
奶奶璉二太太先在東庄去用茶着幾個姑娘嫂子同去  
伺候那些跟班的連聲答應去不多會過了一座大石橋  
到三岔路轎馬到此分路不言祝母去上坟之事且說王  
夫人們又走了一會來到祝家東莊進了莊門下轎祝府  
派來辦差的家人小子早已鋪設妥當各樣齊備莊門外  
臨着小河一帶合抱垂楊列如屏障門裡大廳三間廳左

水閣三間窗外盡是稻田遠望雲山重疊竹樹迷離真是  
太平園畫廳之右邊亦有水閣幾間窻臨湖面風帆沙鳥  
渺無涯際王夫人們兩邊看玩一會又到庄後來瞧見是  
一片平坦空地四面俱以細竹縵成短牆探春指道那邊  
是些什麼紅的綠的掛在那兒伺候的姑娘們說道是大爺  
吩咐帶出來的風箏大大小小帶了好些出來寶釵道既  
有風箏咱們放他上去王夫人對祝禱兩位太太道咱們  
到水閣上去坐會子等他們放風箏三位太太自去間話  
寶釵道咱們自從那年在大觀園同林姑娘們放風箏之



後悲苦日增從此風流雲散再想不到如今不幸中又有此一畚相聚將來我三個人又不知是怎樣的尤景令人可歎探春不勝悲苦掩面而哭平兒笑道想起前情自然要哭論起理來也狠可不必實叙道咱們端過兩條板凳將風箏交姑娘們拉看再聽平兒頭的高論探春點頭三個人坐在一條凳上仰着臉兒瞅着風箏平兒道想起大觀園放風箏正是極盛的時候一天到夜有樂無苦想來世界上再沒有比咱們樂的人了誰知樂盡悲來自從姑娘們出嫁後日見凋零苦上頭來最可憐的是林姑娘去

世寶兄弟出家老太太歸天上房失盜鳳姐姐身故我同巧姑娘到劉老老家去避難不多兩年接着老爺去世可憐將一個花攢錦簇人家鬧的冰消瓦解一敗塗地咱們的眼淚也不知出掉了幾担誰知去年璉二爺又出了家去你想想這家人家還有個望頭兒嗎那裡知道太太拿定主意棄掉了榮宅並大觀園回到金陵重整家園再興故業我又想不到蒙太太恩典託以重任我雖近來尤景到比當日還好況且寶兄弟璉二爺又皆得道成仙三不知兒的也可以見面想起當年今日真是白掉了多少眼

淚平兒正說的高興背後一人接口問道眼淚掉在那兒我代你去找三個人出其不意嚇了一跳回頭見是珍珠惜春修雲芳芸紫簫秋瑞掌珠續後又來了汝湘九如夢玉平兒問道你們多僭兒來的悄沒聲兒的也不言語偏生在這兒罵你們又叫你們聽見秋瑞笑道王大爺帶了些風箏出來將些家人小子們都去滿田裡東放西放咱們跟着老太太下了轎纜有人知道趕着去找人聽差的嫂子們說姑奶奶們在後面大院子裡放風箏我止住他們不許言語剛纔跣住脚珍珠姑娘就忍不住說話你們

在這一罵也好說什麼也好咱們攏共攏兒總也沒有聽見寶釵道咱們聽着平丫頭說古話聽出了神誰知道你們都站在背後呢夢玉道這會兒讓咱們放風箏你三個上去瞧瞧老太太再來寶釵點頭探春平兒三人上去老太太們俱在左邊閣內靠着窻口看那遠近農夫耕田種地祝母見寶釵們進來笑道正要來瞧你們放的風箏只聽見滿天的風琴兒不知那幾個是咱們的寶釵用手指道那幾個蝴蝶兒到像是咱們的探春道那兒的話呢這兒屋子轉了向你就瞧瞧後頭的風箏祝母笑道你兩個

且不用爭我瞧了這半天也總沒有瞧見蝴蝶風箏在那兒。桂夫人同平兒笑道：別說老太太找不着，連咱們也看不見一點影兒。探春笑道：方纔是一隻大鷓鴣，他哄老太太是個風箏，我瞧着他飛下田去，那不是樹梢頭兒又飛起來了。眾位太太都好笑道：怨不得老太太滿天那兒去。我風箏祝母大笑道：等着罰寶姑娘回家去放個風箏兒。我瞧栢夫人道：咱們就在這兒坐席，連他姐妹們都在一堆兒熱鬧祝母點頭吩咐對着窻口一溜兒擺下四桌。媳婦們擺設杯箸菓碟，着人去請太爺同各位奶奶姑娘入

席祝母們分兩桌坐下。夢玉們俱已進來序齒而坐。祝母道：「咱們坐在這兒飲酒，好不安逸。你看那些種田的男女老少，在那泥漿子裡走來走去，這樣辛苦可憐，那裡摸得着一點兒好的到口。我常聽見各庄佃戶每年總要欠些租子，想起來他們多得一斗半斗的舉家歡樂，也多過幾天快活日子。像咱們家就少了一石半石的，也餓不着誰一頓半頓，何苦呢？將他們送官追比爲這幾粒子米，被他們一家子咒罵，以後將佃戶送官這條兒，竟要裁去。纔是王夫人栢夫人們答應道：「老太太動念仁慈，真是培養子

孫載福甚厚金剛經所云不住法而行布施就是這個道理祝母們兩席上飲酒清談寶釵們這兩席也彼此交頭接耳的各談各人的說話媳婦姑娘們上菜斟酒四桌席上正說的高興只聽見外面廳上有個婦人在那裡大哭大喊拍夫人忙着人去問不一會金映的媳婦進來回道看庄子老蔡的大媳婦病了好一程子不能起炕這會見忽然下炕走出院子要見老太太老蔡媽瞧他不像個樣兒趕忙拉住他就大哭大喊的聽他的說話狠不像他媳婦的口氣到像有什麼邪祟附着他身上衆人圍着不叫

進來他那兒肯依在那兒大喊祝母道又是怪事有什麼  
妖魔邪祟的要見我呢秋瑞道我去瞧瞧是什麼邪祟寶  
釵們都要同去瞧瞧剛走出坐位見三多秋雲進來回道  
聽他的說話很像桑奶子附在他身上桂夫人道我等去看  
他有什麼說話領着一大群走出大爐見老蔡媽拉着他  
媳婦黃病懨懨蓬頭垢面不成人樣各家人媳婦們將他  
圍住不叫他到廳上來桂夫人吩咐讓開問他是誰有什  
麼說話衆人跼立兩旁老蔡的媳婦瞧見桂夫人連忙跪下  
向上磕頭哭道我孤身一人被義塚的那些強魂惡鬼係



搶我奪鬧的我無處安身前日被一個周二將我霸住藏在這門前的柳樹根下昨日是本村土地清查打掃地方伺候城隍爺清明祀孤查到這柳樹下說周二拐帶人家婦女將他鎖去又要拿我因此着急躲在這庄門背後剛纔老太太們轎子進來又被門神驅逐不准躲在門後剛遇着蔡媽出來我躲在他衣襟底下帶進屋去見他大媳婦魂已離舍陽光有限我借他身體附着上來見老太太磕個頭兒謝謝我生前受的那些恩典看着玉哥兒長的這麼大可憐我無依無靠被那些混賬鬼強來霸佔求太

太施恩對老爺說拿個帖兒將義塚的幾個混賬鬼送到城隍爺處枷號起來我可以脫身去嫁人不然被他們纏住着總不能脫了結說畢放聲大哭桂夫人聽了這些說話又可憐又可笑對他說道因你生前做事不端以至死後纏有這些鬼來纏你既是做了鬼還守不住要嫁人就該早嫁誰叫你自家引鬼上門鬧的哩兒拉兒的惹出這些事來後日清明咱們宅裡的年例分賞你們銀錢鏹紙香燭酒飯你候着去領各人自我頭路休在這裡纏老蔡的媳婦我看哥兒分上明兒給你放壇焰口超度你脫

離鬼境轉世去做個好人衆人見老蔡的媳婦像喜歡的模樣向上磕頭說道多謝太太我就去明日多賞我口酒兒喝喝說畢睡在地上一聲兒也不言語老蔡媽彎着腰叫喚了幾聲他媳婦慢慢答應睜眼瞧見衆人問道我怎麼睡在這兒桂夫人見桑奶子陰魂已去吩咐蔡媽好生扶他進屋對寶釵說另外賞他兩吊錢調理養病老太太們正等着問話見桂夫人領着秋瑞們一同進來剛纔桑奶子附着老蔡媳婦身上那些說話細細回了一遍祝母同王夫人們十分歎息鞠太太道咱們老爺從來不信是

有鬼說也不信像這不是個活鬼嗎想起來真是可怕柏夫人道人鬼一理生爲正人死爲正鬼若桑奶子這樣生是邪人死後也就是邪鬼汝相笑道真是一點不錯有那無主的遊魂餓着了急混充些名號去享人家的祭祀那些就叫做冒食鬼祝母們不覺闐然大笑衆人依舊坐下飲了一會彼此談那桑奶子的鬼話正然說笑的高興聽見外面又有人聲喊叫起來芳芸笑道老桑不知又想起什麼說話這人真討讒做了鬼還是這樣累墜桂夫人亦覺好笑吩咐去看又爲什麼姑娘們答應尙未動身見孟

陞的媳婦進來回道東庄各佃戶知道老太太在這兒他們各家妻兒老小都來請安擠滿了一院子要見老太太同太太們磕頭平兒笑道老太太今日下鄉勸農也必得叫他們插花飲酒纔是祝母點頭道真個的他們既都來瞧我也必得賞些什麼兒纔好探春道脩下幾十個封兒都還未用恐人多不敷寶釵道只要每一家佃戶賞封一個原不必見人就賞不過是老太太到這兒迤迤格外的恩典那些小人兒們有咱們帶出來的菓子普裡普兒一分也就很好栢夫人點頭讚道寶姑娘說的甚是竟是這

樣辦法祝母道咱們哭點子飯到廳上去合鄉裡人說個野話兒讓丫頭媳婦們就在這兒喫飯桂夫人們答應不多一會四席俱散老太太們漱口更衣淨手諸事完畢都來外廳那些佃戶家屬到像赤子之見慈母彼此擠做一堆爭先拜見滿地見人參差亂拜祝母看着歡喜之至眾人拜畢都擠在老太太面前各人說話也聽不出說些什麼老太太們只好含笑點頭而已柏夫人吩咐管家婆將老太太的賞封菓子分賞與各家佃戶老婆及那些小男幼女王夫人道天將傍晚咱們回去走菜花地下對着花

柳更有個趣兒祝母點頭吩咐伺候菱玉同奶奶們又在後面放了一會風箏聽說老太太們業已上轎趕着收拾一同出來老太太同各位太太都在庄門等候寶釵們陸續上轎跟着走菜花地裡正是

黃雲起處飛蝴蝶

綠水生時出燕雛

回到宅時俱已點上燈燭次日和夫人們去給尙書上坟二十八日清明早上就在家祠祀祖早飯之後探春對秋瑞道今日清明天氣又好我作個東兒請咱們這些好朋友在薔薇架下做個修禊小會秋瑞笑道昨晚紫丫頭也

想到這層因是連日上故人多辛苦我說過兩天咱們補  
作修禊會既是姐姐有興我學寶姐姐寫個小啟去各處  
知會探春大喜取出一個白簡與秋瑞寫啟其詞曰

春日載揚芬芳節序會桃李之芳園集良朋之燕敘  
玉臺留詠情深孝穆之詞班管催題喜續文通之句  
踏青池上有美如花修禊橋邊群矜比玉落花迤邐  
蘭香原在人間芳草迷離金谷幾疑天上紅樓非夢  
未免相思白苧有歌能無惆悵喜春風之滿座我豈  
無詞憐香霧之盈庭誰能遣此不涖擊鉢一任揮毫



吐珠玉于瑤箋聯如積翠裁錦純于織手集以成章  
仿已往之蘭亭當作前之嘉會是啟

秋瑞寫畢遞與探春念了一遍不勝歎服卽交與聽差媳  
婦送往各處書知先往海棠院來誰知寶釵們都在一堆  
兒閒話見了那小啟無不喜的手舞足蹈連忙都寫了知  
字命聽差的先去海珠笑道可惜我不能去一樂只好在  
屋裡作詩前日老瑞那篇雅序也不與咱們瞧瞧今日作  
修楔會更不可以不記修雲道今日這篇文章必得是寶  
姐姐的大筆方足以傳千古衆人不等寶釵推辭衆口同

聲說道修姝姝說的甚是實公斷不可故却實釵笑道不  
必諸公謬薦我竟作王子安任而不辭如何但今日斷不  
能執筆且等相敘之後方能寫其風景事實夢玉點頭道  
此言甚是咱們去回過老太太就可以放心汝湘道老太  
太們都在看牌咱們不用都去只要王太爺再同一兩個  
上去說探姐姐請看花作詩會給衆人告個假不用攏共  
攏擠作一堆掌珠道很是就是你同芳芸王太爺三個人上  
去告了假就來別叫咱們在這兒傻等汝湘芳芸夢玉三  
人點頭離了海棠院往介壽堂來此時老太太同王夫人

竺鞠兩位太太在套屋裡看牌介壽堂是桂夫人同平兒  
在琴桌上下棋夢玉三個上前站了一會將告假之事回  
了桂夫人平兒笑道我雖不會做詩也要來同你們熱鬧  
桂夫人道你再去熱鬧丟我一個兒我誰說話呢那是不  
能的你們也不用上去告假一會兒找回老太太就是了  
菱玉答應三個人下來剛出介壽堂院門只見一個人急  
急忙忙跑了過來不知那人是誰有什麼說話且聽下回  
分解

紅樓復夢卷之七十四終

紅樓復夢卷之七十五

賞春光群芳聯句

驅魔障道士擒妖

話說夢玉們剛出院門見楚寶堂聽事的汪嫂子匆匆面  
來道探姑奶奶們都在富春閣等候請太爺們就去夢玉  
點頭來到恬安堂見蘭生們十來個姑娘站在甬道上說  
話芳芸問道仔嗎的都晒在這兒三多答道等着大爺同  
二位奶奶芳芸笑道不敢當勞諸位姑太太的駕快些走  
罷探姑奶奶等的長遠了別叫人着急衆人一路說笑走  
進如是園穿花拂柳到富春閣見探春門都已齊集寶釵

道今日須要各人樂其樂無分彼此以盡一日之歡探春  
道雖是這樣說法也得定個章程彼如作詩投壺下棋射  
箭鬪草流觴釣魚這些事都是不可少的各人就其能而  
樂之也不可以相強衆人稱謝甚是三個一攢五個一簇  
水邊花下亭外橋頭樹根山脚離畔舟中行住坐臥無處  
非人無人不樂真比王右軍蘭亭勝會還要熱鬧修雲紫  
蕭夢玉尤如惜春珍珠這幾個圍住寶釵念秋瑞作的群  
芳補襖序其序曰

維三月之杪會於如是園補襖事也嘗考鄭風溱洧

間士女相將秉蘭贈芍遂爲千古佳話雖非正風大  
聖人猶載諸簡編可謂聖人達情之至矣漢魏六朝  
踵爲勝會不一而足要仿乎鄭風者近是其中元長  
延之二序辭翰雙美然駢儷四六厥風斯下獨右軍  
蘭亭爲今古冠一時名士會者三十餘人稱極盛焉  
自余觀之竊謂有憾昔右軍學書衛夫人衛與王世  
爲中表蘭亭之會惜衛不與蓋夫人以永和五年卒  
逮山陰之集四五年矣使當年夫人若在則右軍自  
書其序後三十餘人篇什屬夫人書彙爲一冊傳諸

後世何至以昭陵繭帟為尊美哉乃知右軍所云一  
 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而長憾于今昔之感蓋  
 為夫人發也今日之會士女咸集流觴曲水門草賦  
 陶錢龍蠶市悉如修楔故事固不待言所誇美者有  
 鄭風之情而無其放逸有元長延之之辭而去其浮  
 靡有右軍夫人之筆翰而絕其悲慨之感真千古一  
 時也以今視昔竊云過之以後視今又當奚若耶謹  
 以諸韻事韻語屬諸群媛且戲且詠以夜繼晝為樂  
 未央既而月鏡在天冉冉

東

上醉眸仰睇猶以為西



樓新月也興至筆酣不辭棊酒用爲之序

寶釵念完衆人讚不絕口秋瑞笑道被你們這一讚足與  
三都共傳不朽矣掌珠道問話少說依我的意見今日不  
必分韻賦詩咱們竟是聯他一首七言長古到還有趣寶  
釵道狼好竟是聯句且去各處遊玩一回開暢心思廣其  
聞見再來哼哼夢玉道不可別處去逛就在富春園後身  
射一會箭回來請珍姐姐舞鮑咱們再飲酒賦詩探春笑  
道大爺的主意到不錯命了頭們抱着弓箭都往箭亭上  
來對面硬上標竿把子攔着布襠汝湘道咱們十個大錢

一箭賭個小頑意兒衆人欣允各命了頭取錢一人三箭  
挨次而射修雲九如芳芸惜春這幾個輸的最多夢玉們  
正射的熟開見伺候的丫頭們交頭接耳彼此說笑珍珠  
隱約聽着一兩句問道你們說什麼掉下池去抱琴道剛  
纔東兒來說金鳳姑娘栽下池去不知這會見上來沒有  
夢玉大驚說道那池子有三尺多水不當頑的咱們快些  
去瞧瞧同掌珠們往秋水堂來見仙鳳賓來都在芥舟亭  
外笑做一堆見寶釵們過來赶忙讓開走進亭內夢玉問  
雁書金鳳怎麼掉下池去賓來笑道他們好好的要學什

麼流觴飲酒將個茶杯兒漂在水上漂來漂去的剛到金  
了頭面前伸手去取勁兒使的過猛咕咚一聲就掉了下  
去駭的咱們要死趕着拉的拉扯的扯好容易拉了上來  
鬧了一身的水將根金扁簪又掉了這會兒纔換衣服寶  
釵笑道你要學四姑娘去見龍王爺惜春笑道我也狠掂  
着那個烏大爺不知這會兒已熬了膠沒有衆人好笑走  
進亭內見金鳳已換完衣服正忙着梳頭汝湘笑道剛纔  
是錢姑娘投江這會兒是舟中相會唱了一本絕好的金  
釵記咱們也該到沉香亭去作清平調到別號悞功夫夢

玉太笑拉着衆人到富泰閣探春道今日聯句賦詩凡姑娘們有能詩者俱要入會這總有趣實敘道不拘是誰不許推却興到卽聯庶詩氣流暢衆人俱應允探春道我竟是首唱在那粉箋紙上寫下二句道

華園春晚惜春光

惜春此日會群芳

探春

衆人笑道這兩起句除了探姐姐的大筆一定惜姑娘要動惱開首就寫他的名字惜春笑道名入詩中最高爲雅事李青蓮桃花潭水深三尺不及汪綸送我情千古傳爲絕

唱紫簫道諸位詩翁詩伯且請暫閉詩口我要聯句了提  
筆寫了兩句道

寒食絕過烟染綠

元稹詩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

襖游回首水流香

紫簫

蘭生接云

襖游歷歷無多日

蘭生

芳芸接道

又看清明新火出

會要云唐宋以清明賜火

鷓鴣初迴燕尾波

芳芸

修雲接云

兩紙仍分鼠鬚筆

挿向朱門楊柳枝 修雲

秋瑞接云

折柳猶惜綠烟絲

韋莊詩浦街楊柳綠烟畫出清  
明二月天案江惟聞寒食日折柳

挿門

弱纜飄搖自無力 秋瑞

質釵接云

柔條館結最相思

紫蘭采後春芽簇

寶釵

惜春接云

紅藥晴來花韻足

贈玉人吹碧玉簫

惜春

珍珠接云

秉蘭人貯黃金屋

秉蘭贈簪  
並上巳

金屋透迤接畫樓

珍珠

九如接云

晶簾十二澗珊瑚

六曲雲駢金屈膝

尤如

掌珠接云

兩行蟬鬢玉搔頭

拔取搔頭供鬥草

掌珠

汝湘接云

人人私語花枝好

花戀餘春春正深

汝湘

探春接云

人惜三春春易老

探春



蘭生接云

春花飛浦鬪雞臺

漢有鬪雞臺見三輔黃圖又王燭  
賈典清明城市多鬪雞之聲士女

知  
雲云

芙蓉接云

臺下還流曲水杯

五侯鯖膳同開宴

芙蓉

夢玉接云

百藥醑醑始發醅

淺瀨迴瀾光瀲灩

夢玉

寶釵道我代海珠接兩句云

人影衣香紛冉冉

春恨微侵柳葉眉

海珠

隨又接云

酒痕半上桃花臉

可憐一百六韶光

寶釵

秋瑞接云

可憐七十二鴛鴦

醉來笑踏鞦韆影

秋瑞

修雲接云

戲罷問過蹴鞠場

韋莊清明詩女郎撩亂送鞦韆寒食蹴鞠見劉向雜錄

鞦韆影外斜陽轉

修雲

紫簫接云

蹴鞠場邊芳草遍

斜陽隔樹語鶯鶯

紫簫

九如接云

芳草連天飛燕燕

九如

掌珠不等九如再寫忙搶着接句云

采有在...  
鶯鶯燕燕水雙飛  
等珠

質釵亦趕着接云

飛去飛來不自持

清晨雙咏同莖穗  
質釵

芳芸接云

日暮還樓連理枝

青春漸已堂堂去  
芳芸

珍珠接云

幾度低徊行樂處

此日臨流借逝波 珍珠

修雲接云

此時連袂承飛絮

春波春絮亂春懷 修雲

秋瑞忙接云

綵縷同心結寶釵

撲蝶還揮鸞尾扇 秋瑞 開元遺事三月三日宮中撲蝶爲戲

衆人點頭大笑芙蓉接云

踏青寧借鳳頭鞋 芙蓉 溫庭筠詞 踏青先繡鳳頭鞋

夢玉接云

華林園覺芳菲晚

夢玉 晉人修撰集  
華林園六朝因之

探春接云

樂遊原溯風流遠

漢人修撰集樂  
遊原唐人因之

相將宴會續蘭亭

探春

珍珠結句云

歡娛無極長春死

珍珠

探春笑道珍珠這結句有筆有力純是一股唐氣秋瑞  
寶釵俱點頭道作詩最難的是結句珍珠這一句結構

好好咱們今日這首聯句還不錯真不虛此佳會前日老  
翁的那篇序就算了今兒的罷秋瑞道那不能你做你的  
王子安滕王閣賦又肯讓誰呢賈欽笑道且等着明兒再  
論談着肚子鬧了半天見着紙兒就要心跳夢玉們一齊  
好笑芳芸道我今日要補去年的擊鼓催花衆人大樂夢  
玉命丫頭將小羯鼓取來隔簾擊鼓三四桌彼此接遍笑  
語喧天正在飲酒歡樂有聽事的張家媳婦傳垂花門條  
子說老太太吩咐派怡安堂東大奶奶往戚大奶奶家探  
望病症汝湘道仔嗎老太太好沒因兒的這會兒又想起

他來派我去看個什麼病寶釵道前日戚家的侯媽兒來見老太太說他家大奶奶一天到晚渾不痴兒的儘着睡覺又不要見人各自各兒自言自語的像是有點兒邪祟咱們太太還說可惜老公爺得的那張天師的靈符沒有帶來若有了那樣東西還怕什麼妖魔鬼怪九如笑道你快別提起那天師的靈符前年周則古世兄有個親戚新搬了一間屋子被鬼鬧的荒青天白日出來駭人周世鬼知道我家有老天師的靈符借去驅鬼聽說掛上兩三天果然安靜這天是月明如晝半夜裏鬼聲嘈雜忽然大鬧



起來比往常更鬧的利害一家子駭的要死躲在窻糊眼兒裏面往外瞧見上面坐着幾個大鬼兩旁站着些小鬼院子中間跪着一個道士對着那些鬼只是磕頭口裏說道諸位鬼老爺鬼奶奶請息怒不與小道相干是他們借了我來支個門面誰耐煩在這兒管他家閒事九如未曾說完衆人吃吃大笑探春笑道橫豎有一日我要求你們這些鬼老爺鬼奶奶放我家去大家笑作一堆汝湘拉着寶釵道你陪我到戚大嫂子家去走走寶釵應允對芙蓉夢玉們說不必等喫晚飯咱們一會兒都到楚寶堂相會

衆人點頭答應不言富春閣修楔酒散之事單說寶釵汝湘各帶跟隨丫頭媳婦們來到戚家衆家人小子伺候下轎那個戚二奶奶趕着出來迎接一同到裏面堂屋內見禮問好汝湘們致意過老太太同各位太太問候的說話跟去的姑娘鋪下嘉紋蓆坐褥將帶去的茶碗送上香茶汝湘問道大嫂子病這一程子仔嗎的總不見好到越關的病沉不知可還喫些兒什麼寶釵道聽說說不知兒的也怕見個人想來中了點兒邪也該請個有名兒的大夫給他瞧瞧看是那一經的症候戚二奶奶點頭道二位姑

奶奶真說的不錯我瞧着他害的症候本來也有些怪異  
自從去年給老太太拜壽回來接着大哥起身不多幾天  
就愛一個人兒睡覺連孩子們都不叫進房常聽着他各  
自各兒的說話今年過了燈節兒這一夜忽然的像是有  
人在屋裏合他說話我駭了一跳悄沒聲兒的在隔扇縫  
兒裡瞧瞧任什麼兒也沒有他一個人兒躺在被窩裏又  
說又笑越鬧的不像個樣兒那天有咱們一個本家的太  
爺說三茅觀孫道士法力很大專門兒的拿妖捉怪講下  
咱們全不啻攏共攏兒他包辦一樞腦兒在內四十九吊

錢不怕姑奶奶們見笑就是大哥在家當這個賣那個的也就狠過不上來自從大姐姐得病快要一年來了任什麼兒都賣光真是可憐不要說別的連孩子們的破鞋爛襪也賣三十二十的沾個嘴兒那兒還有錢去請道士昨日蒙宅裏老太太大媽二姨子賈親家太太們打夥兒幫了幾十兩銀今兒就請下道士說要半夜裏來收妖實釵笑道怨不得外面堂屋裏掛着那些法像原來今兒夜裏是孫道士來收妖可惜咱們沒有回過老太太不敢耽擱不然就在這兒看個熱鬧實釵未曾說完聽着頂蓬土拍

拉一响到像是一樣東西在上面跳來跳去有好一會寂  
無聲响聽着戚大奶奶在屋裏吃吃笑不絕口戚二奶奶  
赶忙搖手悄言低語道妖精來了快別言語這妖精利害  
專迷掌客我也被他迷過兩三麼兒汝湘有些害怕對寶  
釵道天也黑了坐在這兒怪怕的咱們家去罷老太太等  
着回話呢寶釵點頭吩咐伺候外面堂屋裏有三等觀道  
士正在陳設法器中間擺着法師坐位桌子上左邊桃木  
令牌右邊插着斬妖劍中間設列香燭臺法水碗照妖鏡  
兩邊壁上掛着馬趙溫劉四大元帥驅邪靈官二郎真君

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神將驅魔使者六丁六甲天兵  
天將降魔祖師除怪天尊五方使者雷聲普化天尊一切  
諸位神像掛滿一屋那老道鋪設妥當連燒幾張淨壇符  
吩咐內外人等有身子不潔淨的亟須迴避恐有觸犯汝  
湘們瞧了一會見滿堂上燈燭瑤道士到齊難以出去同  
着寶釵赶忙告辭上轎回來此時介壽堂正請晚安諸人  
畢集汝湘寶釵上去請安復命祝母笑道寶姑娘陪着汝  
丫頭去出差反耽擱了修禊的雅會到他家去喫點兒什  
麼兒沒有寶釵笑道任什麼兒沒有喫到看了些熱鬧王

夫人問道：「見些什麼熱鬧？」汝湘將戚二奶奶說的話並見道士先來鋪設夜間收妖的事，同着寶釵說了一遍。祝母道：「我常聽見人說戚大奶奶被妖精纏了個使不得我說。他們是瞎話，誰知真個有妖精？你們聽見那一路子响想，是他就躲在頂樑子上，不知那個道士法力如何？別拿着他又跑到別處去，與妖作怪，那就鬧個不了。珍珠道：『若像咱們家的那個仙爺，從不鬧事，還帶着狼有個起兒王。』」夫人道：「真個我忘了一件事，去年咱們下船那天來的，那些親戚我全知道，末了兒剛要開船，有兩三個俊姑娘，」

下船來送行我再想不起他是誰別就是咱們後樓上的  
仙人正是一個二個鬧的糊裡糊塗的不知多會兒上了  
岸去咱們也纔不知道珍珠道那天眼都哭花了也瞧不  
見誰是誰想來仙姑一准上船送行太太想的不錯寶釵  
道後樓上的仙爺固然如舊到是院子裏新漆的那幾個  
強盜鬼不知怎麼個兒鬧手栢夫人道那件事狠虧你們  
姐妹幾個想出法兒將那幾個活的拿住芙蓉說他就該  
的要死王夫人道也是那幾個強盜活該命盡一個兒也  
沒有跑掉凡事都有數定平兒道我想那件事只怕是老



爺在暗中拿住着送來的也論不定老爺原說家中一切事務全都知道想這會兒成了神比不得活着叫人獲弄祝母點頭道就是那天寶珠等着賈大媽來纔開了雙眼其中大有一段因果這幾天要給寶珠寄生做個滿月桂夫人道老太太許下放十萬生到是很大的陰功將做滿月錢都放了生罷祝母笑道生是固然要放滿月也不能不做這兩件事都交楚寶堂去辦探春們答應祝母又談了一會祝筠上來請過晚安衆人各皆散去這且慢表且說戚家點燈以後那些道士陸續來齊又將法壇拾掇一

番爐內燒起降香有個首領褚道士拿着一碗清水用桃枝兒蘸着在屋內洒了幾點法水正坐上面點着一碗燒酒那些道士各持法器大敲大打人聲叫喊全不聽見鬧了好一會住了法鑼法鼓戚二奶奶忙將脩下的菓子點心擺在內堂屋裏請衆位道士來喫點心老褚領着汪玉陳李等五六個後生道士走進堂屋見戚二奶奶有二十四五年紀圓臉彈兒梳着光頭帶幾枝碧桃花兒大紅新布綿袄罩着件新藍布衫子綠布夾褲一點點青布鞋擦着一臉粉厚厚兒點着胭脂那些道士忙上前施禮老褚

道仔嗎的二奶奶又要費事咱們也剛纔喫飯那兒就喫  
點心這怎麼說呢戚二奶奶笑道不過是幾個菓子請老  
爺們坐坐道又算了什麼等着拿住妖精我同大奶奶親  
自到觀裏來拜謝說着讓道士們坐下汪道士問道不知  
是個什麼妖精二奶奶你瞧見過沒有戚二奶奶道我馬  
馬糊糊瞧見幾麼兒不高的身材光着腦袋跳的很快不  
瞞老爺們說我也被他迷過幾麼兒到底不知是個什麼  
妖精王道士笑道二奶奶放心這個妖精還不相干兒像  
去年斬家庄兒迷譚太姑娘的那個妖精利害聽見說還

喫雞喫酒鬧的一家不安那個譚老太太着了急將我師徒兩個留住他家住了個數來月活活的將個妖精逼的跑掉了一會兒等着我師父孫老爺來咱們商量那妖精明欺你家沒有爺們固然的混鬧一會兒拿得住呢咱們就拿去了若是拿不住沒有別的主意我瞧着二奶奶又是這樣傻好兒的我破幾天功夫在這兒同妖精對耗着看誰耗得過誰戚二奶奶滿臉堆下笑來說道真個的老爺們肯在這兒壯個胆子那妖精如何耗得過人等着大爺們回來自必重謝老禱道咱們是如意祖師的弟子

從來不受人謝禮。只要大奶奶二奶奶知道咱們的好處，就結了戚。二奶奶笑道：「那固然再忘不了老爺們的好處。只要妖精離了門，老爺們再去衆道士正說的高興，聽見法官孫老爺來了，都趕忙出去迎接。戚二奶奶站在堂屋門口，見孫道士身穿程鄉夾道袍，繫着絲絢帶，頂純陽巾，穿着棕履，有七十來歲年紀，一口雪白的長鬚，狼有些兒仙風道骨打雜的老道，忙端過一張圈椅。孫道士週圍看過一遍，諸事都還妥當，吩咐褚道士化淨壇符，驅邪鎮宅符，召土地符，召護法靈官符，褚道士在燒酒火上挨次

將符焚過中間香爐裏添上檀香孫道士坐下命打雜道人去致意本家奶奶凡有身子不潔淨的俱要迴避戚二奶奶赶忙接口答應小子送上菓茶孫法官用完茶隨洗手漱口同衆道士穿上法衣戴了法冠孫道士是八卦七星衣手執寶劍在壇前四面步罡噴了法水布下天羅地網連聲令牌召天神天將六丁六甲神兵又畫了符水送進去先令病人吞下衆道士各持法器敲打一會此時臧大奶奶睡在炕上很覺安靜孫法官在壇上遣將已畢領着衆道士到病人屋裏來收妖各將鑼鼓鐃鉢一路打着

進來滿屋裏香烟繚繞孫法官跣在炕前口中念念有詞  
一聲大喊噴了戚大奶奶一臉燒酒駭的病人渾身發抖  
將一道硃砂符押在病人身上孫法官命一個十二三歲  
的小道士舉着一面鏡子四圍去照看妖精躲在何處法  
官同衆道士跟着鏡子細看口中不住念咒四下裏都不  
見妖精影响剛走到炕前小道士忽然大叫妖精有了躲  
在炕沿兒裏法官忙命小道士指定方向趕着噴了一口  
法酒喝令神將圍住妖精褚道士仗着胆子左手捻住五  
雷袂伸手至炕沿裏一把將妖精抓住那妖精在手心裏

紅樓復夢卷之七十五終  
撲撲亂跳法官圍着一堆看他是個什麼妖精定睛細看  
認了半日不覺大笑不知那是個什麼妖精且看下回分  
解

紅樓復夢卷之七十五終



紅樓復夢卷之七十六

角先生燒斷風流賬

女道士包去窮鬼魂

話說孫法官見小道士指明妖精的方向向命褚道士走着胆子伸手向炕沿兒裏一把抓住妖精在老褚的手心裡一伸一縮跳個不了孫法官恐妖精跑掉忙用令牌照着妖精腦袋上打了一下見他腦袋上冒了一股白氣在老褚手掌內動也不動孫法官領着眾道士圍住細看不覺鬨然大笑列位知道是個什麼妖精說也可笑不是什麼花妖獸怪原來就是去年戚大奶奶包袱裏帶回來的那

個角先生因戚大爺出了遠門這位戚大奶奶不分晝夜將他消遣這叫做妖由人興就有那邪魅附托在角先生上作起怪來日甚一日纏個不了這會兒被道士們拿住了原形打夥兒笑作一堆孫法官笑道我自作道士以來不知見過多少妖魔鬼怪今年七十二歲再不知道這樣東西也會成精真是笑話命褚道士拿出外邊院裡用火焚化斷了孽根孫法官領着眾人出來收拾一笑而散戚大奶奶瞧見那個東西又聽見道士們這些說話躺在炕上臊的要死戚二奶奶也覺慚愧之至慢表戚家收妖

之事交過不提且說寶釵探春次早起來收拾完畢差人知會明日三月初一老太太到六如閣拈香後往陸四太太家拜壽所有各堂均應照例備辦伺候又知會垂花門令共到怡安堂請示明日是派那幾位大奶奶跟隨同去以便知會寶釵給王夫人預備陸家壽禮各堂姨娘差人送上二月分一切應銷事務總冊各檔聽候核算探春們看過一遍交榮貴侍書查對一面同寶釵先到怡安堂請安回事桂夫人道剛纔老太太吩咐說安和堂太太昨晚受了風一夜狠不舒復差我過去瞧瞧咱們一堆兒去

回來再上介壽堂寶釵們答應同着桂夫人走出怡安堂  
剛至捲棚下有該班的劉媳婦回說賈太太過來了桂夫  
人抬頭見王夫人璉二奶奶掌珠芳芳紫簫汝湘丸如修  
雲剛過了介壽堂院們的影背後面跟着一陣丫頭媳婦  
笑語而來寶釵探春趕忙上前請安同平兒們問了好王  
夫人道剛纔祝二叔叔回老太太說探丫頭的叔公周六  
老爺昨兒個來給惜姑娘作媒說是甄寶玉願意求這門  
子親老太太聽說很喜歡這會兒同我商量我說老太太  
作主甄寶玉是咱們家的親戚又是這兒的門生結這門

子親真有是趣老太太大樂對二叔叔說應了他罷叫他擇日子定下等着梅大姑夫來作女家媒人探春笑道這可也算個巧姻緣誰也想不到惜姑娘是甄家的人寶釵道他這甄的到底是甄像我這賈的終于是賈王夫人聽寶釵這兩句說話忍不住眼圈兒發紅桂夫人笑道你娘兒們慢走着說話叫我站在這兒好等王夫人上前問好桂夫人笑道咱們又要喫喜酒平兒道這杯子喜酒可不是容易喫的先要謝謝龍王不是他將珍姑娘送到那兒去咱們那裏遇得看呢桂夫人們點頭好笑領着衆人走

過怡安堂捲棚見荆姨娘朱姨娘同幾個執事姑娘在瓶  
花閣院門東墻下一溜兒站着太太們走過院門王夫人  
對修雲道咱們往安和堂回來再到你院裏喝茶平兒笑  
道這樣順道兒太太該到楚寶堂回拜兩位大總管寶釵  
道咱們知道太太今兒要來早備下酒飯伺候陪客是二  
孀子同璉二奶奶餘外跟隨的都是四分銀子一個的代  
飯芳芸笑道咱們只值四分銀子王夫人們一齊好笑慢  
慢進了如是園正是蜂蝶紛紛殘英滿地王夫人道介壽  
堂到這裏路就不近咱們也走的狠乏且到富春閣歇會

子再去平兒笑道怨不得姐妹們早晚請安實在來不及一天儘剩了跑道兒不虧二嬸子給他們回過老太太去掉這條兒真是頑兒不開桂夫人們來到富春閣寶釵忙差人往楚寶堂取茶太太們用過茶坐了一會王夫人對桂夫人道你們這園子比咱們那大觀園好的多着呢就是這些花樹也長的狠有個趣兒桂夫人道地根兒你二兄弟起葢這園子狼費了事燙過幾麼兒樣左改右改的這纔葢起來外面那個意園直開了幾年要給老太太做生日纔趕着完工也不知花了多少錢王夫人點頭道這

幾個錢兒花的還值平兒道夢玉兄弟給咱們收拾那個園子也狠有景緻那幾天滿院裏鮮花鮮草的也就不錯汝湘笑道太太們在這兒說閒話到忘了正經差使王夫人笑道真個的咱們也該走了同着桂夫人慢慢的往蔭玉堂來原來柏夫人連日身子不快還可以勉強支持因接着上坟勞乏又在尙書坟上過于傷感兼着受了點兒春寒喫了兩個冷點心不覺停在胸中成了病症竟發燒不退怕老太太惦記只說受了點兒風芙蓉珍珠惜春秋瑞十分着急夢玉在安和堂也是一夜未曾合眼這會兒



聽說有太太們過來夢玉秋瑞忙出來迎接王夫人桂夫人急忙問道你太太仔嗎呢秋瑞道昨日燒了一夜狠有些兒發糊塗今兒早上請葉老爺進來瞧過說是結胸傷寒要用什麼大青龍湯出去同二叔叔商量着用藥剛纔二叔叔來說且別要叫老太太知道王夫人們大駭了一跳趕着走進內房左邊帳慢放下珍珠惜春芙蓉三人俱在炕上衆人輕輕走至炕前姑娘們掀起炕慢見柏夫人滿臉飛紅雙目半開昏昏不省人事兩手不住的忽掀忽搯王夫人們瞧着心如刀割急的要死桂夫人道這仔麼

好呢忙趕着多請幾位有名兒的大夫們來瞧這不是當  
頑的寶釵道我瞧這病有些兒纏手咱們都得在這兒幫  
着他們坐個夜兒纔是別叫他們都鬧乏了桂夫人點頭  
道寶姑娘說的甚是將兩邊宅裏了頭媳婦們八個一班輪  
着坐夜伺候探姑娘就去派定吩咐兩處垂花門趕着知  
會我瞧着瑞姑娘珍姑娘惜姑娘芙蓉他們這四個急的  
不像個人樣兒我又不能常在這兒若沒有一個有主意  
的更鬧的着了忙無人辦事必得寶姑娘在這兒暫代芙  
蓉同惜姑娘們管幾天事等太太病好再回楚寶堂去

王夫人點頭道：「是必得寶丫頭在這兒，我纔放心。」寶釵道：「就是太太們不派我也得在這裏照應。」桂夫人大喜，叫芙蓉出來，說知此事。芙蓉喜歡之至，同寶釵走出安和堂到自家院內，丫頭們瞧見，忙掀起湘簾，二人攜手來到屋裏。芙蓉指道：「那牆上掛着的都是一切新舊冊檔，這是銀櫃的鑰匙，這架子上有兩本是惜姐姐、珍姐姐、經手的新檔子，我這會兒魂也不在，身上不能說，同你多說話，交給你就結了。」說畢，往外匆匆而去。寶釵接手辦安和堂事務，垂花門徐大奶奶俱早已知道，領着姑娘媳婦們上來見。

面請安寶釵道太太現在欠安蓉姑娘們都要在上面伺候二太太派我暫管幾天事務雖是五日京兆我也斷不肯護弄局兒二位大奶奶對他們姑娘嫂子說必須要照常認真辦事別叫我在這兒丟個人徐大奶奶們一齊說道有誰偷懶鬧事的請寶姑奶奶不必容情兒馬上就辦寶釵點頭道大奶奶們說的狠是今兒外面一知道太太欠安一會兒請安的狠多大奶奶們到垂花門照應去罷再趕着出個知會怡安堂承璜堂海棠院三處大奶奶們請二位過來接待來探病的內客徐大奶奶們各應領着

衆人趕忙下去辦事寶釵派了一個老成精細的許嫂子專管煎藥又派柴嫂子在內茶房照應茶酒其餘的聽候差遣寶釵剛分派未了聽說老太太過來趕忙出去迎接見祝母站在捲棚下同祝筠說話太太奶奶們都站在一邊兒寶釵走到面前聽見老太太道既是這樣你趕着去對葉老爺說放大胆子只管下藥祝筠答應轉身出去辦藥祝母瞅着寶釵道剛纔二嫂子說叫你在這兒帮着照應幾天我說狠是讓他姐妹們安着心兒服待寶釵答應就將剛纔定的章程大概回了幾句祝母點頭同着太太

們進了安和堂口中不住的歎氣進到套房裏面芙蓉珍珠忙將兩邊炕慢掛起祝母走至炕邊見柏夫人病勢十分沉重昏昏睡着老太太此時心如刀割將芙蓉珍珠惜春三個看了幾眼含着眼淚走出外房對王夫人道我這命不知是怎麼越老越顛倒去年七十歲闖掉兩個兒子我恨的什麼兒是的爲什麼不叫我早早死了眼瞧不見到也罷了何苦呢叫我瞅着這個樣兒怎麼過得去咳神佛爺有靈叫我代了他去罷老太太十分傷感握着臉淚如雨下太太奶奶姑娘几站在屋裏的人沒有不掉下淚

來王夫人傷感了一會說道大妹妹是點兒年災月晦過  
一半天自然就好並不是一病就是不起兒孫們那一個  
不沾你老人家的福氣若是老太太心中發了煩叫他們  
瞧着沒有了主意更要着急桂夫人道賈大姐如說的一  
點兒不錯咱們老太太着了急叫小輩兒更沒有了主意  
求老太太別拿着他當着件事兒且請寬心祝母點頭剛  
要說話見竺鞠兩親家太太同來探病桂夫人赶忙讓坐  
竺鞠兩太太道剛纔知道大太太不是什麼受了風聽說  
病的狠沉王夫人將現在光景畧說了幾句鞠太太道既

是有名兒的大夫下藥料然無碍老太太狠可不用着急  
那一年我也害過一麼兒直死了有七八天任什麼兒全  
不知道不知是怎麼着慢慢的回了過來我瞧着大太太  
的病斷然無碍老太太坐在這兒瞧着怪煩的不如咱們  
三個去看個牌兒這裏橫豎有買太太厨二孀子在這兒  
照應又省了老太太歇着發煩王夫人同三太太都說狠  
是祝母見衆人再三苦勸只得免強寬解託王夫人在這  
邊照應自家同着三鞠兩太太往竹香齋看牌解悶兩宅  
的師爺老爺清客夥計們是張徐兩管家領着都親到進



花門請安一會兒工夫無人不到齊奴親自看着煎藥芙蓉珍珠彼此嚐過惜春用銀羹池慢慢將藥給柏夫人飲了下去秋瑞夢玉坐在背後將柏夫人靠在懷內炕慢外有派來頭班的四個姑娘四個嫂子聽候差遣伺候桂夫人見服下藥去到還安靜邀著王夫人到怡安堂去喫飯歇息那些至親家有知道的差家人姑娘媳婦先來請安整整鬧了一天這一夜兩宅燈籠往來不絕祝筠同桂夫人姨娘們不住來看次日是三月初一老太太也是一夜未曾合眼太早的就收拾梳洗完畢祝筠夫妻請過早

安將大太太昨夜光景說了幾句祝母吩咐上緊請人醫治祝筠答應出去差人各處請醫到蔭玉堂商量着下藥祝母領着桂夫人們到賈太太屋裏道喜王夫人剛喫完點心正吩咐寶釵珍珠惜春探春道我有彩鳳服侍的狠妥當諸事細心你們只管放心去照應辦事不用早晚過來多走這些道兒等着安和堂太太病好再照常過來我這會兒同老太太到六如閣拈過香就往陸四太太家拜壽平丫頭也去橫豎今兒總得半夜裏纔得回來你們斷不可離病人的屋子這就去罷珍珠們答應趕忙散了出

來見老太太已到門口姐妹幾個一溜兒站住祝母道你  
們真走的麻力剛在我那兒没多大的工夫又到了這兒  
快些去照應不要耽擱別叫夢玉同瑞姑娘在那兒着急  
芙蓉答應瞧着老太太進了屋同寶釵珍珠惜春赶忙就  
走對探春們道一會兒再見說畢走出企壽堂院門見那  
些姨娘姑娘往來不絕此時無暇敘談走到怡安堂捲棚  
下見甬道上伺候老太太去拈香的人更外鬧熱姐妹們  
走過瓶花閣楚寶堂進了如是園寶釵笑道我今兒早上  
往楚寶堂門口過了好幾麼兒也沒有偷個空兒進去歇

歇這纔是三過其門而不入珍珠道我知道你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衆人一齊好笑不覺進了園來無心去看看春色  
走到米山堂繞過富春閣彎彎轉轉已走出園門到了西  
宅進垂花門徐大奶奶對惜春道清涼觀的李道士來領  
月米知道太太欠安要見姑娘請安寶釵道帶他到蓉姑  
娘屋裏來見個面兒就結了徐大奶奶答應惜春們走寶  
書堂進去珍珠對該班的姑娘嫂子們道有來請安的人  
不拘是誰總請在寶書堂待茶安和堂不便坐客恐太太  
怕煩寶釵道這個主意出的狠是咱們上去瞧瞧太太再

下來見道士衆人點頭走甬道上那些姑娘嫂子站在兩旁伺候寶釵問道太太這會兒喫點兒什麼沒有衆人答道不聽見說要什麼喫剛纔有姑娘們下來說是太太這會兒有些啞啞想是心口兒疼珍珠們上了臺階吩咐捲棚下的衆人道不拘跟隨來的姑娘嫂子媽兒們別叫他們在這兒說話衆人齊聲答應一面掀起湘簾讓姑娘們進去夢玉秋瑞坐在炕前小圓椅上見他們四人進來連忙招手輕輕說道剛纔有幾聲兒咳嗽又啞了一會兒聽二老爺說請了一位有名兒的大夫就來借春點頭道太

大若是有個什麼三長四短的不用說我這苦命的人還活着幹什麼說着淚下如雨珍珠更爲傷感說道我同你去芙蓉夢玉寶釵秋瑞俱滿臉是淚握着臉不敢仰視聽差的衛嫂子對惜春道徐大奶奶領着清涼觀李道士在蓉姑娘屋裡坐了好一會說是等着要見姑娘惜春道我這會兒心中發煩誰有工夫去說閒話寶姐姐去見他看有什麼說話寶釵點頭跟着幾個丫頭來到芙蓉院裡走至簷口問道老道你又來幹什麼李行雲忙應道仔嗎寶二奶奶也在這兒嗎說着掀起湘簾讓寶釵進去赶忙請

安問好寶釵笑道老道你好氣色呀噯啲壤連壽紋裡都放出了光李行雲笑道寶二奶奶那裏學來的和尚口氣咱們的師父姑娘呢怎不見個面兒剛纔在垂花門聽說太太欠安想是受了點兒風這幾天時氣不好乍涼乍熱最容易受病寶釵讓他坐下說道這會兒太太的病瞧着狠沉昨日下了一服藥不見怎麼着今日又請了幾位來瞧也總是含糊着沒有個准話兒別說是你們師父姑媽着急連咱們也急的什麼兒是的倘若有個三長四短真是要定了兩個人的命這怎麼好呢李行雲道我正爲這

件事要見姑娘我會看香給太太瞧瞧就知道是個什麼  
邪崇今兒晚上退送退送就好了喫什麼藥呢寶釵笑道  
看個香兒也沒有什麼使不得藥也必得要喫但不知你  
那香是個什麼看法要備些什麼東西李行雲笑道看香  
不要別的只要一股兒線香十隻竹快子一碗清水我到  
太太屋裡對着爐點香不拘什麼邪祟一看就知道等  
着看出了是個什麼鬼再設壇退送寶釵點頭道使得你  
且在這兒喫早飯候着二老爺陪大夫進來瞧過咱們再  
上去看香李行雲道既是這樣我別垂花門去喫飯等着



一會兒再來寶釵道也罷你到那兒喫飯到還舒服就差  
一個聽事的嫂子送他到垂花門去喫飯寶釵料理一會  
公事剛纔上去聽說二老爺同着兩位大夫上來寶釵着  
人打聽二老爺們坐在那兒丫頭答應去不多時來說二  
老爺同大夫們都在屋裡看病寶釵忙走出院去見壽兒  
安兒兩個小子在甬道上同幾個大丫頭們說話抬頭瞧  
見寶二奶奶趕忙過來請安寶釵道你們進來幹什麼安  
兒道伺候老爺陪大夫進來看病說畢站在一邊那幾個  
大丫頭趕着都走上臺階寶釵進了安和堂走衣櫃裡至

柏夫人炕後聽見一個大夫說道脈俱洪數而緊邪盛氣虛又且陰虧不能制火是以中焦宿食難消還恐外邪內酒虛不受補更難調治又一個老大夫道依我愚見竟是承氣湯加減到還對勁兒祝筠道二位狼高明請到外面開方說着陪大夫出去寶釵走出衣壁惜春們也剛走出重幃珍珠道聽他這話頭兒狠有些費手怎麼好呢寶釵道你不知道醫生們的脾氣他總要說的十二分利害纔顯出他的本事再別聽他的瞎話珍珠含淚點頭聽見柏夫人呼喚一齊都到炕前柏夫人脈着他們道胸口疼衆人

見太太昏沉了一天一夜這會兒瞧着神氣清爽俱覺歡喜柏夫人見他們都在面前心中安慰惜春道老太太到六如閣拈過香就往陸四太太家拜壽柏夫人道偏我又害病去不了惜姑娘代我去拜壽早些兒回來寶釵道老太太吩咐攏共攏兒都不叫去就是二嬸子同咱們太太竺鞠兩位親家媽等着一會兒見差惜姑娘去走一淌兒就是了柏夫人又似睡不睡的也不言語珍珠道瞧着這樣兒真將人急死秋瑞道夢玉昨夜對天禱告願以身代這會兒我想人力可以回天咱們從今兒夜間起輪替着在

院子裡焚香禮斗情願減咱們年歲給太太消災延壽衆人不等說完齊說狠是寶釵道我到忘了一件事綱總李道士說他會看什麼香不拘什麼大病看個香兒就好夢玉急問道在那兒就叫他來瞧瞧惜春道他本來會退送個病兒既在這兒狠好先看了香咱們再送寶釵吩咐該班的嫂子到垂花門將李道士領來一面着人取筷子線香淨水碗香爐伺候夢玉們偷空兒輪着喫飯珍珠道真是食不下咽瞧見飯兒菜兒就狠發煩衆人等了一會該班的同李道士進來先在外間給姑娘奶奶大爺們請安夢

玉問道你會看香快些就看李行雲答應跟着姑娘走進  
內房只覺着四面光明溫香撲鼻踣在地下覺着兩隻脚  
虛飄飄的很像駕着雲定了一定神纔瞧見兩壁上的嵌  
玉掛屏大洋玻璃鏡掛鐘多寶厨瓶瓶瓶插着九節蘭花上  
面放着月色綉炕幔青綉走水兩邊拖着兩大綵青縷子  
炕面前一邊四個小墩子李行雲對寶釵道我今日算是  
來遊月宮這會兒身在天上秋瑞道可見天上不如人間  
害起病來到要請凡人來治李行雲笑道大奶奶到會說  
個笑話咱們就在這香几上看香煩那位嫂子將這股香

點着插在爐裡該班的答應赶忙點上李行雲拿着筷子走到炕前口中囁囁唧唧念了一會回身到香几前將筷子豎在淨水碗裡不住口的禱告衆人見那筷子直豎在碗中並不歪倒李行雲遠遠踮開看了一會過去將筷子收下香爐水碗也都收去李行雲請奶奶們到外間屋裡輕輕說道太太是遇着一個外來的窮女鬼纏住剛纔我瞧見那個女鬼黃腫臉兒瞪着兩大眼珠子咬牙咧嘴的披散着頭髮坐在太太身上十分凶惡必得要趕緊退送纔好衆人見他說的鑿鑿可據不能不信琴玉道你立刻

就將他退了去罷快些拿着別叫他又跑到那兒去芙蓉道這是個什麼鬼他好沒因兒的怎麼找着太太這鬼就狠胡鬧夢玉笑道罷呀姑奶奶咱們只要騙着他離了門子就完了你再去叨叨他動了氣賴着不去這不是活亂兒嗎衆人好笑芙蓉笑道竟交給你同李老道去退送本來活着的姑娘奶奶們強不過你這位大爺那個女鬼自然不敢不依珍珠道這個鬼真是窮着了急全不講理寶釵笑道大爺姑娘奶奶別儘着叨叨問老道是怎麼個兒送叫他趕着一送就完了李行雲道不消花費什麼只要

太太常穿的一件衣服我將這鬼就包着了你們只消燒些黃錢金銀鏤這兒不便供他我將這鬼帶回家去要拜七天解冤懺夜間禮斗一樞腦兒也花不了二十兩銀就短少一吊兩吊的我好意思還來找補嗎自從去年師父姑娘回了家咱們也不知沾了多少光日子長着呢要什麼錢寶釵笑道老道你只要二十兩銀到不打緊干急將那鬼攏共攏兒全包了去別剩下點兒鬼頭鬼腿的那可就是你的亂兒李行雲笑道姑奶奶只管放心交給我橫豎錯不了寶釵笑着去取銀子命芙蓉取一件衣服與他



包鬼此時老太太拈過香同王夫人桂夫人修雲姑娘竺  
鞞兩親家都往陸四太太家拜壽剛要上轎來了好幾家  
探病的太太姑娘奶奶們就派掌珠汝湘芳芸們這些孫  
媳婦分陪着在東宅裡待飯吩咐凡有客來總在東宅掌  
珠們到開的一點空兒沒有寶釵交了銀子給李道士包  
了鬼去回家禮斗一面吩咐打雜的老媽們將安和堂後  
邊院子打掃潔淨預備夜間拜斗命精細姑娘們擺設鮮  
花菓供檀香奩茶諸事齊備珍珠們伺候太太喫過頭二  
次湯藥總不見些好差人到怡安堂知會各位奶奶知道

以便老太太回來登答四堂姨娘輪着過來照應兩宅姑娘  
娘嫂孀子不住的到安和堂探問不知不覺又鬧了一日芙  
蓉珍珠惜春洗澡換衣十分誠敬自從初一這夜起姐妹  
們輪替着到後院裡誠心拜斗俱願以身自代每夜如此  
老太太們又因各家男親女眷內外熱鬧來往不絕天天  
轎馬盈門一連幾天無人不乏求籤問卦俱說大病無碍  
看那病又是日輕日重不覺已混了七八日這天正是三  
月初八晌午時候柏夫人睜開雙目將眾人看了一遍長  
歎一聲閉口

語眾人大驚不知作何辦法

且看下  
回分解

終

紅樓復夢卷七十七

戚大娘虛詞駭鬼

柳主事正直爲神

話說柏夫人見衆人都在面前心中悲切忽然長歎一聲  
閉目不語寶釵們大驚連呼不應摸着心口尚熱鼻中微  
有呼吸面色不改珍珠道這不像是去的樣兒休要驚慌  
也不用去問老太太咱們在這兒守着看有別的再說不  
遲芙蓉們點頭彼此守住不言衆人在炕前相守之事且  
說柏夫人覺着一人走出房外身子狠覺輕快舒服心中  
毫無思想望得走到捲棚下見丫頭媳婦們東倒西歪各

皆睡着臺階下，跣着一個四十年紀黃臉婦人，梳的高髻，穿着青衫，對柏夫人道：「轎已伺候，請夫人快去。」柏夫人問道：「你是誰？」請我到那兒去？」那婦人笑道：「夫人到了那裡，自然知道。」說畢，招呼轎子過來。柏夫人見兩人抬着一乘竹架兜子，其形甚怪，兩個轎夫蓬頭垢面，渾身筋骨稜稜，聳肩長腿。那婦人將柏夫人抱上兜去。轎夫走的甚快，不見日光，到像是隆冬將晚的天氣，寒風刺骨。那婦人騎上一匹小黑驢，緊緊跟着走，不到半里來路，見路旁有個長人，聳肩而立，戴一頂三尺高的白布長帽，腦後披着頭髮，一

張黃臉深眼縮腮穿一件大白布衫光着兩脚肩上掛着  
幾吊錢手中拿一把小傘問那婦人道怎麼這會兒纔來  
叫我好等婦人答道不是木宅土地帶我進去這會兒還  
在門口瞅着呢長人點頭一同跟着過了一座大橋又走  
過幾處荒村野地陰風淒慘指到一個大衙門口見愁眉  
苦臉的囚犯不計其數轎夫將轎子歇下那婦人將柏夫  
人抱到一間黑暗屋裡坐下說道咱們要去掛號銷票一  
會兒就來說畢忽然不見柏夫人想道這是那兒他們仔  
媽也不來瞧我呢心中正在愁悶聽見那黑基角上有人

歎氣柏夫人問道誰那在呢歎氣聽見那人答道各人有各人的心事歎個氣兒又何妨呢你這位老太太真是多管閒事柏夫人道我因瞧着這兒狠不像咱們家裡要找個人兒問問剛纔多口到叫奶奶動了氣我聽着這聲音狠有些熟不知你這位奶奶尊姓住在那兒那人答道不瞞你這位老太太說我家狠有個名兒誰不知道咱們是祝尚書的表姪呢他家宅裡一天也少不了咱們大爺就  
是我到宅裡去一住也是半年那些太太奶奶們誰不同我好呢尚書的太太還是我的乾媽穿的喫的隨着我的

性兒愛耍仔嗎就是仔嗎誰敢向我虛個氣兒柏夫人問道不知奶奶說的是那一個祝尙書家那人道說起他家要叫你老人家駭一跳我乾爹是天下有名兒的祝鳳官拜禮部尙書我是尙書的姑娘你想我還怕誰柏夫人驚問你這位奶奶到底是誰請過來咱們見個面兒那人笑道你見我姑奶奶也要行個禮兒才是說着在基角上慢慢過來定睛細看叫道噯哟懨死我了怎麼是你老人家在這兒柏夫人也將他細看笑道我說誰呢原來是戚大奶奶咱們家毫無照應過承誇譽更增慚愧不知這兒到

底是你家還是我家戚大奶奶羞慚滿面低頭答道連我也攪不着這是那兒我記得在炕上躺了幾個月不知怎麼被一個長腦袋的人一跟繩兒將我拉到這兒柏夫人驚異正要再問見同來的那個婦人勿勿進來說道請夫人快去扶着柏夫人往外就走戚大奶奶也跟着出來見柏夫人走進一座高大門裡他正要跟了進去一個差人過來拉住道你不能進這門去我送你到一個地方自有分曉却說柏夫人進了一座大門十分嚴肅那婦人領着由東角門進去剛上甬道走不多路遇着一位白鬚老



判官躬身作揖道親家太太只管放心此間是東岳府少  
刻王爺陞座將親家太太前世誤傷了頭一案判斷明白  
就送回家去想來並無大碍怕夫人驚問道這樣說起來  
我身已在陰司了老判官笑道此處原非陽世我是鞠秋  
瑞前世父親甄士隱也與夫人是隔世親家現在東岳府  
充了掌案判官凡人間一切生死輪迴之事是我掌管夫  
人並無大事只管放心怕夫人點頭道深感老判關切諸  
事尙求照應甄判官正要答言見一個鬼役鎖着個蓬頭  
垢面十五六歲女子過來對甄判官道這件案發在報應

司審斷不必在此候審甄士隱答應領着柏夫人們走出東岳府往西走有一箭多路到了報應司衙門看見披枷帶鎖男女老少不計其數大概都是悲苦痛楚之聲十分淒慘柏夫人走進衙門見堂上坐着一官氣像威猛案前跪着許多男女人犯堂前兩邊設着油鍋火床風輪刀鋸各樣刑法甄判官們站在簷下等候投文柏夫人瞧見一個黃瘦後生堂客懷中抱着個血孩子跪在地下不住向上磕頭不知他哭訴些什麼說話旁邊有個判官送上幾本簿子那官瞧了一會將底下跪的兩個體面男女命鬼

卒捧下堂來大聲喊道應上火床有個紅髮青臉鬼拿着  
一柄大黑扇將那男女兩個搗了一下兩人上下衣服一  
點也無赤條條被兩個惡鬼孤去擎在火床上極力揉擦  
只見青烟起處兩人喊聲甚慘鑊床燒的通紅不多一會  
將男女兩個燒成黑炭有個鬼役上堂喊報堂上吩咐帶  
來那鬼役走至火床用鍤鏗將兩段人炭擊碎化作兩團  
黑烟沾在地上隨風飄蕩有個黑臉鬼用扇一搨那兩  
團黑烟就地一滾仍化作人形面色改變不像剛纔那樣  
神氣鬼卒押上堂去那冥官說了幾句話有個蓬頭大鬼

手中拿着衣服披在那男女兩個身上押下堂來原來男  
已成羊女已變猪後面跟着那抱孩子的堂客一同出去  
柏夫人看了半日心驚胆戰輕聲問道這兩人爲什麼犯  
這樣重罪甄判官答道他是夫妻兩個因長房無嗣繼他  
爲子後來他繼父娶妾得有身孕他恐生子要分家產夫  
妻定計候妾生產之時乘其血暈將所生之子掐死又將  
臍帶扯斷以至母子傷命因他夫妻有三十餘年福祿直  
到今日才結從此女猪男羊長在畜生道中矣柏夫人點  
頭道原來如此該變畜生正在說話聽見堂上呼喚甄判

官忙領着柏夫人走上臺階公案東首設着幾個紅礮光彩奪目冥官欠身讓柏夫人坐在第四個紅礮上吩咐擡過勾留鏡令其自照鬼卒答應擡過一架大圓鏡光彩直射亮如秋月柏夫人覽着透徹心涼定睛細看頓悟前因甄判官命將勾留鏡擡開問道使女桂香告夫人將伊打死含冤兩世夫人可將打死緣由據實上訴柏夫人對冥官道我前世係孝廉周達之妻吳氏有使女桂香素性狡詐終朝搬弄是非不安本分屢訓不改因他與小子滑春有私被我看破喚至面前舉手掌責他急于回身躲避將

頭悞撞門上破鏡環被鍍釘挿入太陽穴因而隕命實非  
打死今既當面令其自供報應司點頭指着桂香說道你  
身爲使女不安本分已有應得之罪况與滑春私通應該  
責治你係有罪之人又不受主責反敢退身躲避以至誤  
傷身死反誣告被主人打死沉寃兩世你寃在那裡桂香  
跪在下面只是磕頭哭訴道我因孤魂漂泊無依被義塚  
地幾個短命鬼再三唆哄令我上告今日方知是錯悔已  
無及只求開恩超拔桂香供畢報應司大怒罵道誣告主  
人與子孫誣告尊長同罪先受冥刑再令胎生吩咐解開

只見走過兩個惡鬼一把抓去夾住兩塊大板架上一把大鋸鋸不多一會鋸成兩半堂上大聲喊叫合了上來那桂香哀呼喊叫慘痛心目柏夫人瞧着十分不忍向着報應司說道桂香誣告主人實堪痛恨今已解體豈非可以寬恕求恩賞其脫生以消冤孽報應司道陰律上奴僕告主與子孫犯祖父同科桂香所告實夫人應滅陽算尙有不應之罪今既誣妄應該返坐除受冥刑例應三世爲猪方轉人世今夫人既是慈悲解釋免墮畜生當堂卽判令桂香仍轉生爲女嫁滑春後身錢二爲妻因酒後夫妻戲

要悞將錢二致傷身死擬以絞決以完孽果報應司判畢  
在生死簿上蓋了巨印備文詳覆東岳並知會各該管城  
隍一面吩咐鬼卒押送轉輪王處照驗脫生報應司判斷  
已畧令致判官好生送柏夫人仍回陽世在夫人站起身  
來向上拜謝說道既死重生古今無幾今蒙恩斷得轉陽  
間但求稍緩須臾遍觀地獄將來回陽之後力勸世人同  
歸于善報應司合掌道善哉善哉夫人舉念慈悲定增福  
壽但必須地藏佛處使人引導方可遍觀本司先差人持  
符知會卽着甄判官伴天人前往可也柏夫人謝過冥官



同甄判官走下殿來還有好些斷頭缺足愁慘苦臉之人  
在那裡候審柏夫人走出衙門又往西走不多一會見茂  
林修竹圍着一座禪林耳邊聽鐘鼓之聲噯噯不絕剛到  
山門有幾衆幽冥弟子笑臉相迎說道剛才報應司知會  
知道夫人降臨在此拱候說畢引着柏夫人們來至大殿  
見地藏佛坐在金蓮臺上面如滿月丈六金身兩旁侍立  
着十二衆大弟子滿殿上祥光現現香講續紛柏夫人向  
上禮拜地藏佛在蓮座上合掌說道夫人來意老僧已知  
念念慈悲自有果報老僧立愿普度幽魂脫離苦惱無如

地獄中愈度愈增日沉日積孽海茫茫何時得了夫人回陽之後務須苦勸世人力爲良善世上多一善人則地下少一般苦趣事到其間悔無及也柏夫人拜領教言地藏佛命金童玉女持幡引導又命護法神將持符往各處知會柏夫人拜謝退下殿來同甄判官跟着金童玉女走不多路望見一座高臺上接霄漢臺下人烟稠密轎馬紛紜男女老少不計其數甄判官指道此地名蒿里村地藏佛慈悲建此高臺就是世上所說的望鄉臺了凡人死後七日取七日來復之意令其上臺畧望一眼以了一生之事

從此與家長別拍夫人點頭道原來這裡就是望鄉臺走到臺下見有一座高大牌樓上面懸着望鄉臺三個大字兩邊掛着對聯那字都有桌面來大上聯是

富貴窮通上了臺試問而今身命

看那下聯是

賢愚曲直來此地請看往日家鄉

牌樓下兩邊都有茶棚當路口設着大鍋裡面熱氣騰騰像是麵茶有的顏色白亮很像甜漿粥左右一望總是這兩樣並沒有別的好點心那些往臺上去了來的男女都是

哭的淒慘悲哀無比。剛到牌樓下兩邊拉着喫那鍋裡的點心有的喫了又添有的隨便喫點還有一兩個不肯喫掙脫身跑過牌樓遠遠站着也有不肯喫打着要他強喫柏夫人笑道這兒賣點心的未免過于霸道人家不願意仔嗎打着要人喫真不講理甄判官笑道夫人說的甚是但這個不是點心就是世上說的迷魂湯喫多的就餽塗喫少的就玲俐越多越餽塗這樣東西不但迷魂兼且迷心只有富貴人從來不喫這樣東西柏夫人道原來這個有迷魂湯咱們且上臺去逛逛甄判官點頭陪着上了百

十來級才到臺頂上面平阪甚寬男女們像有幾千人個個望着臺下慟哭流涕傷心不已耳內聽着一片都是哭聲那些押上來的鬼卒一個個十分凶狠可怕有錢使的准他多跔一會多哭幾聲那沒錢的窮鬼剛望了一眼還沒有哭出聲來早被凶鬼押下臺去柏夫人狠覺傷心慘目也止不住紛紛落淚往臺下四面望去只見愁雲慘霧濃堆密布不但望不見家鄉連山川樹木也瞧不見一點影兒說道這些真是傻子對着這亂雲堆子哭個什麼勁兒甄判官道夫人是生魂看不見家鄉他們各有所見不

能不哭柏夫人道原來如此這臺上冷風過于利害真是透心徹骨咱們去罷同着衆人下了臺來仍舊走過牌樓猛抬頭瞧見那一堆男女裡面有戚大奶奶捧着個碗正在大喫柏夫人心甚不忍走上一歩將他拉住說道大奶奶你少喫些兒也好戚大奶奶回過頭來瞅了一眼道你這位老太太可笑我又不認得你怎嗎管我喫東西柏夫人道大奶奶你怎麼不認得我呢我回去可以到你家寄個信兒說着淚隨聲下戚大奶奶問道我家在那兒甄判官道他已喫了迷魂湯生前之事全不知道等案情結後

歸守墳墓彼時方認得骨肉親支以享其祭祀此時雖是  
父子夫妻相逢亦如陌路也柏夫人不勝歎息隨着金童  
玉女離了望鄉臺走出蒿里村望着前面一帶垂楊繞着  
泚泚清水樹林中畫角丹楹十分壯麗柏夫人道那邊景  
緻不像陰間狠有些平山堂風景說話之時早已走到前  
前見那柳陰之下盡是臨河水閣並無門窓榻扇每間閣  
前俱用丹漆短卍字欄杆隔住無門可以出入看那閣子  
裡面或十來人或二三人亦有五六月老少不一俱向着  
水閉目靜坐水中盡是蓮花清香撲鼻甄判官道此名寧

馨閣都是古今名士不得志于當時往往狂怪僻上帝  
憐其才令其面對蓮花靜坐一百二十年消其迂狂怪僻  
之氣日受蓮香沁其心骨轉生當爲翰林清貴柏夫人點  
頭歎道原來翰林先生都是對花靜坐中人也順着柳堤  
向北而走覺對面吹來其風甚臭越走越臭令人難忍耳  
內聽見四面都是哭喊悲苦之聲滿眼黑霧濛濛不分南  
北定睛細看那濃烟之內盡是蓬頭赤足男女不計其數  
柏夫人心巾害怕問道這是那兒又臭又怕令人一刻難  
過甄判官道此名煨煉獄都是古今來不遵王法叛逆之



人刀兵過處殺害生靈不分良善姦淫搶擄慘無天日妻  
離子散骨肉傷殘荼毒地方上下天怒上帝痛恨此等叛  
徒生前雖受王章或有倖逃國法遍令五岳帝君及城隍  
司命之神密訪嚴拿俱發交此獄先用大鍋熬煉其油俟  
其枯乾再煨爲灰那煉出來的人油流于地上往往變成  
蛇蝎或蜈蚣毒蟒還要傷人紿是戾氣所鐘雖有陰律亦  
難禁其化生柏夫人道叛逆之徒應該受罪咱們再往別  
處瞧瞧這裡實在臭的荒眾人離了煨煉獄又往前走天  
色清明路旁一座衙門丹碧輝煌祥光籠罩裡邊一股幽

香隨風而至令人聞之心神暢適見那大門上面直牌寫着節孝司三個大字甄判官道夫人名姓已上了這衙門的金冊婦人最重的是節孝上帝特命陰曹專立兩司男名忠孝司女名節孝司兩司俱用金冊註名每歲除夕彙奏一次恭候玉音獎勵不論男女有人名登金冊者子孫免墮畜生道中柏夫人點頭正要答話只見一簇彩旗鼓樂蜂擁而來後面一乘彩轎竟抬進大門柏夫人們也擠了進去見彩轎裡走出一位青年美人珠冠蟒襖十分華麗堂上站着一位冥官烏紗絳袍白面長鬚手捧一本金

冊彩光耀目揭開幾頁遙與那美人看過一遍取筆在那冊上不知寫了幾行什麼字那美人笑容滿面再三道謝旁邊轉過一個白鬚判官手執彩轎向空一恍恍爲一座金橋那美人轉身走上橋去回頭看見柏夫人忙舉手拜了兩拜抿着嘴兒笑着往上走去只見金光一閃人橋俱已不見柏夫人問道這人是誰到狠有些面熟怎麼他駕雲跑掉了甄判官笑道此人不但與夫人現有瓜葛我同他還是隔世姻親他從府上來還從府上去這是最有名望的人夫人豈不知金陵王熙鳳嗎此人現今已歷三世

矣柏夫人驚道王熙鳳是賈大姐姐的璉二奶奶去年我在鎮檻寺燒香正遇着他們在那兒念經超度我還認着他的牌位拈香奠酒誰知今日在這地方同他見個面兒他死的也不多幾年怎麼就有三世呢甄判官道王熙鳳二世就是周婉貞因其拒姦傷命是以名登金冊今與夫人又爲骨肉至親了日後自然有人知道咱們再往別處逛逛罷離了節孝司正往前走只見一人歪戴着一頂皂隸帽子壓開帽口光着一隻腳飛奔而來週身大汗瞧見甄判官一把抓住叫道快些救命道言未了後面一個黑

胖堂客趕緊追來將那人抓住脫下自家的一隻鞋將那個人箠在地下使勁的打了個半死又撕又抓又咬那人在地下滾成一團一聲兒也不敢言語甄判官看不過意說道你這位奶奶且將氣兒消消這一定是前生的冤孽這會兒遇着他自然不能饒過但總有官司判斷叫 he 受罪你何必動這樣大氣那堂客搖手道老官你不用管咱們的閑事我不是遇着了冤家他是我的男人名叫陳旺他是城隍司的皂班頭兒他那一天不賺三吊兩吊回到家來說謊總說一個錢兒沒有可憐我自淨自喫那兒弄

兒

得過來誰知他相與上了賣迷魂湯的孟大姑娘將幾個錢權共灌兒貼補了那個養漢老婆你想這樣的男人不稱罕兒打死了要他幹什麼說看又咬牙切齒的使勁混打陳旺只是磕頭甄判官笑道這是你們家法外人不便多嘴那堂客笑道這位大太爺說的一點兒不錯咱們家去再說腰間解下一條繩子拴着他男人揚長而去柏夫人笑道陽間常聞有懼內之說尙不至于如此荼毒誰知陰司的老婆更狠甄判官笑道世人見了潑婦如見小鬼那裡知道咱們這裡的小鬼又是鬼更怕鬼柏夫人十分

好笑不覺走進一座大門，見滿院子無數男女，還有好些姑子和尙，擠作一堆，其間有哭有笑，有喜歡有悲苦。看那兩廊簷下，都掛滿的五色衣服，堂上像有官兒審事。那審過下來的三五成羣，身上總披着一件花衣，哭哭啼啼走了過去。有一大陣姑子和尙下來，見每人頭上俱插一對長金花，背後掛着一綵大總子，脚下都穿鍤板鞋。柏夫人問道：「這些出家人，怎麼是這樣裝扮？」甄判官道：「此間是變造司，凡應歸畜生道中的，都發到這裡變造。剛才這起僧尼在世不守清規，姦淫不法，誣騙錢財，誘人犯法，除受陰

律外應變驢馬以償孽債話言未了又來一起男女十幾人都喬粧俏扮風流人物那幾個後生男子擠在一堆十分得意柏夫人道這一起不像是變畜生的人人到還歡喜甄判官道這一起罪孽更深男的是世上匪徒無惡不作婦人是淫妬殘忍凶惡不堪例應變豬甄士隱用手指道夫人看那一堆是變牛的這是變狗那些是羊各人身上都有記號不但夫人看不出來就是他們自身亦不能彀知道正所謂孽由自作也柏夫人不勝歎息看了一會走出變造司向東走去見一座衙門祥光繚繞門樓上直



牌金字寫着福祿司三個大字兩旁大金字對聯左聯是  
黃甲全憑德行

那右聯對的是

華國本自文章

柏夫人跟着金童玉女走至大堂簷下見上面坐着文昌  
司祿帝君兩旁侍立天龕地啞兩個童兒案上堆着無數  
冊本帝君憑几細看東首設着長桌堆滿的盡是文書有  
一位朱衣神在那裡翻檢樑上掛着一桿大金秤上有五  
色毫光照耀天地有一個長鬚吏手持玉尺在那文書上

細心測量絲毫不苟公案中間設着一座白玉香爐裡面  
有一線青烟上接九霄覺得異香撲鼻甄判官道凡世上  
科甲之人俱是各處城隍司查其祖宗德行已歷數世彙  
報東岳再查本人陰德轉送此處帝君滙總量其福祿之  
多寡核其德行厚薄定其科分之遲早現辦下科題名錄  
正是各路神祇報功過之時非同小可俟草榜定後尙須  
請關帝參酌簽押方達帝廷倘有大傷陰騭之事雖天榜  
已定臨時必須更改以明賞罰人世造惡多端只可以  
瞞人而不可瞞天冥冥之中絲毫未曾疎漏也柏夫人點

頭道人生在世只知要占便宜給子孫掙下產業房糧地  
土積下金銀珠寶不管人家死活那管他妻離子散只要  
我便宜受用使盡心機打盡算盤以爲子孫可以世守受  
用誰知陰司裡另有一般的算法若要子孫昌盛何必多  
用心機甄判官笑道夫人所見甚是陰司總以德行為重  
雖有錢勢此處不能通情所爲禍福兩途隨人自走耳此  
時帝君正在辦公不可驚動咱們再往別處看看金童玉  
女持幡相引來到一處愁雲慘淡腥風刺骨滿耳都是鬼  
哭之聲十分淒慘柏夫人胆戰心驚見四面盡是劍樹刀

山血水成河難以行走金童將手中長幡往地下一幌變成一瓣蓮花請柏夫人們立于花上隨着腥風飄來蕩去見幾十個小鬼推着一架大石磨血糊滴瀝磨下有數百大凶狗爭喫血汁旁跼幾個高大夜叉將磨邊拴着的罪人不分男女抓住往磨眼裡填下頃刻之間骨肉俱成血醬柏夫人問這些人是造下什麼孽至于如此甄判官道都是世上打娘罵爺滅理亂倫之輩應受此刑蓮舟飄到一處見一個老尼僧倒掛兩脚有兩個惡鬼手執尖刀割開胃口兩鬼使勁剝皮那老姑子喊聲慘極柏夫人念道

阿彌陀佛這老尼造了什麼孽受這剝皮慘罪甄判官道  
此人名淨虛是饅頭庵的姑子少年不守清規淫食勢利  
引誘閩女孀婦敗壞門風得賍破婚種種不法已歷過幾  
重地獄今又到此剝皮獄其罪尙不止此也柏夫人歎道  
原來就是饅頭庵的老師父可憐他那裡知道身後要受  
這樣的罪呢正說着那蓮舟又至一處見高臺上坐着一  
位冥官兩旁站着好些鬼判下面跪着無數男女孽鬼那  
冥官正在據案檢點文書看見柏夫人過來連忙跼起在  
臺上打一恭用手一舉那蓮舟不覺離臺已遠柏夫人問

道這位官兒同我見禮是個什麼緣故甄判官道這官兒姓柳名逢春生前爲禮部主政係大人同部的司官夫人是堂官眷屬兼有姻親因此見禮柏夫人點頭道原來是柳緒的父親咱們是四門親家誰知到做了冥官不知咱們老爺又在何處我正要去相見甄判官道柳公在此爲十八獄總管凡應受罪之人先解到此間掛號然後照文發各獄受罪其職事甚忙祝尙書現爲玉帝香案吏不在陰曹難以相見柏夫人正在歎息背後有人問道太太怎麼在這裡閒遊柏夫人回頭一看不知那人是誰且看下

可分解

上巻夏時

六ノハナニ

六

宋本石印

卷十一

三



紅樓復夢卷七十八

老和尚週遊地獄

病夫人再遇菩提

話說相夫人聽見背後有人相問回頭一看見是鎮檻寺的老和尚手中持着素珠赤着兩腳笑嘻嘻走了過來合掌問詢道去年多蒙夫人布施佛面增光後來扶觀還鄉時因老僧抱病不及到加相送慳慳半載深感白雲和尚璉二爺前來超度解脫皮囊身前雖有孽果因虔誦過金剛經三千七百卷以此相抵蒙地藏佛慈悲令我在九幽十八獄週而復始朗宣佛號受苦孽鬼稍滅些苦惱不

意在此間相遇夫人此處卽世上所傳地獄也柏夫人道  
陰司地獄原來不與陽間監獄相同甄判官答道陰司地  
獄俱是按罪成獄一案已銷又轉一獄罪受已盡孽案消  
除或爲畜生或轉人世俱押交轉輪王判斷有歷遍十八  
重地獄數千年總不能結案者俱監禁阿鼻地獄凡初到  
案孽鬼因同謀或証據人等未曾到案亦暫寄阿鼻地獄  
日以千百起增減不一倘俱長禁獄中安能擠得下這些  
孽鬼柏夫人道我今日方知受罪之所就是地獄那老僧  
道夫人福壽無邊子孫榮盛惟願廣施善果以度幽冥老

僧亦沾慈蔭此間陰慘之氣不可久停宜早歸去還望致  
意賈府太太說老僧道謝並致萬福說畢朗念一聲阿彌  
陀佛揚長而去金童玉女將蓮舟吹開遍歷諸般刀山油  
鼎各種地獄看不盡的悲心慘目到此地位無一個不是  
後悔無窮柏夫人正是傷感不盡忽見一人兩手兩脚反  
釘在一塊大板上胷口撐着一枚木頭有個鑊鉤子將舌  
尖鉤出唇外約有一尺來長搭在板頭上一個蓬頭瘦頭  
用根竹筒插在穀道裡不住口的吹氣兩個惡鬼手持朱  
棍週身亂打看那罪人真是求死不得瞪大兩眼其情甚

系本行... 卷一... 二  
慘甄判官指着笑道此人在世上是個勢利不堪之徒專  
喜說謊離間人家骨肉趨交附勢待人從無一點真心家  
庭之間亦行奸詐滿口公道一腔虛假見人親熱異常轉  
眼視如讐敵日夜盤算厚資忘其窮時累親累友有人因  
急相投絲毫不與因此上于天怒先令絕嗣罰以兩女爲  
娼今受此罪是令其以熱氣攻心也柏夫人歎道世上此  
輩甚多當時自爲計高那裡知道報之甚慘甄判官點頭  
道世人機巧愈出愈奇陰司刑法極精極慘冤冤相報無  
止無休夫人居其大概而已斷不能歷盡九幽暢觀惡趣

命金童玉女吹起蓮舟離却地獄轉眼之間來到一處衙門金童提起長幡引導而進只見大院裡擠滿是人不分男女摩肩擦背看那三間大堂破漏不堪上面站着幾個鬼判都是瘦黃乾癯懷中抱着稿案像是等候官長堂上懸着一塊大扁寫着不可須臾離四個大字兩旁亦掛着對聯上句是

得不足喜失不足憂厚薄盈虛莫非前定

下聯是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無聚散分所當然

柏夫人道這個破衙門是管什麼的瞧這些人笑容滿面不像是受罪的犯人倒是那幾個鬼判愁眉縹臉像是餓了幾天的樣兒甄判官笑道這衙門雖然破壞古今來人歡喜他的這裡就是財神爺的衙門這些男女老少都是等着財神爺要賬的柏夫人笑道豈有財神還欠賬之理甄判官道夫人有所不知凡人生世上財祿俱有定數絲毫不可強求世人愚昧無知都向財神處力求無厭揮花換袍上供演戲苦苦禱告懇求不已更有向財神夫人處許愿求情通那借貸不分晝夜求聲若雷財神被其纏

擾不過又無別樣款項可以增其福祿因而從長計較將那些長厚無能的男女名下勻出點子財祿以爲世人求財之用不料被上帝察出弊端罰令財神爺並通同作弊之鬼判各出私囊償還那些男女短少的財祿夫人想財神爺如何還得了這些欠項因此將財神爺累的一貧如洗這些人財命相連如何肯休總在這裡死守要賬這位財神爺在衙門後身建造一座避債臺同夫人們躲在上面再也不敢出來就剩了這幾個窮鬼判站在這兒擔賬柏夫人聽了歎道誰知財神爺欠了這一身的債如何是

了甄判笑道夫人不必替財神耽憂這些討債鬼看那光景實在要不出來各人都去投生誰肯在此守死柏夫人點頭道老判所說甚是咱們到那邊院裡瞧瞧原來又是一個大院子裡面盡是後生男子身上都穿婦人的衣服看那些人的品貌狠俊的沒有幾個其餘都不過是些白面後生也還有黑麻蠢胖黃瘦郎當的柏夫人十分不解說道怎麼這些後生都是婦人粧扮甄判笑道此處名分香獄係廁神所管世上有幾項人以男子而行婦人之事者俱入此獄如綉花匠成衣作香粉工紫花匠之類窮其



精巧使婦人得以粧扮逞媚惑人造出多少風流冤孽因  
此將這些人仍轉男世令做龍陽以代婦人之職使他非  
陰非陽混沌于世死後不歸閻王所管特派廁神收放聽  
其脫生而已夫人看那邊來的一堆人也是風流孽障柏  
夫人走上前去見無數男女老少不一每人都是簪花傅  
粉含笑而去甄判道這些是合媚藥賣春方的醫生同那  
勾引局騙作牽頭的婦人轉生人世去作娼婦以還孽報  
柏夫人歎道何苦世人各樣造孽誰知陰司裡沒有不報  
的因果甄判道陰司報應從來沒有錯過那邊是痘神衙

門哨們也去逛逛只見擠滿是人半哭半笑大堂上坐着一位痘神兩旁站立好些鬼判堂東一個大紅桶毫光閃閃堂西一個大黑桶濃烟腥穢堂上堂下滿地都是嬰兒又有無數男女老鬼伏地磕頭哀求不已越是體面人哭的更慘堂上那位痘神只顧查看文卷不理不睬看了一會吩咐鬼判先將東邊桶裡紅痘取出按着東南西北散與那些嬰孩們喫多寡不一令其自取喫畢都令其散去柏夫人見有好些貧苦男女各抱一個歡喜而去堂上官兒命鬼判取出西邊桶裡黑痘分與那些白胖綉衣嬰兒

們喫只見那幾對體面男女向上慟哭哀求着那痘神面  
生怒容命一長鬚判官將幾本文冊令其自看那些男女  
着畢含着眼淚各抱嬰兒哭泣而去柏夫人問道這是什  
麼緣故甄判道此地是痘症司剛才俱是世上嬰兒生魂  
喫紅的是吉祥天花喫黑的敗症難免痘死越是富家更  
遭痘傷者多因財痘兩神不睦彼此相尅相忌世上財旺  
丁單之家偏遭痘厄這正是有錢有勢買不住子孫之命  
剛才那幾對男女是蕭百萬的祖宗因是四世單傳家財  
越旺現有一子應死痘症他祖宗在痘神處苦苦哀求終

不能免可見使心打算錢財無非絕後而已柏夫人點頭  
道德行二字乃傳家至寶勝于百萬家財也正要轉身出  
去見一對白胖男女抱着一個嬰兒急忙跑上大堂伏地  
磕頭不知說些什麼說話那痘神初時搖頭不準後來又  
聽了他們些說話將案上文冊檢查了一會連連點頭  
吩咐抱上嬰兒痘神取下胷前一面小鏡將嬰兒一照見  
他吐出好些黑豆鬼使另取紅痘一把令其喫下交還那  
男女笑嘻嘻抱了出去柏夫人道怎麼這一家又可換痘  
想是與痘神有些瓜葛甄判搖頭道並非瓜葛此人刻薄

成家最愛便宜一點不肯讓人坐擁厚資欲多生子嗣誘買良人之女爲妾稍不如意又轉嫁人另賣再娶習以爲常不知破了多少良家閨女上干天怒罰令絕嗣所生一子早故只剩一孫應死于痘剛才他夫妻力求願將媳女私下爲娼留此嬰兒一命痘神查其罪孽可以相抵准其以娼換命雖免絕嗣子孫終爲乞丐也柏夫人歎道陰律可畏世人何苦如此說話之間隨着金童玉女又到一所壯麗殿宇裡面金碧光映五間畫閣盡是婦人梳粧各異老少不同都是舉止大方端莊貞靜每人懷內抱一嬰兒

相對而坐看見柏夫人俱起身遙相見禮彼此相視而笑  
不作一言柏夫人忙問道這是那兒甄判道此名育英司  
這些都是古今來貞賢端慧的命婦上帝命其相聚于此  
將應該轉世之列宿星官五岳四瀆諸神及若修有道高  
僧俱交各命婦抱育三十年得其貞賢端慧之氣轉生于  
世爲王公侯伯將相國家大臣這些命婦或上赴瑤宮或  
轉世爲大臣之母大臣之妻夫人將來亦是此間座上客  
也柏夫人點頭道原來懷中所抱都是靈臺英物咱們不  
可久看舉手遙相拜別走出育英司不多幾步忽然有幾

千個披頭散髮吊眼拖舌斷頭破腹裂膚折臂血肉淋漓  
腥風刺鼻駕着悲雲慘霧一擁而來將柏夫人圍住呼號  
悲慟只稱我們死的好苦難轉輪迴只好向夫人要命說  
畢一齊喊哭悲慟陰雲低合柏夫人駭的心胆俱落渾身  
發抖忙對甄判官道我何曾害一生命怎麼有這些冤魂  
怨鬼想是他們找錯了冤家求老判替我分辯一句甄判  
官高聲喝道你們這些冤魂來見夫人有何話說只須着  
一兩個女鬼上前說話其餘退開休將陰氣逼住夫人自  
有你們好處衆鬼聞言各退開十步讓兩個女鬼上前柏

夫人見一個十七八的美人滿臂是血那一個約有三十  
來歲年紀面貌間尙存風緻渾身清水淋淋兩人上前拜  
見那年輕者說道妾張氏乃金谷園侍兒奉石季倫之命  
侍王敦飲酒不能達主人之意被季倫所殺冥司以拂主  
人之意死所自取歸入枉死城中不准輪迴那年紀大的  
道妾秦氏係潯陽江上商人之婦因獨對江月偶弄琵琶  
適白司馬送客在船聞聲有感命妾盡技一彈以舒抑鬱  
後丈夫回船嗔妾再抱琵琶深爲可恥命妾沉江自盡冥  
司亦以自取其死不准輪迴枉死城中孤魂無倚今聞夫



人慈光遍及幽冥因與一切橫死孤魂前來相懇求夫人  
大發慈悲請太空和尚在甘露寺作七晝夜道場焰口施  
食專超度我等九幽橫死之鬼藉仗佛力得轉輪迴妾等  
世世生生感恩無既也柏夫人不勝感歎點頭應道我如  
果還陽定卽立爲趕辦斷不食言二女鬼感激拜謝卽傳  
語橫死諸魂衆鬼歡喜齊聲高念阿彌陀佛登時俱散甄  
判官歎讚道卽此一事夫人種福無窮陰司少些孽鬼世  
上添些匪徒正是好人難做柏夫人道陽有王章冥有陰  
律他們自作自受于我心可以無愧說話之間來到一處

只覺血腥臭不可忍柏夫人踏在一個高土堆上定睛細  
看見有數畝血池污穢不堪有些披髮婦人在血池中漂  
來蕩去其形甚慘甄判指道這些是世上媒婆鴉母憑其  
口齒巧利將清白婦女說的動心失節或假娶良家婦女  
私下誘以爲娼罪大惡極冥刑無可相加將他們浸在血  
池合食穢汁俟其孽盡變生爲狗此處乃極穢之地夫人  
不可久停轉過土堆正往前走只見一騎馬飛奔而來馬  
上一位少年神將見柏夫人下馬道適奉南北兩斗星官  
符錄知會東岳是夫人之媳江氏芙蓉賈氏珍珠雖未完

烟二人不約而同割股救親城隍司據詞詳報南北二斗  
星君上達天聽當奉玉音嘉其孝心增夫人福壽以成其  
志今已持符知會各司夫人亦當回去此處非久遊之地  
也說畢上馬揚鞭而去甄判官給柏夫人道喜稱讚芙蓉  
珍珠能盡婦道不愧爲尙書之媳柏夫人歡喜之至忽聞  
鐘鼓之聲其音清越甄判道十王升殿會同地藏佛判斷  
諸曹案卷夫人去瞧瞧熱鬧即可回陽不必再往苦境了  
柏夫人點頭隨着金童玉女竟往十王殿來只見轎馬紛  
紜人烟嘈雜大街上兩邊鋪面交易買賣亦如人間也有

酒樓飯館茶房肉市並金字當舖招牌當店裡面十分熱鬧有個大茶舖出入不斷人山人海茶館間壁是個命館先生門前掛着招牌上寫着養君平卜易談星合婚選吉包寫呈狀兼看風水衙門左右盡是點心店熱氣騰騰不知賣些什麼又見一個長招牌寫着鄒大成專理產科兼治痘症包醫楊梅結毒跌打損傷夢遺陽痿等症不誤主顧又有一張招牌站在牆上是祖傳包醫瞎眼柏夫人正看不盡那大街熱鬧男女往來擁擠不開忽然街上人紛紛讓開東西亂竄柏夫人想這必定是來了一位什麼神

道定睛細看只見一人三十來歲年紀黃面微鬚高髻雙  
肩深樞二目頭戴高角方巾身穿葛布道袍脚下濶頭方  
靴手持白紙大扇徐行緩步而來將到面前覺一股冷氣  
刺入心骨柏夫人打了個寒噤連忙閃開讓 he 過去問道  
這是位什麼神道如此利害甄判笑道這不是什麼神道  
是一個陰司秀才因他的冷氣利害鬼皆迴避柏夫人笑  
道這秀才鬼見猶怕何況于人此時十王將次升殿男女  
鬼犯何止千萬奇形怪狀令人可怕人叢中有一個半老  
婦人過來請安說道太太仔嗎還不去這地方有個什

麼逛頭兒老太太放心不下差我來找我剛出大門遇着本宅土地說太太在這兒逛呢家裡都好奶奶姑娘們輪班拜斗就是老太太同賈府的太太奶奶們急的利害今日早上寶姑奶奶將我叫進宅去見老太太吩咐來探個信兒柏夫人道你是誰到像在那兒見過那婦人答道我姓何我丈夫是抬二老爺的長班轎夫去年太太到了宅裡我進來磕頭請安蒙太太厚賞今年到宅裡拜年又見過太太柏夫人點頭道不錯你是何三的媳婦怎麼你可到得這兒找人呢那婦人道不瞞太太說我在東岳府當

勾魂差使凡無常鬼勾人若沒有我們生魂帶去他不能  
勾人那天因我有差使是汪大媽到宅裡請太太來的這  
陰司裡是咱們的熟路一天也不知要走幾磨兒不知寶  
姑奶奶怎麼知道我是走差使的今日早上叫進宅去老  
太太當面吩咐說你去瞧瞧太太到底是仔嗎呢剛到半  
路上遇着幾個件兒們說太太在這兒看熱鬧呢甄判官  
道你來正好同夫人回去咱們且進去逛逛說着走進大  
門裡邊氣象威嚴十分寬大兩廊下俱有公案各司官正  
在審事男女鬼犯不計其數大殿簷下站着無數判官每

人都抱着文書案卷殿上一字兒十座公案坐着十位閻  
王西邊蓮花臺上坐着地藏佛甄判道殿上是各路城隍  
核對生死冊今日又不能審案各司人犯真是堆如山積  
柏夫人看殿中間懸着一塊大扁寫着無往不復四個大  
字東邊看柱上對聯是

總理輪迴亘古至今何曾舛錯

西邊柱上是

權開生死修長數短從未通融

簷前掛着一桿大秤有三位金冠綉袍的神道監着判官



秤那些文書冊卷甄判用手指道這些都是人間功過罪孽簿此間秤過其子孫好歹禍福從此定奪倘有大善大惡臨時再爲更改這邊架上的就是孽鏡臺柏夫人道這孽鏡怎麼是黑的也照不見個影兒我判道孽隨人生有孽之人照之絲毫無隱任地瞞心昧己機謀隱惡不但人所難知神察不到之事總無逃此鏡我在此作了多年判官見對鏡無愧者並無幾人柏夫人道陽間若有此鏡問刑衙門要省多少事這樣看起來陰官事繁易斷陽間簡難明甄判點頭道夫人說的不錯此處無不伸之冤

不報之孽柏夫人道這十位閻王爺雖是氣象威嚴但有慈祥之色甄判道這都是古今名臣如昌黎伯包文丞相于忠肅武鄉侯張曲江范文正所謂生爲上柱死作閻羅王也柏夫人點頭歎道原來都是治世名臣不得聰明正直誰不敬畏甄判官正要答話只見一幡引着一個黃瘦婦人約有五十來歲年紀穿着粗衫七穿八補一直走上大殿剛跪下去那十位王爺站起舉手命童女扶起婦人在東邊看柱前白玉柱着有一個白鬚判官捧着一本冊卷送到十位閻王

看過用硃筆各王俱寫了幾個字送去地藏佛簽  
後有一位紫袍玉帶鬍面長鬚的神道在那册卷上  
一顆巨印大殿簷前現出一道銀橋十王跣起身送  
人上橋而去柏夫人問道閻王爲何重這貧婦甄判  
是孔節婦乃編竹筐子顧成章之妻完姻一月夫以  
公婆見他只有十八歲不忍令其守節孔氏因夫是  
公婆老年無後情願守節卷 以代子職編筐度日百  
不磨又遇荒年衣食不繼有富人願娶他爲妻接他公  
養老衆人皆說甚是公婆亦無限喜歡孔氏立志不從

願苦志養親公婆大不爲然每于飲食之間嫌其粗糲冷  
暖之間衣憎厚薄打罵絮聒日盈于耳旁人見之刻不  
忍節婦甘受無怨不分寒暑晝夜飲淚咽糠力奉甘旨苦  
節三十餘年公婆去世棺殮造坟曲盡婦道因悲哀過度  
傷心而死此世上第一等的節婦爲陰陽之祥瑞剛才地  
藏佛與十王合稿已將孔節婦轉生爲男名登鼎甲位列  
卿相柏夫人歎道此與若修成佛者同一道行世上那裡  
知道題名榜上有飲淚苦節之人亦在其中將來苦勸婦  
人將名節奉爲至寶不過以數十年之奇苦受福無窮也

甄判官道夫人說的甚是兩人正在答話殿前那一座白玉香爐裡忽然冒起一股清烟異香撲鼻殿上鐘鼓齊鳴甄判官大喜道夫人真是有福難得遇着觀音大士降臨超拔幽冥道言未了只聽仙音繚繞祥雲冉冉而來地藏佛同十王降階迎接菩薩柏夫人對着觀音連忙跪下見大士面如滿月高髻長簪身垂纓絡手執楊枝遍洒甘露一切孽魂冤鬼齊聲高念慈悲救苦菩薩柏夫人見菩薩已至面前虔誠叩拜說道求菩薩大發慈悲賜我婆婆康寧壽考觀音大士笑嘻嘻將楊枝水在柏夫人面上洒了

一點說道你婆婆數世苦節修來受享福澤今又存心仁  
厚種下無數福田不須你們憂慮你病已痊我就此送你  
回去對你婆婆說六如閣齋供中左邊第一個饅頭甚不  
潔淨以後務須檢點說畢命善才龍女將他裝入口袋善  
才答應解下一條口袋照着柏夫人頭上罩來不知柏夫  
人怎麼樣裝入口袋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復夢卷七十九

如是園寶釵悲玉

秋水堂平兒戲珍

話說柏夫人被善才裝入口袋熱悶非常氣不能出心中  
着急使勁一掙叫道悶死我了耳邊只聽見齊聲念佛定  
睛細看原來身臥炕上老太太賈府王夫人竺鞠兩太太  
石桂兩夫人賈府璉二奶奶梅姑太太鄭汪周陸汪吳趙  
幾位至親太太夢玉梅春海珠們姐妹無一個不在面前  
都還是念着觀世音菩薩寶號柏夫人瞧着悲喜交集掙  
着坐起身來對老太太磕頭請安道媳婦蒙觀音菩薩慈

悲病已痊愈祝母歡喜之至因才甦轉來神氣未定吩咐  
衆人不許說話惜春趕忙進了一杯參湯兩宅內外男女  
無人不知大太太已回甦過來內外歡聲若雷祝筠梅白  
及各位親家老爺們都在寶書堂問安道喜不多一會各  
處皆知俱來道喜請安柏夫人得觀音菩薩一滴楊枝水  
其病若失又飲了一杯參湯魂安魄定精神完固問何媽  
回來沒有老太太道因他回來說你在十王殿遇着觀音  
菩薩快要回來了咱們才趕着都到這兒等着剛坐不多  
會你就甦了老何真個不說瞎話我許他等着大太太真



個回來我重重賞你柏夫人道觀音菩薩說六如閣齋供  
左邊第一個饅頭很不潔淨吩咐以後須要檢點咱們將  
那碗供取來瞧是怎麼個兒不潔淨桂夫人命聽差媳婦  
去立刻取來老太太親自將第一個饅頭分開誰知裡面  
夾着一根雞毛衆人瞧見都說這裡面的東西誰能知道  
真是老太太一點虔誠菩薩顯應祝母道蒙菩薩慈悲令  
大媳婦還陽一家團聚咱們都到六如閣先去拜謝等着  
一半天再上幡還愿這會兒是人人歡喜都要去磕頭拜  
謝佛恩姨娘們趕着差人到六如閣知會伺候柏夫人見

夢玉們俱在面前對惜春道你們虔心拜斗陰司早已知道狠難得你姐妹們一點孝心珍珠芙蓉割股救我已達南北兩斗諸神歡悅我聽說狠心疼你們祝母忙問道是誰割股怎麼我不知道夢玉秋瑞們道並不知有誰割股王夫人道我瞧着珍珠芙蓉這幾天面色黃瘦不像是辛苦着急的樣範兒想是兩人商量割股定是有的珍珠芙蓉紅脹桃腮說道並沒有割股海珠道不錯這兩天我瞧着他們左手抬不起來昨天晚上紫妹妹問說你兩個怎麼一樣的手疼珍珠姑娘說想是被風吹着誰知有這緣故柏

夫人道你兩個也不用隱瞞不但陰司知道連南北兩斗星君已將此事奏知天聽快些給他們瞧瞧上點兒藥我病已好別叫你們儘着受疼我更不安秋琴將珍珠們拉往老太太面前衆人圍着要看珍珠芙蓉不得已各將左手抬起捲開彩袖見兩隻玉臂上各去掉一大塊皮肉芙蓉臂上用黃紙香灰貼着傷處珍珠是塊青絹子細着兩人臂上俱流着鮮血祝母們瞧見無不感歎桂夫人忙命取八寶無憂散來替他兩人搽上各用大紅綢巾包住祝母問道你兩個怎麼商量着同去割股想是兩人對換着

割珍珠道我並不知道蓉妹妹是幾時割的這會兒纔知道相夫人道不錯那位神道對我說是珍珠芙蓉不約而同割股救親真是難得祝母道原來陽間作一點事陰司全俱知道相夫人點頭道我慢慢的對老太太說陰間的故事到是鍊檻寺的老和尚得了好處他說請賈府太太奶奶的安道喜他虧璉二爺超度免墮地獄此時在九幽十八獄逍遙自在念佛救度幽魂到是饅頭的那個老姑子罪受的狼苦等着老太太們到六如閣去拈過香我再說那老姑子的受罪太太奶奶們見觀音菩薩如此靈威

俱要同老太太去磕頭柏夫人命珍珠芙蓉姐妹們都去  
拜謝菩薩三妹妹同海珠都沒有滿月怎麼就出房門梅  
大妹子是多會兒到的祝母道你已暈了七晝夜那天十  
二滿月誰還有心腸熱鬧也不收禮也不請客你三妹子  
同海珠們天天都在這兒守着賈大姐姐們可憐七八夜  
衣不解帶何曾睡個覺兒梅大妹妹聽見這個信兒星夜  
趕來前日才到今日是十八你想這是幾天了急的我什  
麼似的只差了要尋死可憐鄭大妹妹汪五妹妹顧二妹  
妹同這些姐妹們輪着在這兒坐夜想着法兒給我解愁

這幾家姑娘們陪着這些姐妹拜斗可憐誰不念你都願  
你好你二兄弟急的四路訪求名醫剛才聽見你好了樂  
的什麼是的差人各處去給個信兒免叫人懸望夢玉急  
的這幾日像個木偶似的也不喫也不言語瞪着兩眼儘  
自瞅着可憐這會兒臉上才有點兒人氣咱們且去拜佛  
讓二兄弟進來瞧瞧也叫他們歡喜老太太領着衆人出  
去派碧霄雙桂文來雁書同幾個精細媳婦們在這兒伺  
候太太這會兒衆人心中歡喜一個個笑逐顏開跟着  
老太太出了安和堂一大陣往甬道上去將進寶書堂祝

筠梅白鞠冷齋同汪鄭周吳那幾家至親老爺迎着老太  
太請安道喜祝母笑道託諸位老爺福庇不但廻轉回來  
連病都好了真是可喜之至諸位老爺都是至親手足叫  
你二兄弟陪着進去見見以慰連日關切之念眾位老爺  
道老太太請去拈香姪兒們去見大嫂子請安祝筠跼在  
一邊讓老太太這大隊天仙過去同到安和堂來見柏夫  
人請安談說冥中之事祝筠們深爲歎異老太太進了如  
是園同着王夫人各位太太們笑語不絕比往日精神頓  
加十倍梅秋琴笑道真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咱們總覺

着心口兒上少了一件東西比喫了仙丹的還舒服汝湘  
接口道衆人的仙丹是喫在心上老太太的仙丹是喫在  
腿上呢汝湘道那幾天老太太到安和堂去兩三個人扶  
着走一步到退兩步真是行道之難難于上青天這會兒  
老太太腳上像是架了雲走的輕鬆又快咱們使勁兒還  
趕不上因此知道老太太的仙丹是喫在腿上汝湘未曾  
說完祝母縱聲大笑寶釵道汝妹妹是咱們老太太的東  
方曼倩平兒笑道文湘妹妹狠不像姐姐總不見他言語  
鄭太太道文湘同我姐姐的彩芝一樣最愛的是一個人



兒靜坐做針黹看着懶得同人說話寶釵道將來彩姑娘  
過來了咱們都得迴避別在這兒討他的嫌夢玉聽汝湘  
說笑話正是喜笑顏開忽然聽見寶釵這幾句話他忍不  
住大哭起來祝母們駭了一跳赶忙跣住圍着他問道兒  
子你好好的這爲什麼衆人都解其意夢玉傷心慟哭  
一會對祝母道老太太這一輩子再別去接彩姑娘何苦  
呢要他來幹什麼祝母們都不解這話海珠姐妹知道是  
爲寶釵剛才這句頑話平兒亦會意接口說道你這傻兒  
弟寶姐姐說頑話你就當真當年寶二哥要像你這樣疼

他也省了他好些眼淚平兒未曾說完王夫人寶釵珍珠  
探春惜春一齊流下淚來寶釵更悲不可解祝母道這都  
是夢玉惹的亂兒好端端的一哭秋琴笑道老太太別怪  
夢玉實在狠虧他這一哭不然這會兒賈大姐姐娘兒們  
見大姐姐回生病愈打心眼兒上歡喜的使不得就是上  
了柞床也柞不出點兒眼淚這是歡喜眼淚不是夢玉咱  
們那兒照得見祝母同王夫人們一齊好笑不知不覺的  
出了如是園見楚寶堂門口出進皆人走過瓶花閣到怡  
安堂捲棚下姑娘嫂子一溜兒陪着伺候老太太吩咐將

寶珠姑娘夢金哥兒賓哥兒都抱去給太太請安寶釵  
榮貴領着慧哥兒毓哥兒探姑奶奶的定哥兒閨姑娘一  
同都去請安祝母們走過景福堂到六如閣門口家人媳  
婦整齊跔着一溜都面有喜色老太太看了心中歡喜同  
各位太太進去見佛龕中那尊觀世音菩薩就如活現諸  
位太太奶奶姑娘沒有一個不虔心禮拜各人虔許心願  
老太太吩咐朱姨娘們凡是六如閣齋供及一切香花燭  
幔等項以後務須親自潔淨備辦不必交廚房料理兩個  
姨娘連聲答應祝母對王夫人道請大姐姐在這兒陪着

太太姑娘們拜佛我同着你三妹妹們到致遠堂去磕個頭兒王夫人道老太太請便咱們拜完佛都到景福堂等着給你老人家道喜祝母笑道衆人都喜豈獨是我一人說畢領着桂夫人石夫人梅秋琴修雲海珠衆姐妹剩下珍珠甚難爲情寶釵會意對探春珍珠道咱們也是孫女兒跟着老太太過去磕頭夢玉聽了十分歡喜一齊都往致遠堂拜祖此時滿城內外無處不知祝尙書夫人死了七日重生還陽病體痊愈那男女親戚不拘遠近親疎貧富不約而來請安道喜

門夫人太太領着奶奶小姐

都親來道喜登時之間祝府東西兩宅門前轎馬如山祝  
母們正在拜祖聽說各衙門夫人俱到趕着到垂花門迎  
接着幾位高年的太夫人祝母陪在介壽堂接待有些夫  
人太太是桂夫人同賈府王夫人陪着在怡安堂款待梅  
秋琴同鄭汪周陸幾位太太們在景福堂拉着坐鞦韆兩親  
家陪着各家至親石夫人拉着賈府璉二奶奶在西宅裡  
寶書堂陪那些疎親遠戚海珠們分陪來的奶奶小姐姑  
娘們兩宅分坐祝筠帶着夢玉梅春在西宅外面陪客不  
多一會工夫鬧的處處是人兩宅姑娘嫂子們自從太太

太病凶以來晝夜不得安歇這會兒接着這一忙真是分  
拆不開沒有一個不是頭暈脚疼忙個不了幸虧四個姨  
娘同着探春寶釵兩位姑奶奶料理兩宅一切事務不致  
荒亂內外親友往來不絕一連幾日才接待完結祝母們  
無不疲乏又值日長春倦之時內外人等多半勞乏成病  
王夫人們亦狠支持不住祝母吩咐內外人等各賞假十  
日輪班歇息以甦勞頓柏夫人亦因新痊未久靜養調理  
兩宅中將個錦綉春光輕輕放過不覺已交初夏柏夫人  
稟知老太太擇于四月初一日出房親至六如閣拈香各

廟供佛齋僧致遠堂祀祖初二日蔭王堂謝神是日請老太太賈府太太竺鞠兩親家梅姑太太鄭汪周陸幾家至親太太奶奶姑娘並兩宅的夫人奶奶們道乏謝勞初三日請兩宅內各位老爺師爺各項清客門客並賞兩宅內外男女等酒飯以謝勞乏自初三日以後門外間日請客道謝又擇于四月十五日請太空和尚在甘露寺做七晝夜水陸道場焰口施食所有一切應辦事務俱託楚寶堂兩位姑奶奶並怡安堂的四位姨娘總司其事祝母聽說心中歡喜命桂夫人吩咐垂花門知會兩宅內外家人媳

系和石夫人  
第廿一  
姊丫頭小子一體遵辦這日飯後祝母對石夫人道連天  
風雨將些殘花落盡今日天氣清明請了賈大姐姐來咱  
們到如是園去瞧新漲順便到大姐姐那兒去說個閒話  
自從他病好了天天開客也總沒有問問那陰閒的故事  
趁這空兒去聽個鬼話後日初一誰也沒有空兒石夫人  
道賈大姐姐因這一程子養病沒有出房又兼着連朝風  
雨今日早上見天晴身子舒服到老太太這兒請過安詞  
梅大姐姐到萃寶堂喫早飯約下媳婦飯後到園子裡逛  
會子同去看大姐姐我聽說鄒大姐姐汪五姐姐都在那



兒祝母笑道既是這樣別叫他們知道咱們悄悄兒去看  
熱鬧石夫人道老太太要去咱們這會兒就走祝母命五  
福賓來跟着婆媳兩個步出介壽堂值日媳婦們同効力  
了頭有一二十個隨着老太太出了院門早有怡安堂姑  
娘媳婦們上前迎接請安江蘋回道了頭的主母在楚寶  
堂核對冊當差了頭們伺候老太太在怡安堂喝茶祝母  
笑道你們的信兒也實在快我才出院門怎麼就全知道  
我到楚寶堂去喝茶看他們的熱鬧不知還有誰在那兒  
江蘋道鄭太太汪五太太都在那兒祝母點頭見陶姨娘

們俱跼在怡安堂捲棚臺階下楊奶子抱着夢金請安石夫人笑道夢金越長的乖狠叫人疼他有好幾家要定下他做女婿將來要學他哥哥不知要娶幾個老婆祝母笑道有誰要給他做老婆的我攏共攏兒都定下越多越好還怕沒有飯養他嗎石夫人道那天甄家原說給惜姑娘下定因大姐姐病就沒有言語這又不知改在幾時祝母們一路說話不覺已到瓶花閣桂夫人領着修雲們趕忙迎接祝母進院見探春寶釵迎着請安祝母笑道你兩個請人喫早飯就不邀我探春道今日是三孀子查對冊檔

同咱們太太就在這兒喫飯誰知鄭大嬸子汪五姨兒也來遇着一處正商量着去請老太太呢寶釵道咱們這一溜兒長春花石竹子夾竹桃這程子被雨下壞了今日天晴又知道老太太必到這兒都趕着開的這樣熱鬧只聽見有人接口道芍藥花開的這樣熱鬧他到不讚一聲兒祝母轉臉見王夫人同秋琴們俱來迎接秋琴道咱們偏老太太喫點兒好東西又叫老太太找了來這怎麼說呢祝母道我來鬥你們個趣兒邀着賈大姐姐們到園子去看個新漲晚上是我作東在園裡喫飯如何王夫人同鄭

汪兩太太道老太太吩咐誰敢不遵但咱們今日晚上同  
明日一天公分給大姐姐起病請老太太做陪客過這幾  
天再領老太太的賞罷咱們坐會子同着老太太到園子  
去一路逛到安和堂聽大姐姐說那陰司地府的話比什  
麼兒還有趣祝毋點頭道使得我本來這一程子也總沒  
有過去不用你們公分權共權兒都是我的就是了又花  
不了幾個錢秋琴笑道這是老太太的脾氣不花錢總不  
舒服咱們竟遵老太太吩咐出個請客的名兒老太太一  
個包辦花錢就完了眾人甚覺好笑同至楚寶堂坐下探

春趕忙送茶祝母問道那長桌上堆着些什麼寶釵道都是四堂姨娘送上歷年底冊因長遠未曾查看各處冊上添換過多難以清理太太正要去請老太太示下祝母道我也有些風聞那四堂的了頭們將些東西送這個給那個的故意說是鼠傷霉爛以便報銷更換其間還有好些私弊必得到各堂盤查一遍才能知道等着過幾天我一處一處去瞧若是查出私弊來打了不算交給媒婆賣出身價來賠梅秋琴道老太太說的一點不錯必得清查一遍才得明白但這件事不用老太太同二姐姐去只要楚

寶堂兩位姑奶奶同咱們家的派上兩個一人一處各清各款有無私弊總在這查的人身上出甘結誰肯替他們鬧個丟人在身上這樣辦法又快又簡絕若是老太太親自盤查到一處總得一個月還鬧不清楚鄭太太道梅大妹妹的話一點不錯世上最討厭的是盤查東西老太太鬧下兩天就要發煩祝母道既是這樣說這四堂去盤查不必派人就是探姑娘寶姑娘帶着汝湘九如按着冊檔將四處盤查清楚各具保結斷不可營私徇情自取賠累探春道老太太吩咐不敢不秉公查辦橫豎總將實在情

形真明隨老太太再爲查對祝母點頭道很好咱們就去  
呢還是再坐會子王夫人道一路逛到安和堂也就不早  
了祝母同着衆人離却楚寶堂進如是園滿地下蒼苔新  
翠襯着殘花桂夫人指道幾天不見怎麼就長出這些小  
笋梅秋琴道這一對梧桐洗的蒼翠可愛可惜這一架紫  
藤落了個乾盡鄭太太道咱們家的薔薇到比你們這一  
籬開的熱鬧王夫人對着祝母道夢玉給我修葺屋子將  
個園子收拾的很好我來的那幾天百花將放我家的一  
個好春光被老太太給我放去了祝母笑道我這兒的也

就是你的何曾將春光替你放去咱們在一堆兒過的狠  
好大姐如又別動想家的念頭別說我不放你只問你二  
妹妹同衆家姐妹們誰肯放你回去汪五太太道你家裡  
有大奶奶同璉二奶奶料理家務你是個快活閒人那一  
條兒要你費心這兒就是你家一樣我瞧着你橫豎去不  
了將想家的念頭快些丟開等着惜姑娘放了定叫璉二  
奶奶回去照應照應老家兒到是個正經主意王夫人笑  
道汪五妹妹到說的有理我算是老太太的大女兒同梅  
大妹妹兩姐妹到娘家來了就難得回去且過幾天咱們



再商量祝母搖頭道我不聽你的商量咱們到秋水堂歇  
個腿兒真個的池水都滿上了礮兒將些嫩荷葉兒全淹  
着了寶釵道去年荷露茶老太太也沒有嚐着一口兒祝  
母問什麼荷露茶那兒來的寶釵笑道他們將荷葉上露  
水攏共攏兒取下來用舊砂壺松枝火煎出茶來喫這樣  
好東西也不送點兒去給老太太嚐嚐祝母笑道是誰鬧  
的頑意我總不知道這纔是瞞着我喫好東西你說是那  
幾個等我罰他寶釵道我聽見存這麼件事可不知是誰  
等着我查訪明白來回老太太按着名兒罰一個也別饒

修雲海珠們只是抿着嘴兒好笑此時秋水堂前到像是  
西池王母帶着些瑤臺仙子祝母坐不多會見秋瑞珍珠  
借春芙蓉汝湘紫簫芳芸奉栢夫人之命差來迎接請去  
秋瑞道夢玉今日文期同魁兄弟在焦雨山房作課祝母  
點頭道那天二叔叔說夢玉近來作的文字兒很有長進  
我聽了很樂能說念書成名也不枉我的期望你們都要  
助他念書纔是秋瑞珍珠芙蓉海珠等齊聲答應道不拘  
到那裡總是伴他念書今年同這幾處親戚弟兄們的文  
會亦很認真祝母點頭道這纔是做媳婦的道理珍珠隨

着衆人答應忽然想過味來不覺面脹飛紅見寶釵點頭  
抵着嘴兒好笑王夫人默然無語似平欲淚更覺無地自  
容赶忙退身下來靠着一窠老梅樹以巾拭淚不提防有  
人在背上一拍道如子不須煩惱寡人合你到沉香亭去  
消遣則個珍珠唬一大跳回頭見是平兒說道你何苦來  
呢駭人這一大跳平兒笑道我瞧見你在這兒發煩故此  
過來問個信兒到底爲什麼流這一股眼淚珍珠道我  
瞧着這樹的樣兒很像林如娘坟上的那窠楊樹見樹思  
人因此流淚平兒搖頭笑道乖孩子等我詢出這緣故

來再撕你的利嘴說着剛要回身見祝母們都走下臺階  
赶忙上前相見道同九如妹妹在藏春塢看魚聽說老太  
太要到安和堂去我趕着來同去逛逛祝母道咱們正在  
這裡等着呢衆人回着老太太一路說笑依花傍樹穿徑  
渡橋只覺衣香人影如在畫圖張徐兩老官家婆領着西  
宅裡姑娘媳婦們都在蔭玉堂前如是園口迎接伺候祝  
母進垂花門由寶書堂一直進去剛下捲棚抬頭瞧見一  
人心中大喜不知老太太見的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復夢卷八十

送病魔專誠酬愿

答撫育奉派拈香

話說老太太由寶書堂進去下了後廳捲棚剛上甬道走不多路抬頭瞧見柏夫人幾個丫頭扶着站在安和堂捲棚下迎接祝母心中大喜忙差江蘋去說棚下有風快些到安和堂等候江蘋答應急忙上去請柏夫人進中堂伺候不多一會祝母們都進了安和堂柏夫人忙跪下請安拜謝老太太親自扶住道新病才好勞動不起娘兒們拜個什麼你好了就算我捨了條命就是眾姐妹們問個好

兒罷等着再謝桂夫人們彼此問好海珠姐妹跪下請安  
柏夫人歡喜之至請老太太坐在中間炕上王夫人們  
次而坐衆姑娘送茶王夫人道咱們正是勞乏之時接着  
陪客又兼是春雨綿連那裡支持得住幾乎病的躺下  
釵們着急赶忙喫藥調理這兩天才好到是神佛保佑  
們老太太沒有躺下這真是衆人的福氣就是二妹妹們  
一個個都乏的使不得柏夫人點頭道全仗着老太太的  
福氣神佛爺的保佑這場病過于凶險正是春暖人倦的  
時候一連十幾天日夜勞乏那兒當得起呢這幾個孩子

個開的都像病過一場黃瘦了一半自從我回過來第二天就叫他們各去調養不准請安這幾天都纏養了過來祝母笑道我活了七十一歲頭一磨兒瞧見這場大病不知你病中見的事可還記得些影兒柏夫人道陰陽一理人間說的因果有同有不同的過去的人有見有不見親戚裡面只見了一個戚大奶奶桂夫人道正是你病沉的時候戚家來報信就差了芳芸九如前去送殮丟下幾個小男碎女的真是可憐這會兒老太太吩咐月間總是三斗米兩吊錢給那幾個孩子度日祝母忙問道你遇着他

說些什麼可憐想是總丟不下兒女柏夫人將東岳衙門前黑房裡相遇說到望鄉臺下見他喫迷魂湯不復相認的話秋琴笑道可見尙書門第生足以榮親死足以誇鬼像我這尙書胞妹不知鬼見了是個怎麼的奉承祝母們一齊好笑柏夫人又將遇着鍊檻寺老和尚致意的說話並看見饅頭庵靜虛受罪的光景及在節孝司殿前見王熙鳳轉世之話詳說一遍王夫人們不勝感歎平兒道璉二爺做了神仙比在家時到忙東也救難西又度人既度了鍊檻寺老和尚怎麼不救救饅頭庵的靜虛王夫人道



自然老和尚不比靜虛尊重像鳳姐兒自解脫之後又能  
守身死節固又轉生安樂因果報應原是不錯枯夫入笑  
道別的話一時也說不了這些且將兩件怪事說給老太  
太聽有個判官叫我是親家太太你們猜是誰祝母們一  
齊笑道別說是猜就請了嚴君平來也難斷出是誰柏夫  
人笑道就說出來咱們也並不認得這一門子的親家那  
判官是誰呢他說是秋瑞前世的父親叫做什麼甄士隱  
王夫人驚道若是甄士隱我知是個古道君子這人做個  
判官到還不錯寶釵笑道原來秋妹妹是我前世的嫂子

怨不得見我媽媽這樣親熱王夫人笑道前世是我親家的外甥媳婦今世又做我的乾媳婦有前世那番磨折就有今生這番安樂寶釵應道真是一點不錯祝母問道前生怎樣磨折王夫人答道其情可憐令人難受有前生之苦就有今世之樂且慢慢再對老太太說柏夫人道柳六夫的老爺做了地獄總管瞧見我赶忙起身施禮是甄判官說了我纔知道這還不奇誰知我同探姑娘大有點兒道理王夫人忙問道有點什麼道之柏夫人問探春道你可知太公太婆生平作何事業是多大年紀不在的探春

答道我聽說祖老太爺名周達是個有名孝廉不肯做官居鄉教讀中年病故祖老太太吳氏只生我公公一個紡績課子聽說居家嚴肅因打死了一個丫頭自家不久吐血病死後來我公公奮志念書得以成名柏夫人點頭道誰知子孫亦不明白這件公案我爲這件事死了幾日我前身就是吳氏太太那丫頭名叫桂香因與小子有私被我看破舉手要打他轉身躲避將頭悞撞門環鏤釘插入太陽穴受傷身死他在陰司告我打死歷數十年屢告不休閻王爺拘我對審我因照過勾留鏡得知前身事業據

實說明桂香俯首無詞磕頭認罪閻王說他誣告主人其  
罪甚大先受真刑罰入畜生道中將他用大鋸子解開身  
體分爲兩半我瞧着可憐再三說情免入畜道可憐轉生  
又不知是個什麼誰知今世你又到我邊來可見一飲一  
酌俱有前定不過世人沒有照過勾留鏡不能知道前世  
因果祝母們不勝驚歎王夫人道這樣說起來凡人相聚  
前世必定有個因緣其間好歹不一像咱們不知是結了  
幾世的好因果親愛到這分兒大妹妹到不順便給咱們  
問個信兒柏夫人笑道咱們這樣相聚甄判官大概給我

說了幾句橫豎不是些泛常因果到是咱們老太太的來  
歷我到知道祝母笑問道我前世是幹什麼的柏夫人道  
老太太是幾世的苦節堅貞自守因此歸入如意佛座下  
以一身兩享榮華老來福壽正長寶釵點頭對王夫人道  
咱們那年夢中所見一點不錯王夫人笑道我還說你們  
造謠言誰知真有其事細想起來有些道理柏夫人道陰  
司最重節孝神鬼皆敬凡橫禍飛災從不入節孝之門今  
採春青年失偶爲人生最苦之事旣與我相遇正好同三  
孀子做個冰心良友我斷不放你回去明擺着是你姑爺

送來交給我的等我去請了周序光大兄弟來說其緣故請他寫書子給你老爺說我留你在這兒作伴守志教子念書你公公也再沒有不依的顧四太太道這事很好等着我明日對周六姐姐說明這段因果叫六姐夫趕着就寫書子寄去省了探姑娘三心二意的拿不定主意鄭太太道狠好這件事交給顧四姐姐去辦我聽見大姐姐擇了十五日請太空和尚在甘露寺做道場放焰口我常常聽人說那太空和尚閒常也不念經又不拜佛拿着把破笠箒只愛掃地沒有事就坐着打盹兒是個懶和尚這會白

到請他做道場有個什麼緣故柏夫人道我並不知道太空是個何等樣的和尚因枉死城中有萬千怨鬼指名要他超度我已應允不可另請他人就將那些怨鬼圍着求超度的話說了一遍梅秋琴道那張姑娘雖被石崇所殺但罪在王敦大可向其索命此等人何以歸之枉死城中閻王老子有些憤憤石夫人笑道被王敦所害向其索命者想不記其數若此輩都歸入王敦名下則世界上盡是些討命鬼那裡還有個人呢若依你所說潯陽江裡商人之婦不是白司馬要償命嗎何以又歸入枉死呢鄭太太

道商人婦不抱琵琶並無可死之道雖其自取白司馬亦不能無憾桂夫人道咱們請老太太喝着酒兒慢慢的再談祝母笑道聽這些話比說南詞還好今日是你們公分給大姐姐起病都在這兒熱鬧些留兩個坐兒給夢玉同魁兒桂夫人答應吩咐中間設一席是老太太賈二太太鄭太太安和堂太太左首一席偏向是顧四太太賈府璉二奶奶梅姑太太怡安堂二太太承瑛堂三太太右首打橫一溜兒三桌寶釵探春這些姐妹序齒而坐留着兩個坐位是夢玉梅春此時芙蓉已奉老太太之命與珍珠



惜春一樣起坐不在執事姑娘之列柏夫人自得觀自在  
楊枝甘露後又靜養多日不但諸病消除覺精神比往常  
分外強健兼之在陰司裡見過多少輪迴因果又知尙書  
得昇天界心中歡喜毫無罣礙就連石夫人採春將悲苦  
之心都減去了大半正是

有花有酒春長在

無月無燈夜自明

祝母飲酒甚樂柏夫人道那天甄家說擇日要來給惜春  
放定因我這一病不知又改到幾時定下了就可以放開  
一條心王夫人道那兩天你病沉甄家王一天幾處見面

信前幾天見你病好心中大樂各處燒香還愿前日聽陸四太太說他家去料理就趕着上來放定想來總在這一半天桂夫人笑道那幾天甄寶玉狠着急不儘腿兒到垂花門問信兒老太太知道狠過意不去請他到介壽堂當面應他說你放心就是你丈母有點什麼橫豎我作主這件親事定給你的他噙着眼淚給老太太磕頭將來是你的一個孝順女婿柏夫人道沾老太太的福氣賈大姐姐的厚賜祝母點頭道這到真話咱們是沾賈大姐姐的光王夫人道這是惜春的造化得繼在大妹妹膝下深荷老

太太慈蔭得配甄家不然他是清涼觀道士那裡還肯回  
到我買家來誰知珍珠掉下江去應該大妹妹多添一女  
真是再想不到的一件怪事梅秋琴笑道咱們大姐姐同  
珍姑娘他娘兒兩個比誰也傲些大姐姐是見過閻王珍  
姑娘是見過龍王一個是歷遍陰山一個是曾經滄海祝  
母們一齊大笑石夫人道他們娘兒兩個又是鬼話又是  
海話到是聽那一條兒好呢祝母笑道依我說鬼話固不  
可少總不如鬼話可以動入鄭太太道我瞧着兩件都不  
可少近來離掉這兩條兒還管不行太太們正在談笑垂

花門徐大奶奶來回柏夫人道：「鞠太太差人回來取衣服，給老太太衆太太們請安說：『陳大奶奶剛坐月子，必得在家照應幾天，才得回來。』』柏夫人道：「過一半天，差人去接罷。」徐大奶奶答應出去。桂夫人道：「竺太太又連日是齋，再三請着不肯過來。柏夫人未曾回答，見夢玉、梅春兩兄弟進來，心中甚喜，問道：『今日文字誰作的？得意。』』夢玉道：『今日我作不過，兄弟聽着丈人說他作的，狠好。』柏夫人點頭道：「陰司最珍重科名，務須奮志念書，學問德行兩樣都不可少。不但你父親死後爲神，就是柳緒父親亦做真官，可見德。」

行二字是爲人至寶你們弟兄兩個切須謹記夢玉們連  
聲答應梅春道剛纔聽見二舅舅說嶺南海寇作亂不知  
可近在柳太太那兒說有好一程子沒有接桂三舅舅書  
子心中到狠惦記着王夫人道他家想來無碍外面有馮  
大爺同包勇裡面有寶書馮佩金那書子上還說桂堂同  
他也狠學了些武藝想來可以無碍平兒笑道看不出他  
兩個翩翩公子到會武藝不知是怎麼學的寶釵道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不用你丈母費心像咱們那兩天學珍姑  
娘的弩弓也就有些兒順手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祝

母點頭道寶姑娘說的狠是你們讚珍姑娘舞的好劍我也總沒有瞧見橫豎這兒沒有外人叫珍姑娘舞一回兒我瞧瞧珍珠不敢推却連忙離席脫去外面長衣解去青裙穿着短襖抱琴送過寶劍珍珠接在手內站在老太太席前約離三四尺擺動柳腰輕舒玉臂一路大舞衆人只覺滿眼冰花寒風瑟瑟正看的熱鬧珍珠忽然收住說道左臂上傷痕未好十分作痛祝母道噯呀真個我怎麼忘了他的手呢連你們也不提一句兒快些另換上點兒新葯伺候的姑娘們答應連忙取葯見那口週圍又俱紅腫

寶釵道若有龍宮如意匠割這點兒打什麼緊早給你補上了一塊肉老太太們彼此歡笑不言安和堂起病飲酒之事祝筠也在意園請客道乏東西兩宅內外熱鬧一連兩日到初一早上和夫人梳洗完畢用過點心寶釵探春領着海珠姐妹夢玉梅春兩弟兄都趕着先到安和堂請安道喜兩宅的家人媳婦職事姑娘間散了頭都是一早先來請安道喜怡安堂四位姨娘帶着幾個奶子同賈周兩府的毓哥兒定哥兒兄妹也都趕來道喜柏夫人大樂命惜春芙蓉各賞荷包花粉銀鏤手巾等物衆人歡喜拜

謝跟着柏夫人到東宅裡來剛出如是園有楚寶堂侍書  
入書迎接道喜瓶花閣前文來們站班伺候轉過迴廊至  
怡安堂捲棚下桂夫人迎接道喜柏夫人笑道給老太太  
磕過頭再來拜謝桂夫人道罷呀咱們姐妹謝個什麼你  
二兄弟在介壽堂請安下來往甘露寺代老太太拈香他  
說回來再給你道喜又派了夢玉往鶴林寺魁兒往招提  
寺其餘接引庵大悲閣地藏庵準提廟那幾處都差海珠  
姐妹們分去拈香這個月的燈油月米香資都是加倍柏  
夫人們一路說話不覺過了怡安堂順着甬道一直轉到



介壽堂院門前見石夫人領着一堆姑娘媳婦同賈府璉二奶奶站在影背邊等候道喜一同進院轉過隔屏見賈府王夫人在甬道上等着衆人平兒瞧見忙與寶釵珍珠探春惜春先上前去請安道喜柏夫人走至面前說道怎麼姐姐在這兒等着呢王夫人道我知道你一准要到我屋裡來今日事多未免要耽擱工夫就在這裡姐妹們道個喜兒一同上去見過老太太同去拈香這不是省了些事嗎柏夫人笑道真是姐姐疼我等着拈過香再給姐姐磕頭夢玉海珠們一大陣都給王夫人請安道喜跟着往

介壽堂來見梅秋琴坐在捲棚下小炕上王夫人們來到  
捲棚彼此道喜四位太太坐下歇歇腿兒衆人請安已畢  
秋琴道老太太剛換衣服還沒有喫點心本情今日過早  
些兒剛才妹夫進來請安得了個差使到金山去拈香我  
聽說還再瓜一個到清涼觀去上幡不知是誰惜春道這  
件差使一會兒姑姑保舉我去珍珠道我也要還愿柏  
夫人點頭道既是這樣必得一個同去纔好平兒道我同  
去狠可放心寶釵道我怕你跟着和尚跑掉了那兒去找  
呢太太們一齊好笑桂夫人道我派個老年媳婦跟着那

就放心了五福出來回道老太太用完點心王夫人們六位先進介壽堂讓柏夫人給老太太磕頭梅秋琴桂石兩夫人道喜王夫人領着平兒寶釵探春珍珠請安夢玉修雲梅春夢金寶珠一班海珠們分作兩班毓哥兒們一班未了是寄生攏共攏兒都請安道喜祝母樂的笑不絕口對着王夫人道我託賴大姐姐的洪福沾光多添幾個繼孫女就有這些外曾孫的兒女你瞧着站滿一堂誰家像我這樣熱鬧王夫人道老太太是個子孫娘娘將來孫曾繞膝不計其數你老人家還認不出誰是誰呢祝母笑道

謝大姐姐的金言咱們不用耽擱都去拈香罷柏夫人答  
應跟着老太太走出捲棚陶朱荆李四個姨娘忙跪下請  
安道喜祝母吩咐道這幾天是大大太謝神請客交給兩  
個姑奶奶料理一切你們也必得挈着照應辦事總是我  
的兒女分什麼彼此姨娘們站起齊聲答應這會兒兩宅  
的姑娘嫂子們都在六如閣同致遠堂伺候景福堂擺設  
菓茶祝母走進佛堂見香烟馥郁花菓繽紛無不潔淨心  
中甚喜親手上了幾瓣檀香向着觀音虔心禮拜柏夫人  
在陰司曾面見觀音今見慈容如在其上焚香拜謝默禱

一會王夫人們挨次而拜祝母同柏夫人往致遠堂拜祖  
剛出六如閣見竺太太亦來拈香彼此道喜九如同着進  
去拜佛桂夫人石夫人們都趕着往致遠堂來兩邊正在  
熱鬧有本家幾位太太奶奶姑娘們來道喜鬧了好一會  
子都到景福堂用茶菓汝湘紫簫掌珠九如秋瑞五人辭  
往各庵拈香桂夫人道今日各處都已派人拈香就是清  
涼觀尙未有人剛才借春珍珠願出這遠差璉二奶奶又  
願回去這到狠好請老太太示下祝母笑道怎麼有勞璉  
二奶奶呢平兒道進香是件好差使老太太怎麼說有勞

呢二孀子吩咐備船咱們這會兒就走祝母道既是這樣也得派一個老成媳婦跟去桂夫人答應吩咐垂花們知會外面備船選派老成家人小子並知會四堂姨姑娘備辦一切應用物件平兒珍珠惜春各去料理外面派了趙祿茗烟金陞楊泰小子福兒並厨子茶夫共十人裡面派廖大奶奶金映媳婦汪忠媳婦林芳媳婦抱琴入畫還有璉二奶奶的玉蘭三個姑娘各帶着兩個閒散了頭都去趕忙收拾不多一會璉二奶奶領着兩位姑娘辭過老太太並自家太太以及祝府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就要下船王

天人柏夫人各吩咐些說話老太太命校夫人們送璉二  
奶奶到垂花們夢玉梅春都去拈香未還汝湘等五人亦  
沒有在家就是海珠幾個相送平兒吩咐彩鳳長春小心  
服侍太太諸事務須謹慎彩鳳們答應送二奶奶回兩位  
姑娘上轎而去祝府柏夫人在家謝神還愿酬勞請客每  
天轎馬盈門內外賓客正是

座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

這且慢表且說璉二奶奶們上了大船伺候天人等俱已到  
齊吩咐開船查本徐忍俱各差人送出江口照料着帮上

紅船各皆轉去那座船開不多遠見茗烟站在艙口對廖  
大奶奶道金山寺住持僧差人迎接請二奶奶亦下平兒  
道謝謝罷等太太回金陵時再到寺裡拈香茗烟答應去  
回覆金山和尚此時正在春水發生之際四面波濤滔滔  
烟雲開闔遠望海口焦山到像一柄荷葉浮在浪中真看  
不盡江山風景珍珠指着金山說道世上人誰知道這樣  
一座大山下面細如錢線平兒道這是你轉世家鄉除掉  
你誰也不敢混說惜春歎道數年前我同老師父駕着一  
葉小舟往來江上與世浮沉原不想有今日誰知同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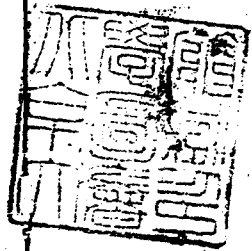
這些夢中人又相聚一堆可見古今來能有幾人跳出夢境的珍珠指道那一帶柳樹後身到像就是清涼觀怎麼走的這樣快呢惜春細看道第二堆的柳樹那邊才是今日風順走的快咱們喫完飯再收拾上去珍珠點頭吩咐擺飯八畫們伺候用完早飯不多一會前船早已幫岸清涼觀主李行雲領着徒弟們都在港口迎接座船撐入港中廖大奶奶道茗烟說只帶了一乘轎來請二奶奶同兩位姑娘輪着上去珍珠笑道罷呀上一磨兒太太們都是走着上去又不到一箭來路怪硌磣的坐什麼轎呢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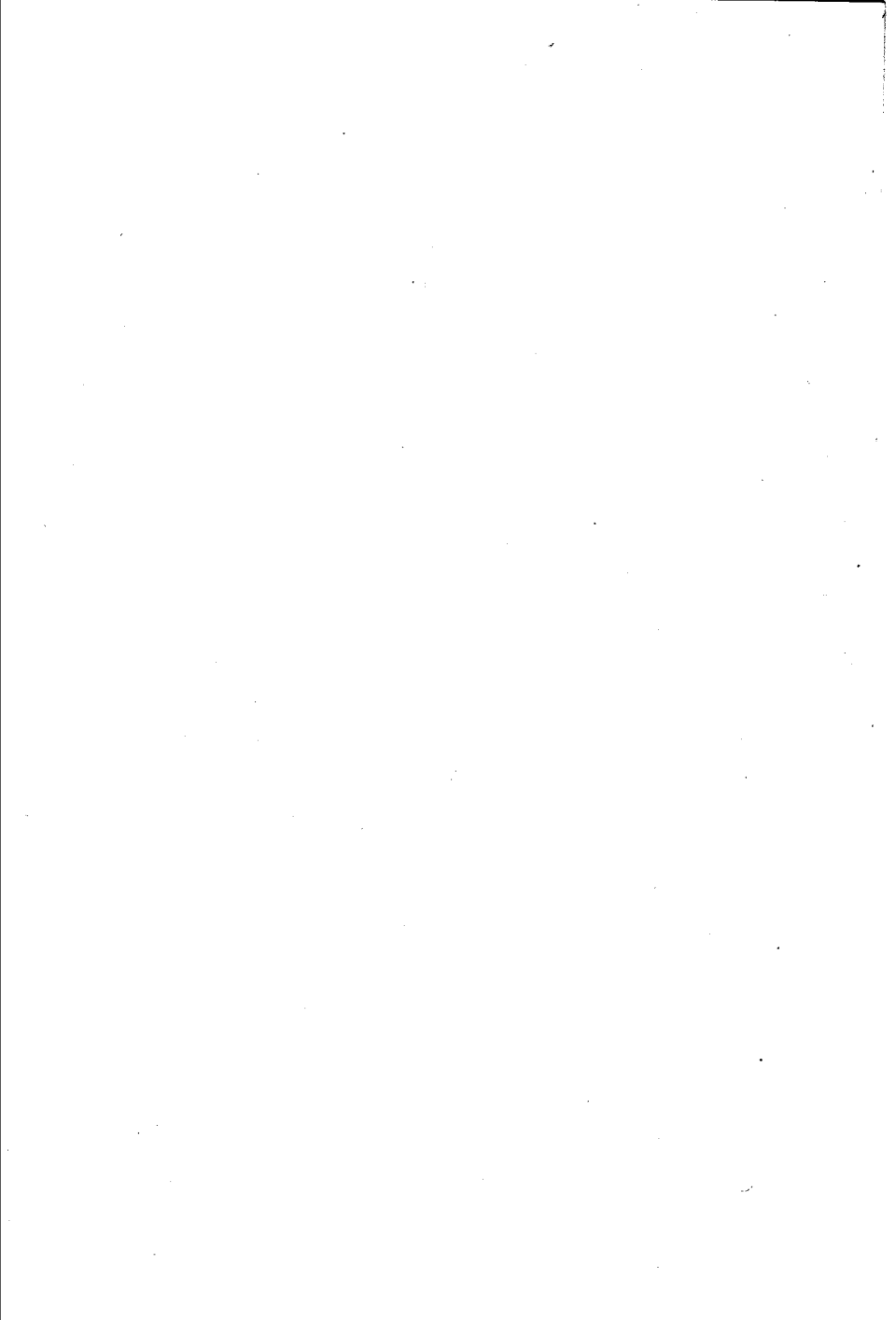
道一片沙堤何曾有個人影兒還怕誰瞧見咱們走罷慶  
大奶奶吩咐搭穩跳板伺候趙祿命船家將兩船跳板剗  
的十分穩固平兒姐妹三人領着姑娘嫂子們揀直走上  
岸去李行雲師徒忙稽首問安說道前日在宅裡領米沒  
有聽說奶奶姑娘要來剛纔知道連屋子也收拾不及惜  
春道老太太本來沒有提起今日是馬上派人因爲太太  
病好各廟燒香我同珍姑娘順便來瞧你們請了璉二奶  
奶同來不過喚杯茶兒也就上船李行雲道再沒有不逛  
一半天去璉二奶奶同兩位姑娘也很難到這兒來就住

一晚兩晚也沒有什麼使不得惜春搖頭道不能耽擱將來有空再來行雲笑道去年姑娘懶着不肯去今年留着住一晚也不能平兒道你們做道士的白日飛昇去了有誰回來住一晚的沒有珍珠們都不覺大笑衆人來到山門惜春見靈官殿裡擺着幾乘轎子忙問誰在這兒張流水答道這些舊轎子是前任縣太爺家眷在這裡上船回去寄在這兒狠不便當惜春們來到大殿見香燭花菓俱已齊備連忙洗手焚香先將老太太差來進香之意拜祝一遍又將柏夫人病愈花菓敬神之事禱告一番這才姐

妹兩個拜謝三清護佑又各自許下點私心切己愿心平  
兒笑道你兩個啞啞唧唧祝讚這一會子三清爺那兒記  
得了這些請起來讓我磕個頭兒罷惜春珍珠拜完道論  
理你不該拜璉二哥得了道你是仙爺的奶奶總是一家  
平兒笑道上面這三位是我的年伯豈可不拜說着也焚  
香禮拜一會惜春吩咐合廟都點香燭李行雲請人雲房  
獻茶惜春見那些修竹梅根十分荒蔓不勝歎息珍珠道  
曾幾何時不是元都風景矣三人走進雲房平兒瞧見那  
長桌上一樣東西驚問道怎麼這是那裡來的不知是件

什麼東西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復夢卷八十一

綺姑娘喜逢故友

白雲僧戲化金魚

話說惜春們剛進雲房，平兒瞧見長香几上，一個大胆瓶，裡插着兩枝荷花，鵝問道：「怎麼這兩天就開了花？」那兒找來的，真是怪事。張流水道：「我有個舅爺爺在雲巢庵作香火老道，他說在平山堂誰家園子裡折來的一面，說讓奶奶姑娘們坐下。」入畫見雲房裡擺着錢櫃，地下都是些酒罈、油瓶、桌子、考沿兒、一缸鹽芥菜，牆上掛有幾塊乾鹽肉，香几中間掛一幅水墨鐘馗，兩邊貼着萬年紅的一幅對

聯上句是

財源似水層層長

下句是

好友如颿陣陣來

入畫四圍一看不勝感歎對惜春這怎麼連這屋子都改了樣範姑娘時刻掂着舊游之地今兒瞧着如何惜春甚覺可笑可歎珍珠道從此清涼興致可以索然不知我那幾窠芭蕉如何張流水道因要修牆將那芭蕉全去掉了那裡埋着的什麼弩弓誰知底下多着呢全拿起來堆在



茶爐旁沿當柴火燒到狼熬火珍珠忙問道都燒完了嗎  
在那兒我去瞧瞧同平兒惜春各處閒逛到茶爐邊果然  
還有十幾個未曾燒完還可用得吩咐送上船去平兒問  
道你剛纔說的雲巢庵可就是揚州的雲巢庵張流水道  
一點不錯那個當家師父叫月上聽是金陵賈府的家庵  
平兒道可惜路遠不然順便到那裡逛逛去張流水道若  
是船去捱得天半咱們這兒有條旱路到庵裡只有八十  
里我舅爺常來常去捱走這裡他說比坐船簡絕惜春道  
既是相去不遠我很想着去給林妹妹上個墳就是怎麼

個兒去呢珍珠道着未拿准了主意放着這兒有現成轎子叫茗烟來吩咐去找轎夫咱們將丫頭嫂子們都帶去只留廖大奶奶看船底下的只帶趙祿茗烟福兒三個其餘都留在船上咱們明日一早去後日回來這有甚麼難事惜春們大喜轉回雲房叫茗烟進來吩咐要往雲巢庵給林姑娘上墳之事令其趕辦轎夫吩咐衆人照依辦理茗烟答應出去李行雲備下盛設酒飯就在雲房款待惜春命將老太太的香金及各位太太香資賞賜叫人畫俱交付明白入畫念當初相聚一場私下每人各幫幾兩命

袁可石將套房裡收拾潔淨洒掃燻香將船上行李取來  
璉二奶奶兩位姑娘同在一炕姐妹三人撫今追昔暢談  
一夜趙祿茗烟將兩船上交代清楚轎夫一早就來伺候  
惜春命廖大奶奶帶着兩個丫頭在船上照應一切吩咐  
趙祿押行李物件先行留下茗烟福兒金陞跟轎姐妹三  
人趕着梳洗完畢收拾奩具用過點心領着姑娘嫂子們  
到山門上轎廖大奶奶囑咐跟去的嫂子們小心伺候趕  
着回來別在那兒耽擱衆人齊聲答應坐土轎子跟着前  
面三乘大轎依林旁水而行此時四月天氣柳線穿雲秧

針綉水真看不盡太平圖畫那雲巢庵當家姑子月上自  
從正月間到賈府拜年就攔了兩天平兒連夏季月米香  
資預先支付庵中靠着賈府到狠可過得這日正領着些  
徒弟在大院裡收拾小菜忽然聽見山門外敲門甚急叫  
香火道人同去開門見三位美人下轎後面多少姑娘嫂  
子簇擁進來笑道月師兄別來無恙月上定睛細看叫道  
噯呀這是那裡說起怎麼不叫人先給個信兒惜姑娘多  
年不見還是那個樣範兒珍珠道咱們且拜過佛爺再說  
月上忙命徒弟往大雄殿上各處點起香燭伺候吩咐取

熱水請奶奶們淨手送茶嗽口平兒們在殿上各處拈香  
拜佛月上伺候擊磬鳴鐘拜完之後彼此見禮與惜姑娘  
分外有一番依戀相將入方丈惜春見禪房十分雅潔歎  
讚不已平兒笑道與你兩位貴門人老道兄竟有雲泥之  
隔珍珠道這才是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惜春們一齊好笑  
月上讓坐送茶惜春見茶甌古雅茶亦香潔深爲讚歎連  
飲幾杯月上同惜春彼此要叙談別後到今之事絮絮不  
休珍珠道咱們偷着來要給林姑娘上墳且將這件正事  
辦完再談古典橫豎今日晚上要在這裡過夜有話慢慢

再說月上道既來上墳再沒有不供酒飯這會兒也辦不及依我說竟是明日上墳後日回去大遠的到這兒來住兩晚上也不算多平兒點頭道我瞧着這會兒實在來不及只可後日回去就是太太知道亦還無碍惜春珍珠亦愛這禪房雅致不像清涼觀酒氣燻人一時難過命入畫吩咐茗烟明日上姑老爺姑太太同林姑娘的墳須備兩桌酒飯並香燭紙緜入畫答應出去傳話月上去料理精細素菜殷勤款待彼此叙談了一夜次日飯後上墳平兒見林姑老爺同小姐墳塋都修整完固兩邊石桌磴俱已

更換林黛玉墳上是寶釵珍珠捐資種了幾十窠梅樹月  
上道還有一二十窠梅樹先已付下定錢到八月裡才來  
補種惜春歎道可憐林妹妹生憐寶玉死伴梅花一代紅  
顏化作千秋香土珍珠道咱們給他多種梅花將來可以  
與元墓共傳不朽豈不是件雅事平兒道咱們除掉太太  
每人捐種三十樹將這墳堂四面普哩普兒種滿就託月  
師兄去辦明年梅花開放咱們攬共攬兒來給林姑娘做  
個梅花會這不是有趣嗎珍珠笑道平丫頭頗有雅緻到  
底是仙人的奶奶沾着點兒道氣月上們俱覺好笑兩邊

墳上早已擺設祭品平兒三姐妹先拜過姑老爺夫婦奠  
酒焚香次拜黛玉三人眼淚紛紛不勝傷感惜春分外悲  
哀拜了又拜月上道真是林姑娘的福氣不是太太們回  
南可憐這個墳堆子就難說了惜春道去年無意中是夢  
王大爺給林姑娘添了些土這也是一件怪事平兒道咱  
們焚化了紙錢順便到那裡逛逛別儘着在這兒晒的荒  
玉蘭道茗烟說備下湖船請奶奶姑娘們去逛惜春笑道  
平山堂乃繁華勝景我雖遊過名山古剎未曾到此今日  
順便算了一件心愿盼附將兩桌酒飯分賞衆人看着焚



了紙鏤同月上們坐鱗到湖口上船正是清和天氣蓋嵐  
和煖將兩邊玻璃窓卸下茗烟吩咐開船珍珠道人傳齋  
學士帶着佛印遊赤壁是件雅事只可惜這母和尚不入  
詩料月上笑指道不是詩料來了平兒們瞧那柳陰下一  
個後生堂客烏雲上帶着翠翹滿臉脂粉穿着鑲滾月色  
綾衫紅紬單裙藍緞滿綉宮鞋手中拿着大紅汗巾約有  
三十來歲年紀順着柳堤慢走後面跟着一個四十來歲  
肥胖和尚穿一件香色綢道袍左手抱着個兩三歲的小孩  
子紅衫綉褲右手拿着一枝三尺多長銀法藍頭嘴細烏

木烟袋掛個大紅荷包那和尚不住眼瞅着這船正看的  
出神不防脚下絆着樹根一跤栽倒將個孩子壓在身上  
烟袋斷做三截那堂客氣極在和尚臉上打了幾掌見那  
孩子頭青臉腫哭的要死恨不可解又在和尚臉上咬了  
幾口拿着斷烟袋在光腦袋上像敲木魚一樣使勁亂打  
和尚跪在地下儘着磕頭惜春們忍不住縱聲大笑涕淚  
齊出平兒忍笑說道這不是詩料到是廚房裡的菜料衆  
人又復大笑不止趙祿帶着厨子在火食船上備齊酒菜  
平兒們四人開懷暢飲福兒在這邊伺候三姐妹比不得

當年各有心事如今俱有歸着到還勝似當初人人心中  
歡喜見滿湖中畫船簫鼓花影紅粧水面往來不絕見那  
水閣邊繫着一隻小湖船窻口靠着一個美人向這邊定  
睛細看平兒對惜春道你們瞧那個人到像是誰惜春珍  
珠走到窻口探身細望真有些面熟想不出是誰只見那  
美人對一個丫頭說了幾句話用手指着這船那丫頭笑  
嘻嘻走出艙去對個老頭兒說了幾句那人點頭上岸去  
了平兒道你瞧那人指着咱們說話一定有個緣故且看  
他是個什麼主意彼此對窻相望不一會兒見那老頭子

下船向着那人說了幾句話只見那美人大喜向着這邊  
用手亂招平兒命抱琴吩咐茗烟去探聽那船上的奶奶  
是誰茗烟答應去不多會笑嘻嘻進艙回道誰知是李二  
姑娘路過這兒帶着了頭來逛聽說奶奶們在這裡樂的  
使不得叫咱們放船過去姐妹三個靠在窻口彼此隔水  
亂招不多一會兩船相並命人畫們去請李姑娘過來只  
見李綺急忙忙走進艙來先同惜春拜見彼此流淚惜春  
將平兒珍珠近况交代幾句李綺連忙拜見說道做夢也  
想不到姐妹們在這裡見面真是怪事月上笑道李姑娘

可認得我嗎李綺道你不是月師兄怎麼也在這兒惜春道這些緣故橫豎一句半句也說不了這裡景緻也不是  
一會兒逛得完的依我說咱們都到月師兄庵裡煮酒談心彼此暢說一宿不知你可使得李綺道狠好知己相逢  
比遊湖更勝十倍咱們就去罷珍珠道你順便給林姑娘  
去上個墳兒也好李綺大喜惜春命茗烟給李姑娘備辦  
香燭一同上轎先往黛玉墳上哭拜一番都往雲巢庵來  
拜佛完畢俱到禪房坐下用茶之後擺上酒菓土人飲酒  
談心李綺道我自從出嫁之後同着姐夫回去家中十分

清苦夫妻相守難以苦度數年來我又並沒有生下一男  
半女姐天點不住只得往邊庭上投奔親戚誰知託神佛  
爺保佑得了點兒軍功蒙朝廷恩典賞了一個主簿官兒  
雖是清苦衙門總比在破瓦窰裡好些差了些人來接我  
任我因路過這裡要瞧平山堂的景緻誰知遇着你們我  
在家時聽說寶兄弟出了家老太太歸了天又聽說二叔  
叔也不在了薛姨媽帶着岫烟姐姐也出了京可憐我那  
一天不掉幾點眼淚剛纔我還聽不明白二嫂子你將別  
後一切光景說給我聽平兒姐妹三人彼此輪流着源源

本本直說了一夜李綺悲喜交加同珍珠們說不盡萬千親熱到了次日姐妹們依依不捨平兒三姐妹各人都送程儀直到晌午兩邊催着起身不能耽擱只得抱頭慟哭而別惜春們送李綺上船之後謝了月上又再三囑咐託其補種梅花領着衆人匆匆上轎因起身過遲直到夜半才到清涼觀又在觀中住了一宿次早飯後下船出江口南風甚大波浪汹涌平兒十分驚怕吩咐暫且灣住守風若烟也怕遇着上一磨兒的大風難以招架忙命船家且在金山灣住寺裡長老忙差轎來迎接拈香珍珠們一齊

上去長老領着衆僧在山門迎候平兒們下轎走至大雄寶殿淨手拈香姐妹三人側身下拜殿上鳴鐘撞鼓十分整肅拜罷三尊大佛又往各處拈香珍珠見抱琴跪在佛前儘磕頭平兒笑道佛爺說也不要撕嘴也不要你磕頭珍珠眼圈兒通紅又忍不住好笑命抱琴起來辭了長老及知客和尚只須一個小沙彌引導拈香長老領命吩咐知客在方丈備茶伺候小沙彌引着往觀音閣拈香又往羅漢堂來姐妹三人剛進殿門只見一個蓬頭和尚穿着破衲赤着兩腳手中拿着一把破蕉扇厥着懷跳了出來



哈哈大笑道好快活好快活夫人太太都來了珍珠唬了  
一跳抬頭一看原來非別就是白雲和尚連忙一把拉住  
叫道平姐姐你怎麼不認得二哥平兒跔住定睛細看不  
覺一陣心跳兩溜眼淚直掉了下來說道二爺你怎麼丟  
下我去惜春也抓住道二哥你何苦鬧的這個樣兒白雲  
和尚笑道我何曾丟掉誰來你們都好我狠放心對平兒  
道境遇妙不可言口興一日你家中事務橫豎我都知道  
對二嬸子說不用掂記只管隨處而安惜妹妹你也從此  
順境了我掇在四處間逛遇着亦可見面說畢撒開手將

身跳入殿前金魚缸裡平兒們瞧着他笑嘻嘻縮了下去  
一會兒身子不見轉眼之間頭面也無只剩一張嘴浮在  
水面說道我往海上去逛不能久叙了說畢那一張嘴化  
成一對金魚鑽入水底寂然不見三姐妹豎趾一會平兒  
道咱們還是做夢還是醒的惜春道二哥成仙真是姐姐  
的福氣你瞧他去來這樣有趣平兒道我剛纔該跟着你  
二哥同去到也罷了珍珠笑道像這樣有趣的多着呢你  
愛跟誰就跟誰去惜春抵着嘴兒笑道咱們羅漢堂拈過  
香到方丈喫茶這會兒風勢更大咱們上妙高臺去看看

江景平兒們應允依着惜春各處遊玩寺裡住持長老因是賈祝兩府內眷十分恭敬收拾上等素麵在方丈款待將晚送上大船次日風平浪靜一早渡江剛才梳洗完結已至馬頭祝府裡早已差人來接姐妹回到宅裡海珠汝湘衆姐妹都在垂花門等候夢玉一見趕忙問道姐姐你們怎麼去了六天平兒道各處去傻逛一回只可惜你們沒有同去正說着見寶釵探春迎着上來說道你們三個逛的不想回家一去就是六天叫老太太們心焦的什麼是的咱們連天忙了個使不得你三個好自在這兒逛到

那兒到處去樂你們自家說罰個什麼罷平兒笑道姑奶奶們瞧着該仔嗎就仔嗎惜春笑道固然該罰咱們說出緣故還得喫你們個東兒纔是寶釵道只要說出理來馬上我就作東惜春將清涼觀枯香轉到雲巢庵給林姑娘上墳平山堂遇李綺金山寺遇璉二哥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寶釵點頭道如果是真到還罷了別躲了兩天回來造謠言我詢出來那可不依珍珠道你們面前造謠言一會兒太太跟前咱們也敢說謊不成寶釵道且將閒話拉倒大嫂子差人來環三爺病的利害太太要回你家去

瞧瞧等的着急這會兒你們趕着到介壽堂請安銷差回來就到楚寶堂來太太等着說話今日就要動身平兒們點頭拉着夢玉修雲們幾個作伴竟往介壽堂去桂石兩夫人竺鞠兩位太太都在上面未曾下來平兒姐妹走進套閒桂夫人們忙起身迎接祝母笑道二奶奶逛的樂了不想回來我在這兒好着急怎麼一去就是六七天平兒道知道老太太慈心好善咱們見着廟就拈香給老太太添壽作福不知不覺的就攔了幾天惜春珍珠請安銷差又給各位太太請安祝母歡喜之至笑道你太太連天請

客還愿晝夜熱鬧就短了你們幫個忙兒且家去見過太太再來說話惜春珍珠荅應下來平兒也辭了一問去見自家太太祝母道賈大姐姐聽說環哥兒有病急着要回去你二姨兒那裡肯放前日請了咱們家的葉老爺先去醫治狠可放心後日是四月八咱們都要到鶴林寺懺浴佛十五又是甘露寺啟經十八是甄家來給惜姑娘放定你太太怎麼去得了我再三留住摠說等二奶奶回來商量橫豎惱我些兒都使得一准不放回去定了平兒笑道老太太請萬安我去商量出個主意再來回話桂夫人們

笑道不拘是什麼主意還是去不了平兒點頭笑着同情  
春們下來那四堂姨娘同各處職事姑娘都在用道上請  
安問好惜春道連日姨娘姐姐們受乏等着過幾天再謝  
平兒笑道簡絕過了十八再謝就完了衆人俱抿着嘴兒  
好笑朱姨娘道自己家的姑娘怎麼到說客話珍珠道平  
了頭又忘了撕嘴惜春道咱們一會兒問他太太等着說  
話這會兒且記着這一撕夢玉道寶姐姐着人來瞧過兩  
磨兒說咱們太太也在楚寶堂快些去罷平兒們不敢耽  
擱趕着就走怡安堂前畧應酬幾句一直竟往楚寶堂來

栢夫人梅姑太太都在一堆話說平兒們上去請安就將  
連日事務件件稟明王夫人點頭甚喜道我正想着林姑  
太太的墳上不知修的個什麼樣兒也總沒有人去瞧瞧  
你們走這遭兒很好無意中又遇着李二姑娘這真是他  
鄉遇故知可憐他苦守一場這會兒到享榮華受富貴婦  
人家隨夫貴賤一點不錯誰也想不到平丫頭同璉哥兒  
相遇真是奇事你們該拉他同來咱們見個面兒珍珠道  
姐妹三個人一齊拉在正在說話他不知是怎樣走到院  
裡跳下雀釘一路說話一路住下縮末了竟開了兩片嘴



浮在水上還會說話一會兒工夫變做兩個金魚誰還拉  
得住呢王夫人們一齊好笑梅秋琴道一人得道雞犬皆  
仙賈大姐姐你們府上是個神仙世家等着我回過老太  
太咱們這幾家同你府上世世永爲姻親總要沾點兒仙  
氣栢夫人點頭道我久有此心這會兒同大姐姐說定不  
拘姻嫁摠是咱們這幾家結親王夫人點頭道很好咱們  
一言爲定永無更改等我去再來請太太作個連理會  
以訂永好栢夫人們大喜說道老太太不放你家去我瞧  
着你再別提起平兒道昨日璉二爺原說對太太說隨處

皆安以後全無窒碍他也並沒有提起三兄弟有什麼長短想來無碍現在請葉老爺去醫治依我說太太出月兒再去今日我先家去照應况且將來端午有好些事要去料理那天大嫂子寄信說長千里有個宅子要賣價錢很便宜我去瞧瞧合式給那邊老爺太太定下去年冬底押馬太守家三百頃田契他這會兒要賣給我家又是鄧閨老的那一片墳山也說要賣給咱們必得姪媳回去商量王夫人未曾答應梅秋琴道一點不錯竟是璉二親家先去爲是也不用性急明日一早起身珍珠道我同二嫂子

家去照應好意思叫他一個人兒回去王夫人道也罷你去瞧瞧友兒等我回來過端午帶着你們去瞧瞧秦淮河的龍舟梅秋琴道老太太說過要差二嫂子同咱們到金陵去回拜大姐姐給大姐道喜出月兒順便看龍舟是秦淮河的勝會平兒道狠好這個東兒是我的栢夫人道芙蓉自從回來身子拖壞搃也未會養好我病中他又割股這一程子黃瘦的使不得在我跟前也不能穀靜養一天不如交給璉二親家同珍珠帶回去姐妹們養好身子冬閒再來王夫人點頭道狠好你們就去收拾平兒珍珠芙蓉

各人去收拾起身栢夫人們往介壽堂去回老太太東西兩宅奶奶姑娘夢玉們公分饒行兩邊正是熱鬧金陵差人下書說賈環病已無碍葉老爺就在日內回來王夫人狠樂放下一條心次日一早平兒珍珠芙蓉各處辭別起身說不盡那送行熱鬧又兼各家小姐都到送行夢玉們直送至江口寶釵交代了幾句說話彼此分手那江口來往行船如織夢玉站在窻口只見一隻小江船艙裡一個後生同着個艷粧婦人並肩站在窻口說笑那婦人猛抬頭瞧見夢玉急忙閃開將窻關上夢玉也唬了一跳看着

那船遠遠開去要知那船裡的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新本不更  
第一一

二

紅樓復夢卷八十二

財色兩空還孽報

火光一片斷情根

話說夢玉見那艙裡的艷粧婦人抬頭瞧見連忙閃開將  
窗關上那臉彈兒狠有些像秀春心中十分可恨又兼惦  
着珍珠芙蓉一腔心事隨着衆人悶悶不樂轉回家去這  
且慢表原來那小江船裡果然是秀春他怎麼又到這裡  
來呢其中有個緣故自從同桑進良撇下桑奶子將他的  
東西騙了個精光一跑到漢江地方賃下一間房子夫妻  
兩個住下買個丫頭服侍這桑進良比誰也受用終日飲

酒取樂神仙還不如他快活使盡風流本事奉承秀春兩  
個人雖是如膠如漆你貪我愛但粗蠢性格反面無情秀  
春甚不如意在桑進良心滿意足以爲這一世摠要樂死  
而後已誰知冥冥之中自有一定的報應斷不肯叫壞良  
心人坐享安樂自然要給他想出法來他間壁住着一個  
破落戶子弟姓姚名言排行第三年紀不過二十來歲父  
母亡故並無妻小與一個當家子的哥嫂同住終日在菘  
棚場中帮閒拉個皮條學了一身風月本事吹彈唱曲無  
所不會那書樓中粉頭到還不嫌他因此在家日少這日



回家來看兄嫂正走到桑進良門首見個艷粧堂客跼在  
門口望街見人也不迴避姚言耿他兩眼那堂客笑了一  
笑關門進去正是五百年前的風流冤孽姚言一個魂靈  
兒被那婦人攝去了走回家來向着哥嫂打聽閒壁這家  
是誰嫂子道前日他家丫頭過來借個大盤子使用我問  
他家姓桑不知是做什麼行業夫妻兩個成天的唱酒睡  
覺聽說手頭狠有個分兒咱們也詢不出他的來歷姚言  
笑道我瞧着有些怪異等我過去拜望探個信兒說畢辭  
了哥嫂往桑家來獻門桑進良出來開門問道你找誰姚

言道我是間壁街坊過來拜望。桑進良道好說家裡請坐。讓姚言到堂屋裡也不見禮。拉個手兒坐下。向着裡面嚷道：煨開水到茶間。姚言道沒有領教。尊姓在那兒發財？咱們好面熟。像在那兒見過。姚言道我姓姚。行三名叫姚言。就住在間壁。常在花柳場中拉攏個買賣。成天的也沒有個空兒。我瞧你尊駕也是個熱鬧朋友仔嗎？的摠在家裡坐着。咱們一同去逛逛。也有個趣兒。桑進良大樂說道：我初到這兒。又認不得一個半個人。地面兒又生。知道有尊駕在間壁。我早過來拜望。我也最愛相與個朋友。這麼樣

罷咱們也不用客氣磕個頭兒你算是我兄弟就完了姚  
言大喜不等說完忙跪下磕了兩個頭桑進良站着受禮  
姚言拜畢桑進良道我該回你一個頭忙跪下去向着姚  
言一拜彼此大樂桑進良叫道大嫂你出來見二兄弟秀  
春滿面春風出來道這就是二兄弟嗎姚言趕忙磕頭秀  
春過來親自扶他姚言聞着一股香味兒骨軟筋酥故意  
磕頭伸手在金蓮上捻了一下跣起來心中十分得意桑  
進良道二兄弟又不是外人咱們到屋裡去喝個酒兒三  
人進去坐在一炕將些現成酒菜擺上彼此暢飲桑進良

是個酒徒不醉不休並不知道那些風流家數儘着傻喝  
姚言向着秀春極意溫存體貼送情逗趣又兼人物清秀  
十分可愛不像桑進良粗俗討嫌秀春狠看上姚言瞧着  
桑進良愈形其醜心中想道當初上了桑奶媽的當跟他  
逃到這裡同他又不是花燭夫妻每常酒醉趁他的高興  
稍不如意就要紅臉雖是一日不離到底是個蠢物我何  
苦呢還圖他個什麼想的心酸不覺掉下淚來姚言瞧那  
神情早已猜着幾分故意讓桑進良飲酒分外加意殷勤  
秀春不多一會將桑進良飲了個大醉如泥歪斜兩眼身

子亂幌對姚言道兄弟叫你嫂子陪着多坐一會子再去  
我要躺一會兒才得呢說着身不由己躺在炕上姚言故  
意道大哥睡着了咱們不便在這兒喝酒我家去改日再  
來說畢走下炕來秀春正在心旌遙曳見姚言要去連忙  
拉住道讓他睡覺咱們到屋裡去坐姚言正中其意在秀  
春手上捻了一下秀春會意對了頭道你將這兩碟兒菜  
同這些菓子收到廚房去喫等着大爺睡醒了咱們收拾  
喫飯了頭答應各人自去姚言同秀春走進卧房兩個人  
成就了一段佳話秀春被姚言無數風情傾心吐胆只恨

相見之晚兩人依依不捨海誓山盟秀春道你想着法兒  
咱們長遠才好姚言點頭道橫豎我也丟你不掉等着我  
慢慢的再想主意明日且將他騙了出去咱再來說秀春  
大喜道你騙他出去我有話同你商量姚言應允辭回家  
去次日一早來約桑進良上街去逛回到一個門前冷落  
的窰子裡照會了那個粉頭有意將他灌醉畱宿姚言抽  
空見到桑家來將個丫頭支開兩個人比昨日大不相同  
極盡人間之樂姚言道嫂子我相與的不少再沒有你這  
樣知情有趣只可惜我不能彀同你做個長遠夫妻況且

大哥滿臉凶氣也難同你相與。昨天晚上想了一夜只好空  
過來同你親熱。又兼着你家這丫頭十七八歲的人什麼  
不懂。剛才支他開去。他狠明白。將來有個言三語四的。咱  
們都要受累。秀春道：「那丫頭我想着你不如將他拉上。咱  
們作一路也就無碍。到是老桑怎麼想法才好。實對你說  
罷。我同他並不是花燭夫妻。我是他拐來的。還騙了我些  
東西。沒奈何同到這兒來。好兄弟。你想出什麼法將他去  
掉。我情愿嫁你。咱們夫妻兩個。發過一輩子秀春一夕話  
說的。姚言喜從天降。真是才色動人心。竟同桑進良有些

勢不兩立了兩人正在說話了頭送茶進來秀春故意走出房去姚言是個慣家子弟將個三言兩語輕輕弄上了秀春進房故意發氣不依姚言道咱們都是一路的人以後誰也管不住誰秀春坐在一邊瞅着他們完結此時三人並無避忌姚言就在桑家過夜三人一炕盡興極歡次日一早聽見桑進良回家姚言趕忙往後門出去秀春十分動氣哭罵了一天桑進良自知理短不敢開言自此十幾天摠不出門姚言雖常常過來摠不能上手偷空兒只好同丫頭做些勾當秀春深恨入骨見桑進良就如眼中



釘這天飯後桑進良一人上街閒逛秀春忙命了頭去找  
姚言來兩人無暇叙談先盡興顛狂了一會秀春道好兄  
弟你叫你想個法做長遠夫妻你搥丟在腦後白丟掉我  
一片愛你的心腸說着流下淚來姚言捧着秀春的臉說  
道我的心肝嫂子你叫我想個什麼好法除掉殺了他就  
沒有別的好法我知你疼他那裡肯呢秀春道他又不是  
我的男人殺掉了也不算謀死親夫這算什麼只要你會  
下手幫着你都使得姚言道恐殺他不死喊叫起來不是  
頑的也須拿定主意才得了頭道依我說殺人怪怕的到

不如等他喝的醉醉的拿條繩兒勒死掉到還饒絕秀春  
點頭道這主意很好到難為你想了頭笑道我還是八九  
歲時候我爹喝醉了回來就找着我媽打實在我媽打急  
了同着我後爹商量拿條繩兒一頭一個將我爺勒死了  
就嫁了我後爹因是家裡過不上來將我賣在這兒姚言  
道狠好咱們也是這樣辦法先將他兩腳綑住再絆住他  
兩手你們娘兒兩個一邊一個將繩頭兒拴在身上背着  
身子狠勒我坐在他身上用被窩握住他的臉不怕他是  
鐵金剛也要活不了秀春們聽了大喜約定日子下手誰

知桑進良被兩個粉頭迷住一連幾天不回來姚言們三個落得快活這日下午時分桑進良喫的大醉來到家裡猶恐秀春盤問他先發起標來大喊大叫將個茶碗砸了個稀糊腦子爛曠見了頭也踢上兩脚秀春氣的發抖恨不能一下打死了才解恨姚言閒壁聽見又不敢過來探信懷着鬼胎往街上閒逛聽見背後有人叫道姚三有什麼過不去的事同我商量姚言回頭見是向來的賭友嚴禿子背着幾吊錢笑嘻嘻走過來姚言問道你幾時來的我到江口找過幾磨兒也搵沒有瞧見嚴禿子道春闈在

洞庭湖遭風將船打破一會兒修造不起就將我舅家  
的那隻湖艚子買來裝載送了一起客人到漢口這會兒  
又裝了些桐油來我瞧着你這一程氣色很好想是得點  
兒什麼采咱們到那兒去坐會子喝四兩姚言道狼好到  
甘家酒店去後屋子裡狼可說個話鬻禿子大喜兩人竟  
往甘家來揀了後面小屋的坐頭叫四海擺下酒菜將門  
帶上兩人飲酒談心姚言道我一向在那些門子裡閒逛  
也搵撈不出點什麼誰知那天在法輪寺拈香無意中遇  
着一個多年不見的姨媽同着我的一個寡婦姐姐也去

燒香見面報樂就叫我常到他家照應姨媽說我這孩子  
狠有出息喜歡的什麼是的就將那個寡婦姐姐給了我  
做老婆雖有點子衣服首飾也算不了什麼我這會兒成  
了家那裡過得上來呢我有個親叔叔在揚州做古董行  
業掙有萬貫家財沒有兒子稍信兒來叫我幾磨兒我定  
了主意要去又丟不下新娶的老婆要帶我的姐姐去姨  
媽又不肯這幾天我很難為你給我個什麼主意嚴禿  
子道自然你去投奔叔叔是個正道揚州地面咱們也有  
個照應若說是你文母老太太不叫姑娘跟去這狠容易

咱們悄不聲兒給他一溜就完了我就在這一半天開船  
往鎮江交卸桐油你夫妻兩個坐上我的船一走躲到船  
裡別說是你夫妻兩個就是殺人的強盜也找不着到鎮  
江卸了載送你們到揚州這不是一點亂兒沒有姚言大  
喜道不知你的船一准在幾時要開我好預先收拾說定  
日子以便上船就走嚴禿子道我也沒有什麼耽擱打量  
着後日下半晚兒開船就多等你一半天也使得姚言心  
中甚喜兩人放量大喝不覺俱入醉鄉嚴禿子會了酒賬  
拉着姚言去打茶圍被幾個舊婊子纏住不得脫身且說

桑進良直闖到了上燈又喫些酒飯倒下身子就在大炕上酣呼大睡秀春氣的水兒也不會沾口尙了頭箇量這空兒正好下手快些去找姚言過來了頭去了一會回來說道姚大奶奶說他三爺打早半晌兒上街去逛也搃沒有回來說來不來也不定秀春氣的眼淚紛紛長吁短歎歎歎的等到更深人靜不見姚言看桑進良睡的猶如死人一樣主僕兩個又氣又恨想着趁空兒下手又胆怯害怕一直坐到五更桑進良酒也漸醒見秀春對燈悶坐心中狠過意不去起來拉進卧房盡興奉承一回相抱而睡

這是桑進良尙有一宵恩愛未曾了結次日害酒不能起來秀春剛梳洗完畢見姚言探頭探腦用手亂招秀春又氣又惱走出外來將手在他頭上一指道沒良心的雜種你跑到那兒去叫我等了一夜姚言忙捧着他的臉兒對着耳躲說道我去雇下船咱們好走今日晚上下手你將他灌醉睡着我自外過來不用心焦秀春點頭再三囑咐而散桑進良命了頭做兩碗酸辣湯解酒覺着心驚眼跳總不舒服剛走到院子裡兩眼黑暈栽倒地下秀春故意走開了頭將他扶起道大炕不去躺下走到這兒幹什麼



桑進良道好孩子等着大爺發財賞你一個元寶了頭笑道元寶鏤兒你甯着自己使用誰也不要你的說着將桑進良扶到大炕上昏昏沉沉睡了一日只是不醒又是黃昏時候秀春將他推醒道你也起來喫口飯再睡桑進良答道任什麼也咽不下只想着要睡秀春道有瓶子好酒你熱熱的喝兩杯也睡的舒服桑進良被纏不過扎掙着坐在炕上秀春將他抱在懷裡將個大酒杯送到他嘴邊殷勤相勸一杯不了又是一杯桑進良一連喝了七八大杯對秀春道咱們在這兒喝酒到叫他一人坐在那兒怨

不得動氣秀春道誰在那兒動氣桑進良指着笑道那不  
是你乾媽桑奶奶嗎那基角兒上跔的是誰我可瞧不真  
秀春不覺寒毛直豎免強笑道喝不多的酒就說醉話叫  
了頭也上炕來咱們三個人喝個團圓酒喝醉了一炕兒  
睡桑進良點頭道使得你們兩個都靠着我就坐不知怎麼  
今日只是害怕我瞧着那半拉狼像跔着個人你瞧這半  
拉又來一個秀春同了頭唬的冷汗如雨秀春道姚三弟  
怎麼一天也不見個影兒了頭去找他來喝酒了頭答應  
忙走後門去不多會同姚言過來見桑進良坐着不住的

打恹歪斜着兩眼問道你仔嗎不來姚言上炕靠着秀  
坐下說道今日有個親戚搬家去帮個忙兒剛才到家還  
沒有敬大哥一個鐘兒說着斟上一大杯送到口邊柔進  
良作兩口吸盡拈頭道今日實在不能了過兩天再同你  
喝罷我可是要躺下了秀春忙道你代我喝這一杯再睡  
柔進良免強咽了一口倒在炕上昏迷不醒秀春推着叫  
喚幾聲並不答應三人忙跳下炕來點着亮子將前後門  
關上聽街上無人走動秀春將一條綑箱子的粗麻繩子  
取出中間打了一個活扣同丫頭一邊一個拴在身上姚

三用帶子將桑進良兩手向背後輕輕拴住又將他兩腳細緊取床被窩連身帶臉給他蓋住忙將繩子套住桑進良頸項種秀春在炕裡邊了頭在炕下姚三壓在胸口握在他臉一齊使勁勒緊只見桑進良兩腳亂蹬手不能抓身子亂掙亂晃渾身發抖約有一頓飯時直挺挺嗚呼哀哉做了一個風流惡夢秀春同丫頭汗下如雨抖個不住姚三握住他的臉使勁壓住恐他活了過來三個拉了有半夜這才放手各將繩頭兒解下將被掀開見桑進良兩眼掉出在外舌頭拖出有五寸來長齒齙嘴張面皮青紫

鼻孔有血其形凶惡可怕三個人胆戰心驚唬的要死秀春道快些拆開這炕將他埋在裡面天明了就難收拾姚三點頭一齊動手將裡邊炕面揭掉搬出多少磚土裡面甚深將桑進裏推入炕裡用土填蓋結實依然砌上磚炕面上收拾乾淨三人坐着歇息一會心中害怕都到卧房裡共枕而卧此時毫無避忌極盡人間之樂秀春因了頭出力有功將他做了姨娘次日給他幾件衣服首飾開了臉兩個人打扮的像個妖精一樣同姚言夫妻三個喫了一天團圓酒說不了那一番恩愛姚言道我已搭下一隻

船咱們都到揚州去住家我在鹽務裡做個清客帶着賣古董夫妻三個好不自在咱們今日晚上悄悄的下船誰也來找不着秀春們大喜趕忙收拾姚言去船上叫了幾個水手將箱子行李全搬上船去等到夜深三個人點個燈籠彼此扶着走到江口嚴禿子接引上船將夫妻三個安頓艙裡次日五更正是順風揚帆南去了這桑家房東包家第二天見這邊大開着門一直往裡瞧去不像有人仗着胆子進去裡外看了一遍才知道他們已搬去了忙到家中寫一張租帖貼在門上寫的是

出賃吉瓦房五間灰棚一間傢伙俱全如要者東間  
壁小衲衲內第三家問包史仁領看速成

從此人來人去並無一家整房修炕做了桑進良的熱鬧  
墳堆這話表過不提姚言夫妻三個不分晝夜彼此歡樂  
說不盡那般恩愛三個人寸步不離巖禿子船到鎮江將  
桐油卸掉要將他夫妻們送到揚州秀春也因連日不敢  
露面聽着船已離岸想來無碍夫妻兩個並肩站在窓前  
看江口往來船隻不提防與夢玉之船相對秀春一眼瞧  
見唬了一跳忙閃開將窓關上只說怕風姚言也不理會

誰知到了瓜州正值運糧船擠江船不能進去只得另雇小撥船重謝嚴禿子同幾個水手夫妻三個坐了小船來到揚州人生路不熟找不着賃房子地方就在馬頭上面一個燈籠舖裡暫賃他後面一間小屋子權且安身再去找房另搬姚言每日上街東尋西找搃難合式晚上回來三個飲酒取樂一連住了十幾日秀春催着搬房姚言這日下午回來滿臉喜氣說道無意中遇着個相好朋友現在鹽務門子裡做清客他在這裡成了家就住在轅門橋房子狠好還閒着幾間我同他到家瞧過賃給我三間咱



們明日就搬秀春們大喜收拾些精緻飯菜三人狂飲大醉如泥彼此脫得精光樂不可解鬧到半夜四無人聲夫妻三個醉極倦極相抱而睡誰知燭花燒將起來引着窓紙外面簷下掛的盡是燈籠房門外又皆是紙張桐油葭絲竹片一切引火之物幾陣風來內外上下一齊俱着霎時間火光燭天那燈籠店的人俱在睡中驚醒已不能搶救有兩個力大些的推倒間壁板隔逃命左右前後人聲鼎沸火大風狂不一會燒了幾百間房屋舖面可憐那知情知趣海誓山盟如膠似漆花容月貌的秀春們夫妻三

個燒的烏焦巴弓將個紅粉佳人風流浪子都變成了一段黑炭這真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使秀春當日安分守己何至到這樣結果只因一念之差至于如此你看桑奶子同桑進良的結果可見禍福兩途惟人自取也從此完結他三人事且說平兒珍珠芙蓉三人回到金陵薛姨太太李宮裁們歡喜無限連日賈環病已大減日就痊愈李宮裁厚謝葉老爺專人送回祝府並稟知太太放心平兒接收一切各賬林之孝領着執事家人到宅請安核對一切事務真是忙個不了幸有珍珠芙蓉

相帮查核李官裁帶着友梅寶月巧姑娘料理家務因此諸事俱有規則並不繁亂芙蓉同珍珠住在一房巧姑娘多添一閨門好友薛姨太太同王舅太太姑嫂們常相往來甚覺有趣又見寶月能幹可喜十分得意外面有賈蘭主持門戶賈環養病內外一切都聽平兒調度轉眼之間已近端陽佳節先將各處水禮節敬早早四路差人分送完畢與李官裁商議專人去接太太並祝府各位太太們來看龍舟順將送祝府內外禮物賞封以及汪鄒顧江陸鞠周竺諸家節禮官裁們商辦妥當派了四家媳婦外面

派三個家人四個小子同往鎮江送禮迎接太太誰知祝  
老太太十分高興要看秦淮河的龍舟帶着桂夫人梅秋  
琴荆朱兩姨娘修雲汝湘九如海珠姐妹夢玉梅春又拉  
上賈蘭的丈母江太太探春的叔婆周太太幾家小姐姑  
娘們同王夫人寶釵共有二十幾號大船五月初一在六  
如閣拈香後起身上船王夫人差彩鳳夫妻先上前知會  
伺候迎接平兒們商量將春暉堂請祝老太太梅姑太太  
住紫芝閣江太太周太太同幾家小姐們住藤花齋若是  
一處住不開再在寶釵們姐妹幾個房裡分住夢玉海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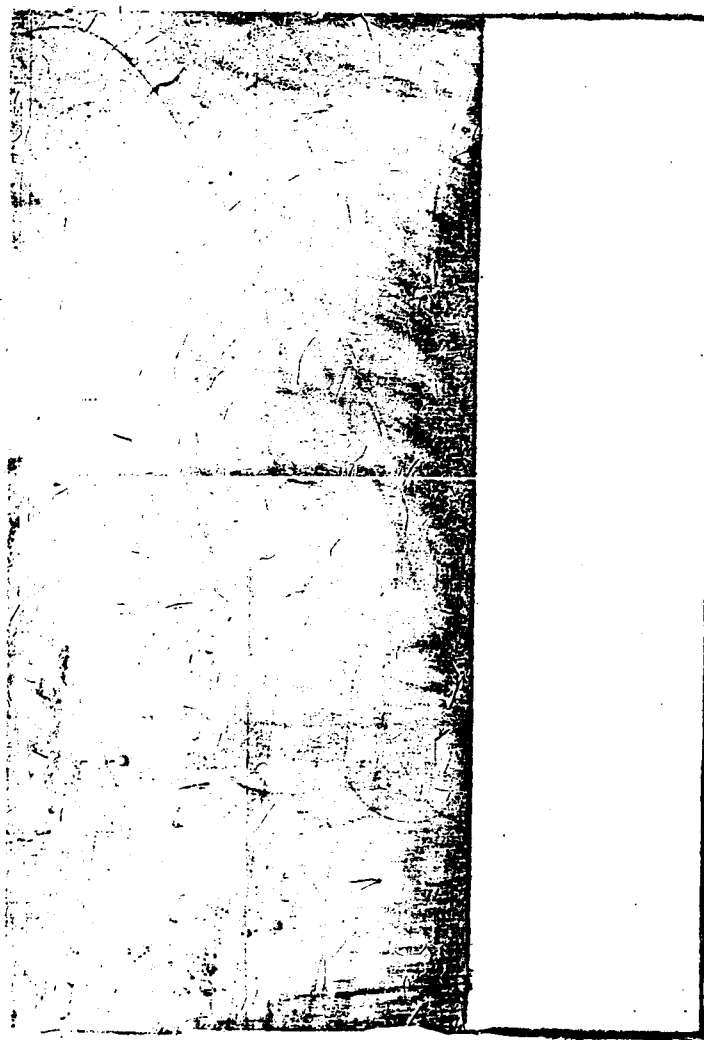
們都在太太上房對過兩位姨娘在紫芝閣的後軒其一切姑娘嫂子俱有住處將內外各處燈彩鋪墊全行更換吩咐林之孝傳齊大小家人俱在馬頭迎接伺候料理停當大學士宅裡王舅太太差家人遠接李官裁帶着芙蓉珍珠友梅薛寶月巧姑娘過桃葉渡一直迎上前去平兒在家預備一切事務賈府上內外人等無不加意料理連家宰第亦備下祝母房屋收拾體面初三日下午祝老太太們船到馬頭平兒同賈環出城迎接滿城俱知祝母船到節度田大人探聞祝太夫人到金陵看龍舟住在賈府

忙差官遠接金陵文武各官俱來迎接又都到賈府請安  
祝母差夢玉帶着家人往各衙門請安道謝賈府裡擺宴  
接風內外熱鬧桂夫人們情同手足姐妹並無客氣跟着  
祝母也就像在家一樣賈王兩府在秦淮河賃下一溜兒  
幾間體面房屋請祝老太太看龍船平兒備下多少花紅  
酒鴨賞封請老太太放賞端午這日更說不盡富貴熱鬧  
氣像接着各衙門挨次相請祝母們真是樂而忘返又被  
冢宰第沈夫人再四款留不覺一住兩月接着賈王兩宅  
給老太太做生日唱戲直鬧過了六月早已新秋天氣祝

卅這日正商量着回去只見平兒拿着封書子笑嘻嘻進  
來對王夫人道太太請瞧這不是喜從天降王夫人接着  
看了一遍對祝母笑道我說老太太回不去一點不錯不  
知這是誰的書子且看下回分解

片  
木  
子  
三  
ノ  
二  
二

二





紅樓復夢卷八十三

榮國府賈蘭完娶

苦竹嶺柳緒立功

話說王夫人瞧見那封書子心中大喜對祝母笑道我說老太太不能就回去真一點不錯這封書子喜事重重祝母忙問什麼喜事王夫人將書子遞與桂夫人對祝母道這是環兒的丈人張親家寄來的他信上說桂三兄弟陞了嶺南兵備道張親家就得了廉州太守缺因海寇作亂部中催着起身不淮耽擱他在九月底連家眷同來要將女兒給環兒完姻他以便帶家眷去到任催我擇定日子

至遲揔在十月初間桂夫人們大喜道三兄弟陞得好快  
張親家書子上寫的狠急咱們也就趕着擇日料理別耽  
擱他上任的工夫祝母笑道到被秋琴說着了他說我住  
在這兒要等喫喜酒呢這會兒連他也走不了好意思不  
在這裡幫個忙兒嗎王夫人樂極對平兒道咱們趕着就  
辦諸事都照寶玉做親之例不必增減吩咐林之孝請人  
擇日揔在十月初間梅秋琴道依我說蘭哥兒也可以就  
勢完了姻罷兩邊都了一併心事王夫人道我也想過明  
年春間給他完姻江二太太笑道我家是一點兒陪嫁沒

有也不要這兒的東西明年做親娘使得也必須我回去  
叫姑娘做點兒針黹海珠們笑道咱們這些姐妹誰不幫  
他做些三大媽不用費心江二太太甚喜說道顧二妹妹  
催着家去我明日同他就走祝母道也罷叫你二妹妹帶  
着夢玉們回去收拾收拾再來對陸四太太們說他們這  
幾個姑娘跟着我作伴不用掂記等着同我家去桂夫人  
們答應收拾次日起身回家十月間同着栢夫人及各家  
至親太太們都到金陵看賈環做親道喜接着次年正月  
江姑須出嫁賈蘭完姻說不盡王夫人歡樂喜事重重賈

系才... 二  
祝兩府繁華熱鬧祝老太太直住到清明時節才回家去  
這也不表且說桂廉夫整頓地方教化風俗民心安樂誰  
知海寇竊發結連峒蠻焚掠村庄百姓受害桂廉夫設法  
擒捕稍爲躲避嶺南節度嵇大人奏聞朝廷將桂廉夫陞  
了兵備道那廉州太守放了張銘桂廉夫心中大喜對金  
夫人道堂兒在柳家念書學習頗有進益我陞任的衙門  
離柳家也不多兩日狠可照應竟將堂兒畱在柳家不用  
帶去金夫人道狠可使得那天柳太太也對我說過堂兒  
不但念書有進連武藝弓馬都是馮大爺同包勇敢的上

分精熟兼着這孩子的膂力過人我當初生他的時候原  
夢見溫侯想來有些來頭馮大爺那樣大身材還鬧他不  
過蟾珠笑道後院子那塊大鷲卵石聽說有三百多觔他  
端着像個紙做的那天太姐姐們說那些有名的爛蕙聽  
說大爺來了連影兒都唬跑了桂廉夫笑道呂溫侯乃一  
代豪傑當時不得其主深爲可惜現今聖世昌期英雄俊  
傑皆得展其驥足金夫人笑道我現在身懷六甲再生個  
念書兒子到是一文一武桂廉夫含笑點頭夫妻正論家  
常見桂堂同柳緒進來請安蟾珠見過禮桂堂道外面百

姓們聽見父親陞任去了要立什麼大碑還要脫靴這幾  
天各鄉寨分子連緒哥家也出了一兩桂廉夫大驚道我  
在此並無絲毫德政所有聽訟辦事公正清廉乃地方官  
應該如此有何碑可立若說脫靴更是醜事這都是地方  
上不安分匪徒藉詞歛錢肥己愚弄鄉民不可不出示嚴  
禁柳緒道連紳衿們亦有此舉桂廉夫道可笑很多事我  
就出示嚴禁說畢走出花廳同師爺們斟酌剴切曉諭無  
許歛錢生事四鄉百姓歡感老至轉瞬之間新太守張銘  
到任與桂廉夫向係部中好友易于交代連日飲酒宴會

張太守將帶來賈祝兩府書信禮物俱交清楚又將柳緒桂堂接來相見面致賈太夫人璉二太太同祝府上太太人及夢玉們的說話桂柳兩家都知賈環已完姻祝太太們還在金陵各人書信看個不了兩家歡喜之至金夫人因要赴新任去就接了柳太太薛寶書馮佩金進城盤桓幾日將桂堂交與他娘兒照應那新太守的太夫人也是王夫人再三囑託待柳太太娘兒們十分親愛關切桂廉夫將柳家託張太守照應諸事完畢擇日起身趕到新任已是封印時候桂堂柳緒薛寶書馮佩金四人遠送一程

看那老幼百姓焚香跪送何至萬人正是

萬民歌名伯

四野頌神石

且不言桂觀察去赴新任單講柳緒們回家之後料理過  
年桂堂在後院裡跟着馮富兄妹演習武藝柳太太每日  
除念經之外就將賈祝薛三家念不絕口見一子兩媳膝  
下承歡心中不勝感歎因此待桂堂到比柳緒還加幾倍  
的心疼娘兒們忙過新年正是元宵佳節賞燈時候寶書  
生下一女柳太太歡喜之至洗三朝做滿月事剛完又是  
清明時節寶書料理祭品跟着太太都去上墳留包勇看



家帶着馮富桂堂看桃花春景一羣轎馬先到祖墳祭掃  
後至王政墳堂祭掃完畢一齊離了墳堂到一處高岡上  
正對着大海在那大樹下鋪着紅毡擺設炕桌太太們坐  
下將帶來春盒菓菜一齊擺上娘兒們對景飲酒得祿將  
牲口卸鞍放青轎夫們各去喫飯歇息嶺南三月初間早  
已綠樹成陰草青花謝柳太太多時未見海天春色甚覺  
快心飲酒歡笑見那些轎夫喫完酒飯四散去閒遊坐卧  
各處走開柳太太娘兒正在暢飲忽聽見喊聲大振有百  
餘個強盜都是青布包頭手中明幌幌拿着刀斧一齊蜂

擁而來馮富們大驚將身跔起此時雖有全身本事無如  
手無寸鐵十分着急桂堂見強人業已相近無法可施所  
謂人急智生忙將岡上毛竹拔起一根扯去枝葉馮富也  
得了主意扯起毛竹同桂堂迎接強盜就打馮佩金扳下  
一條大樹枝連枝帶葉帮着馮富們迎敵柳緒薛寶書並  
無器械地下拾起石子四面幫打無不應手原來那是一  
起海洋積盜被風刮到此間上岸搶劫村庄見岡上有幾  
個美貌男女要來搶下船去一個個手執刀斧搶上來雖  
是百十個凶惡強盜怎禁得馮富們三隻猛虎奮力迎打

有二三十倒在地下動身不得其餘帶傷的見勢頭不好  
逃下海船揚帆而去得祿同轎夫們瞧見強盜搶來唬的  
遠遠躲避有兩個去報汎官那外委毛副爺聽見領着五  
名汎兵各拿烏鎗腰刀慢慢跑來正遇強盜竄上船去毛  
副爺同五名汎兵閃在大樹背後見強盜去遠一齊大聲  
喊叫一會帶着五個老將急忙忙趕上岡來滿面流汗瞧  
見桂堂忙上前請安說道外委正領兵在海邊巡哨聽見  
有賊上岸急忙趕來強盜俱已逃去到叫大爺受驚了與  
柳緒馮富見個禮桂堂指地下打倒二三十強盜都是活

的交給副爺解上府去我也進城去見太守並差人去稟  
知我父親自然有副爺的功勞毛外委大喜連忙拜謝趕  
着去辨繩索人夫將強盜抬去報功不提桂堂完結來到  
樹下見柳太太還抖作一團面色如土衆人圍着寬慰問  
安定了一會馮佩金道不是大兄弟拔起毛竹咱們一會  
兒沒有了主意馮富道閒話休提我怪餓的喫點兒東西  
才得將半罈冷酒倒在面盆裡伸着腦袋像牲口飲水一  
樣一口氣吸了個乾淨柳太太們瞧着都覺好笑將桌上  
酒菜讓他飽食一頓天氣下午驕夫俱已齊集伺候娘兒

們收拾國家柳緒夫妻同桂堂馮富包勇用心演習武藝  
日夜設法防備海盜教練鄉勇光陰迅速不覺過了半年  
又是涼秋天氣誰知那些強盜結連峒蠻作亂附近村庄  
大受其害各衙門詳報上司請兵擒捕桂兵備星夜申詳  
節度一面親自帶兵趕來柳緒們知道同桂堂一路迎接  
上去桂廉夫相見大喜命柳緒們轉去急募義民吩咐地  
方官備給軍器以便隨同剿捕柳緒桂堂答應不敢耽擱  
先趕回家來將桂兵備召募義民告示張貼通衢不到三  
日共有義民一千餘名都是精壯勇力後生衆人公議請

桂大爺爲義民首衆人共遵約束調度桂堂那裡肯當立  
意讓與馮富彼此推了兩日衆義民一齊嚷道大爺是兵  
備大人公子衆人敬服若再推讓我們都要散了桂堂見  
人情如此難以推脫只得應允同馮富商量立定條規嚴  
整軍威各紳衿富戶共捐出錢糧兵米並將各義民籍貫  
年貌清冊詳報地方官查核請領軍器建造義民旗幟以  
爲識認諸事尙未料理妥協因軍情緊急桂兵備有令星  
飛來調只得刻日祭旗起程柳太太十分放心不下差馮  
佩金包勇二人作桂堂親隨之人不拘晝夜寸步不許離

開桂堂大喜辭了柳太太們星夜兼程走過二百多路聽說桂兵備圍甚急唬的魂不附體恨不能插翅飛到催攢急行耳邊聽鎗炮喊殺之聲振動天地佩金道賊人同老爺正在打仗咱們將兵分作三路進去我同兄弟作中路大哥在左包勇在右各領兵截殺方爲妥當桂堂點頭稱善忙出令分兵三路齊進馮富包勇遵令立刻將兵分開各人領着星飛而去桂堂佩金各換了結實戰馬渾身結束妥當姐弟兩個領着義民殺進重圍馮佩金跟定桂堂不離左右那些蠻兵正圍着桂兵備打仗不防後面殺來

一時荒亂趕忙分頭迎敵有個強盜叫做海裡鯀生得身長力大面似鍋底濃眉潤嘴一雙怪眼就像兩個雞蛋瞪出外手中拿着一對大板斧約有幾十觔重騎着一匹烏棕馬迎面殺來抬頭瞧見桂堂眉清目秀美如冠玉約有十六七歲年紀頭戴束髮金冠身穿綠錦軟甲脚登皂靴腰繫絲綉佩着寶劍左彎弓右插箭手中拿着一枝畫戟旁邊有個美人差不多的年紀眼如秋水面似桃花臉帶兒上現出一團春色身穿桃紅碎錦甲兩邊戰裙下露出三寸小戰靴腰佩寶劍手執長鎗兩個人都騎着寒駒鐵



脚馬海裡鯀瞧着不覺酥麻了半邊心中想道這一定是  
夫妻兩個怎麼生的這樣俊俏拿下船去享用真是兩個  
活寶貝想定主意吩咐峒蠻們不要傷他兩人性命都給  
我活捉了回去說畢大喊一聲如鏡桶一樣圍將上來馮  
佩金見賊人們交頭接耳說話就知他們的來意心中十  
分好笑姐弟兩個施展平生武藝盡情大殺凡是近着他  
兩人的總沒有性命海裡鯀見勢頭不好奮勇上前迎敵  
姐弟兩個撇下那些蠻兵併力來殺佩金眼快逼開海裡  
鯀雙斧照心窩一鎗搦去海裡鯀躲避不及肩窩上着了

一鎗大叫一聲落荒逃走衆義民奮勇大殺蠻賊紛紛逃竄姐弟帶着鄉勇拌命趕殺且說桂兵備被賊人圍住四面受敵正在危急忽見賊兵亂竄知有兵到忙率將弁追殺見有一將攔住賊人殺的十分得意看那人一張紫臉燕額虎鬚威風凜凜親從們指道那是柳大爺的舅爺馮富桂廉夫大喜使人招呼合兵一處馮富在馬上恭見道我妹子同着大爺由中路殺來剛纔有人探信說被賊人圍住不能取勝現在此處賊人已退正可乘勝勦殺桂兵備點頭道是忙令兵將起營追賊命馮富帶義民先行桂

兵備同幾個親隨在後剛轉過一山被敗下來的賊人突然而至將官兵衝作兩截首尾不能相顧馮富業已去遠爲首一個賊目正是海裡鯁鯁着這幾個官兵那裡在他心上領着蠻賊混殺知道那馬上的是領兵官兒趕到面前來殺桂兵備忙勒回馬首退避被海裡鯁鯁緊緊追趕前後兩馬猶如騰雲一樣桂兵備十分着急在馬上儘力加鞭望見前面一道大河阻住並無去路心中驚道我命休矣相近河邊忽然竹林裡跳出一人只戰了一合將海裡鯁擒住問道這人是要活的還是要死的桂兵備勒住馬

定神細看原來是包勇心中大喜忙問你怎麼一人在此包勇道我領着三百名義民由右山殺賊正殺的高興忽見賊人解圍紛紛亂竄我乘勢大殺有一個利害賊頭目逃了下來我一路追到此間將他殺死那不是躺在地下的就是桂兵備回頭瞧見竹根下一個死人約有一丈多長頭如巴斗相貌十分凶惡包勇擒着海裡鯪說道那不是大爺們來了桂兵備抬頭瞧見桂堂馮佩金同着三四十人飛馬而來剛到面前姐弟兩個下馬請安衆人下馬磕頭桂廉夫大喜道我被這賊人追來十分危急幸得包

勇在此將賊擒住解到營中審問那殺死的賊人取下首級梟示桂堂們遵令將海裡鯁反縛了個結實在死賊上取了首級跟着回營那些將弁義民都趕來迎接桂兵備回營安頓查點兵將傷了幾十名衆將紛紛報功各記功勞殺賊最多是馮富一人包勇馮佩金俱生擒了幾名賊目忙差人護解到節度衙門審辦並請速發大兵一面整頓營壘令桂堂馮富佩金爲前敵先鋒領義民在山口安營與賊人相拒令包勇作規隨在大營裡護衛相拒三四日稽節度帶着幾家總鎮領兵前來安下營盤桂兵備將

賊人情形細述一遍節度道聽見公子領義民殺賊甚多現在又爲前部先鋒何以簿上到不記他一功未免委屈桂恕道父受國恩子應報効何功之有節度點頭道再立大功亦當稍加鼓勵傳令進兵攻勦誰知海寇峒蠻各處勾連不計其數粘節度兵少將微幾路分頭拒敵難以相顧差人星夜奏知朝廷請發大兵前來勦捕一面多募義民因此各處村庄俱皆擾動凡是近海近山的人家都搬人城去此時桂兵備的金夫人差人將柳太太們接到衙門同在彼此相安之至狠可放心柳太太感金夫人大德

掂着桂堂命柳緒寶書夫妻兩個帶着新募鄉兵前去兄弟姐妹相幫照應金夫人思夫念子之心甚切再三叮囑寶書命桂堂馮佩金都到老爺管裡照應不必另自領兵寶書們連聲答應不敢耽擱辭別母親同金夫人蟾珠妹妹粧束妥當上馬攢行原來薛寶書秋間在家打獵時遇着當年教彈子的老師父說道眼前要立邊功全憑膂力爾雖會些武藝難經大敵既做我的徒弟不可玷我宗派隨取出一粒神力丸令其服下又傳授幾路鎗法說道從此我可無憂矣老和尚去後寶書練習的十分精勇因此

柳太太可以放心合其前去夫妻兩個領着五百名鄉兵  
走了兩日多路途中遇着風雨暫且扎營歇息遠遠聽見  
四處鳴鑼吹角炮聲不絕寶書差人探聽回稱今日是臘  
月二十四日嶺峒裡賽神過年飲酒作樂男女們披髮掛  
彩跳舞歌唱以此鳴鑼吹角寶書同柳緒商量道嶺蠻飲  
酒歌唱明欺咱們兵少將微不敢惹他我瞧對面那座大  
山十分險峻蠻營密佈一定是他緊要之處咱們今晚乘  
着風雨攻其不備占着他蠻營豈不是一件美事咱們初  
到這兒也要立點功別叫人笑話柳緒點頭大喜暗傳號



令俱要飽餐候至半夜時分大雨傾注四山水如潮至那  
些蠻營俱放心醉睡再也想不到官兵殺來這苦竹嶺乃  
賊人緊要之所柳緒夫妻率領義兵以一當十蜂擁而上  
指東殺西無不奮勇那蠻兵都在醉夢之間湊手不及滿  
山亂竄彼此不能相顧各義民儘力勦殺忽聽山後大炮  
喧天火光照映山谷有一路人馬喊殺而來十分勇猛殺  
的男女蠻兵紛紛逃竄寶書對柳緒道已有官兵前來接  
應咱們趁勢的四面圍住殺他一個乾淨柳緒點頭傳令  
四路截殺占在緊要險口搶奪蠻營衆義民得令奮力爭

先寶書手執銀鎗猶如猛虎直殺到天亮蠻兵殺死不計其數餘下的俱已逃散生擒男女蠻人三百餘名此時風雨稍住那一路官兵還在搜勦柳緒見一猛將手執雙錘到處無敵心中十分讚歎與寶書策馬上前相去不遠看的明白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馮富連忙高聲招呼一面着人飛馬前去知會馮富聽見大喜跑馬過來相見彼此大樂無暇叙談馮富道你們且占住賊營老爺們的大兵也就快到了柳緒點頭領着義兵先將賊營占住耳邊只聽炮聲不絕不一會官兵四路齊至紛紛截營至下午收兵

領兵的是桂兵備同胡鄧兩位總鎮扎下營盤柱堂同馮  
佩金正在搜山查營遇着馮富說柳緒們就在前而心中  
喜極連忙來找姐妹兄弟相見那裡說得了這番樂處桂  
堂聽說母親妹妹俱好柳家繼母亦相處一家甚是欣慰  
傳令造飯歇息一面查點搶得賊人多少鎗炮軍械糧草  
牛馬金銀旗帳均令登記冊檔姐妹們用飯歇息一會同  
着桂堂都往大營恭見報功包勇在轅門外瞧見歡喜非  
常忙上前請安問好並問太太安好柳緒將家中近况與  
他說知包勇放心樂極隨領着姐妹們進大營上帳恭見

桂兵備正同胡鄧兩總鎮商議軍情見柳緒們進來真是  
喜從天降寶書們上前請安稟過金夫人懸念致意說話  
呈上家信並將昨夜乘雨殺賊滄營之事細稟一遍桂兵  
備聽說大喜慰勞幾句命與兩位總鎮見禮令將帶來義  
兵五百名就着你夫妻統領在前敵左邊扎營爲犄角之  
勢彼此救應所得賊人糧草牛馬金銀分在各營充公備  
賞鎗炮器械旗帳等項分給各營應用其餘一切物件盡  
賞給昨夜出力兵將義勇命中軍官查記殺賊勛多功勞  
名姓一面差將官將生擒賊人解赴節度大營聽候發落

程兵備分派已畢同兩位總鎮分兵查看山勢將賊人營寨盡行放火燒拆又派兵各處搜勦不題且說這些蠻賊出其不意被官兵四面勦殺搶去山梁巢窠傷人甚多生擒了千幾個有名頭目賊人心胆俱落逃回蠻峒去見蠻王沙哩雅哭訴其事沙哩雅大怒隨傳令調七十二峒蠻兵要親自領兵報警復恨被後峒的烏蘇夫人知道連忙來見蠻王說道俺們與官家向無仇恨因被海裡鯁們引誘替他報警惹動官兵到傷了多少峒寨今調七十二峒蠻兵撕殺勝敗難定况且我在早晚就要生崽爾忍心丟

下我去我有個主意一舉兩便現今猺人梟悍往往霸占俺們峒寨只要差一能言頭目去見狗王叫他們去同官兵撕殺俺們看光景再去不遲蠻王連連點頭道夫人說的狠是我依爾說就差人見狗王叫他去同官兵撕殺烏蘇夫人大樂立刻派了一個會說話的頭目前去一面差人去探官兵消息分派已畢拉着蠻王同往後峒飲酒取樂放下不題原來這猺人就是上古盤瓠氏的遺種黔楚粵蜀溪峒之間滋蔓數千里所居總在山林深巖巖谷險峻之處其人衣斑斕布褐推髻洗足言語侏僂登臨險峻

如履平地刀耕火種無甚資產出入持弩佩刀喜用藥箭  
中之必死又能忍饑行鬪見利亡命自稱爲狗王家有畫  
像狗首人身歲時祝祭其姓有盤藍雪鐘苟這五姓自相  
婚配不與外人通婚嫁其配合總在賽神時願男女聚會  
飲酒歡樂觀面歌唱適意者卽相配合喪葬則作樂歌唱  
翻之緩喪服則相聚射虎逐鹿飲酒沉醉擊長歌舞以爲  
樂喜則人怒則獸忿爭之際雖至親亦手刃復讐報冤視  
死如歸往往嘯聚劫掠朝服夕叛不可施以恩信其頑獷  
較蠻人更甚因其滋生繁衆遂以狗王爲長沿邊一帶深

爲地方之害這日狗王正領着一羣猺女猺婆在深山逐鹿忽見猺兵綁着二人推到面前說道拿着一個奸細狗王問其來歷那人道俺是蠻王差來的因有金銀牛馬根草等項來送狗王被官兵搶去請狗王自去奪來受用狗王聽說大喜放起蠻人就令他引路點起猺婆猺兵直犯邊境此時各路官兵陸續到齊都在要隘處扎營以便刻日進兵搜勦誰知猺兵大至獠悍非凡越殺越多勢如潮湧官兵抵敵不住連次失機又被他搶去幾處隘口丟掉好些軍裝糧草秣節度在大營十分惱恨傳令四路兜殺



毋許賊兵逼近大營各處官兵義勇奮力拒敵無如賊勢  
梟猛實不畏死各處打仗隘口得而復失者數次光陰迅  
速轉眼經年桂兵備的金夫人自柳緒們去後不多幾天  
添生一位公子接着是桂兵備占得蠻人營寨山梁報捷  
家書心中大喜就將二公子取名桂捷不覺桂捷業已周  
歲桂兵備行兵未了金夫人思夫念子之心日深一日又  
兼柳太太一子二媳相別經年想念甚切因此差人寄信  
與桂兵備令他弟兄姐妹輪班來家彼此俱有照應此時  
桂兵備奉旨專管糧餉不在軍營已將桂堂們調爲後隊

專司護解粮餉狠可放心這天正要差桂堂同寶書們回  
去忽然接着家信拆開看了幾句不覺大喜不知那書中  
是什麼喜事且看下回分解